历史知识丛书

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

WAIRENMUDUZHONGZHI



西人民出版社

历史知识丛书

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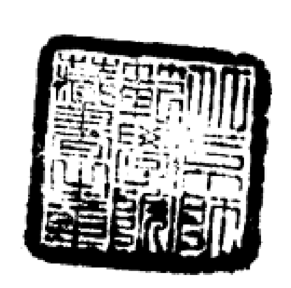
〔英〕田伯烈 著

杨明 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南昌



作　者　原　序

去年十二月间，日军攻陷南京后，对于中国的无辜平民，枪杀奸淫劫掠，无所不为。我以为身为新闻记者，职责有关，曾将所见所闻的日军暴行，拟成电稿，拍发孟却斯脱导报(MANC HESTER CUARDIAN)。不料，上海的日方电报检查员，向当局请示后，认为内容“过于夸张”，加以扣留，屡经交涉，都不得要领。于是我决定搜集文件凭据，以证明我所发电稿的真实性，结果我从最可靠的各方面获得许多确凿的凭据，同时发觉事态之惨殊出人意表，因此我才想到这些凭据大有公诸世界的必要。这是我写成本书的原因及经过。

由上所述，足见本书之成，完全是我本人的意思，有几位朋友为我选择整理材料，给我极大的帮助，但本书的出版则由我完全负责。本书内所引录的文件，都是我费了很大的气力，向关系人恳商而得的。

还有一点也须预先声明，就是本书的目标决非挑拨对于日本人民的仇视。我有许多日本朋友，我非常尊敬他们，假使适宜的话，我很想指出他们的大名。其中有一位是重要的官员，还有一位（半官的），其情操与才智的高超，不易多见。他们都在上海，在人生的事业上，我和他们接触已不止一次，他们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仍然给我以同情的合作与友谊，我不能不表示诚挚的感谢。同时，我还应该向日本某军官表示敬意：去年九月初头，日机轰炸松江附近的难民车，无辜

平民惨遭屠杀，当时这位日本军官曾以私人资格，向我表示遗憾。这些人士实属难能可贵，倍值敬慕，因为象在目前这样非常的时候，万一他们的真情实意被人泄露揭发，就有杀身之祸，并为国人所共弃啊。

本书的目标，扼要言之，在于将日军如何对待中国平民的事实，向全世界公布，力求真确，不存偏见，供读者明白认识战争的狰狞面目，并剥夺战争的虚伪魔力，后者是好大喜功的军阀们所不能忘情的。

在任何战争中，交战国双方固各有不同的宣传方法，但“暴行录”一类的东西，较为读者所信任。本书搜集了许多记录，报告和文件，其中最重要的，均为绝对可靠的第三者所供给。所有私人信函，除纯属个人事件并仅涉亲友关系者，均照原文抄录，以存其真。为便利及安全起见，所有发信人及其他原作者的姓名，大多略去。附录之四内的正式文件，则引录全文。所有信函及文件的原本或副本，均经亲自审阅，妥为保存，所有照片影片及其它物证，也都可复查。

敬以本书贡献给全世界为集体安全的前途与战争恐怖的消除而奋斗的人士，并且向帮助我完成本书的朋友们表示谢意！

田伯烈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于上海

郭沫若序

人类的正义在未能树立其绝对的权威之前，民族与民族或国家与国家之间，为利害冲突而诉诸战争，原是难免的事。然而，这战斗，至少要要求其为堂皇的决赛，要要求其破坏的惨祸仅限于战争的成员与战斗的设备，于此等人员与设备之外不能任意波及。这是文明民族间所公有的义务。然而，把一切世界公约蹂躏了的日本军部，根本上便说不到这一步。自从“九一八”以来，他们始终是以海盗的姿态而出现，擅自造成酿祸的口实，因而继之以不宣而战的大规模的侵略。毒气毒品，横施滥用，对于不设防城市与无抵抗的老弱平民，任意施行轰炸，这已是惨无人道，为世界各国所一致谴责的行为，而残酷的暴行还要继续到每一次作战过程告了一个段落之后。大规模的屠杀、奸淫、虏掠、焚烧、破坏等等的惨剧，在每一个被占领了的城市中都要表演出来，而且要继续到一月二月三月之久，不使成为灭绝人烟的废墟不止。说到屠杀与奸淫的手段之酷烈，尤其有令人发指者。已经解除了武装的士兵，被诳骗了去集团地加以扫射或焚烧。十一二岁的女孩，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妪，均难免于淫欲者的魔手。有的在奸淫之后还要继之以残杀，继之以死后的不可名状的侮辱。这罪孽，在人类史上，实在是留下了不能洗刷的污迹的。

本来日本民族离开原始的区域并不甚远。在我隋朝时代，日本的俗习还不履不冠，甚且是无盘无俎，以手进食的。隋唐以来输入了我国的文明始逐渐开化，然而这德泽仅

及于沐猴而冠者的上层，并未能浸润于一般的民众。直至明治初年，日本的一般平民才开始有了姓氏，这原始的程度是可以想见的。本来还是半开化的民族，侥幸地又受着了西欧文明的恩惠，而统治者不能运用理智的力量以事统御，故成为文明利器的逆用，犯出了人类空前的罪行，这罪行要斥之为野蛮，事实上单纯素朴的野蛮人并没有这样的酷烈，这样的残忍。这儿，充分地表现着了人类社会的危机，文明而无理智的统御，文明的利器而遭了逆用，这所招致的结果无疑地是人类的毁灭。人是有自杀本能的动物，人类不也在开始自杀了吗！

我们中华民族十二万分的不幸是有了这样 的一 位 “芳邻”，而遭受着空前的浩劫。我们无数的同胞，无数的文化业绩，都在这浩劫中毁灭了，并且还在继续毁灭着。我们是成为文明逆用者的牺牲。然而这牺牲，在我们不过是首当其冲而已。我们的牺牲，对于全世界全人类，绝不是毫无意义的。由我们的牺牲警悟了爱好和平的民族，他们便知道了文明的逆用是怎样危险的行为。由我们的牺牲控御了文明逆用者的超野蛮人——日本的狂暴军部，使他们的兽行不至于象洪水一样立即泛滥于全世界。我们的牺牲不仅在为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文化筑着血肉的长城，同时，也在为全世界的人类，全世界的文化筑着血肉的长城，我们是这样相信，这样坚决地相信着。

《孟却斯德导报》的驻华记者田伯烈氏所编纂的这部《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正是我们所筑着的血肉长城的一部分的写照了。这样公平的客观的写照在我们自己是很难做到的，深赖明达的编者与本书中对于编者提供出宝贵资料的国际的友人们，冒着莫大的危险与艰难，替我们做出了。这儿不仅横溢着人类的同情，这儿更高涨着正义的呼声。编者在

嚆呼着："中国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事态，对于全世界的人士，不管是集体安全主义者或孤立主义者，都有切肤的关系。……除非人类准备长期放弃决定是非曲直的权力，除非人类甘冒绝大的危险，使中国目前所遭遇的无可名状的恐怖苦难再演于将来，那么，全世界人士对于英勇抗战的中国，就不应该袖手旁观，漠不关心啊。"是的，但我们相信，人类是决不"放弃决定是非曲直的权利"，全世界人士对于我们也并不会"袖手旁观，漠不关心"的，本书的编著和无数友邦人士正是无上的证明，本书的出现备受了全世界热烈的欢迎，也正明白地表示着，我们的友人是布满于全世界的。

现在本书的译文又呈现在我们自己的眼前来了。我们对着这片血肉长城的写照，我们相信，凡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必然会感受着无限的悲愤而愈加勉力。我们要为死难及受害的同胞们致哀，要向同情于我们的国际友人们致敬，而同时要倍加觉悟着自己的责任，要把保卫祖国、保卫人类、保卫文化的使命，彻底地完成。我们相信，我们正是在执行着"决定是非曲直的权力"的。抗战快满一周年，敌人已经在作最后的挣扎了。我们始终相信着，人类的正义终必有树立起绝对的权威之一日。

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夜

* 系民国二十七年，即公元1938年——编者。

译 者 附 言

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军队，除发挥飞机、大炮、毒气、坦克等现代杀人武器的暴力外，并以大规模屠戮、放火、奸淫、掳掠等种种残酷、野蛮、惨无人道的手段，来破坏、来摧毁、来消灭我们的人力和物力。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军队的一切暴行，决非偶然的或例外的现象，而是故意的、整个的、有计划和有组织的举动。只要看本书内各中立国家旅华公正人士的观察和叙述就可以明白。

本书的作者田伯烈氏（H·J·Timperley），是英国最有地位最负声誉的新闻记者之一。西班牙战争爆发后，他代表《孟却斯德导报》赴西班牙，对于西班牙政府、军队和民众团结一致抗御法西斯侵略势力的英勇斗争，予以忠实的、真切的、同情的报道，而为广大的读者所赞扬。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侵略战争爆发后，《孟却斯德导报》因为他在远东曾有近二十年的长期经验，熟悉远东的情形，所以又派他到中国来观察战局。

田伯烈氏站在爱护正义、爱护公理、爱护世界和平、爱护人类文明的立场上，报道展开在远东大陆上黑暗吞噬光明的最疯狂的一幕。日本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当然要认为非常不利，而在各方面予以牵制、干涉和阻碍；我国军队退出上海附近后，这一种趋势更为明显，“变本加厉”。日本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一方面在国外进行虚伪荒谬的宣传，一方面即在暴力控制的范围内，以种种方法遏止公正忠实的报道。

想以一手掩尽天下人的耳目。然而，这企图是失败了。《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What war Means The Japanese Atroc ties in China）的问世，实在是最有力的反击。

译者在上海时知道田伯烈氏搜集了许多珍贵的材料，写成本书，将返国进行出版事宜，乃在他离沪之前，向他商购该书中文译本的版权，承议定由田君以原稿的副本，留给译者，因此日夜赶译，以期与英文同时跟读者见面。出版的时候，恰逢我国全面抗战的一周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巧合，也是很有意义的一种纪念啊！

因为中文本出版的期间非常急促，不及参阅英文本，倘有出入之处，这责任完全由译者承担。

译者代表受难的同胞，向本书的作者致敬，向国际的友人们致敬。

最后，请读者不要忘记：我们要为受难的同胞复仇！要为被侮辱被蹂躏的父母妻儿兄弟姊妹们复仇！

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目　　录

第一章　南京的活地狱

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八月、九月、十月间从上海附近和苏州无锡等处以及在十一月、十二月间从杭州、镇江、芜湖、南京等处逃亡的难民，不下一千八百万人。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的中外人士，纷纷设立难民收容所，救济无家可归无路可奔的男女老幼。上海各收容所里的难民，最多时曾达四十五万人。

在华中战区内，死伤的中国士兵至少有三十万人，平民的死伤数目，恐怕也不相上下。四乡人烟绝迹，满目荒凉，日军则长驱直入，欲囊括中国所有的财富，并消灭正在撤退中的中国军队，然而他们却大失所望。中国军队是撤退了，但几个月之内又重新组织起来。中国的财富，最主要的是刻苦耐劳的人民，日军愈前进，就愈把中国的老百姓赶入内地，中国民族资本家所有的少数的工厂，也由于日军的猛烈轰炸而同归于尽，所以日军可说是一无所得。

成千成万的难民，为死亡所威胁，为黑暗所包围，他们的一线曙光，只是希望能够达到一个外国人管理的安全区域。去年十一月间，上海饶神父曾在南市设立难民区，容纳二十五万人，这是一个不可掩饰的功绩。

也是在十一月间，南京若干热心公益的人士，曾经一度讨论是否可能在南京设立同样性质的难民区，对是否可避免

空军的轰炸，也曾经过热烈的辩论，一时未获结果。可是日军愈迫南京，这一个问题也就愈见其急切，终于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筹备难民区的进行事宜。希望能够获得中日双方的承认与尊重，这委员会产生了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其主席为德商雷伯(John O·H·Rabe)（委员会详细名单见附录之四），与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密切合作（详细名单见附录之四）。

这些二十余位公正勇敢的人士，实在值得称道。所有南京的居民以及各国侨民均已纷纷设法逃避，他们却不顾各该国使馆的劝告，仍愿居留危城。后来发生的种种事态，其性质之严重，固非他们当初意料所及，可是，他们都是富有经验学识的人士，对于自身所处地位的危险，当然早就洞察无余，他们的勇敢、大公无私、热诚以及不辞赴汤蹈火来拯救难民的决心与精神，将永为本书的读者所敬佩。

难民区国际委员会致日本当局及其它机关的许多信函，择要载入附录之四。日本当局从未有过书面答复，只在口头上偶尔表示不负责任的承认而已。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即在日军冲破了上海方面中国的防线的一个月以后，日军攻入南京——中国的首都。这不失为近代战史上的一个伟绩。可是，日军在占领区域的暴行，却把这伟绩打下一个极大的折扣。当日军进攻南京的时候，日机曾散布传单，宣称“日军将保护良善的人民，使他们能够安居乐业”。十二月十日，日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大将在劝唐生智将军不战而退的传单中，也这样说：“日军对于抗日份子虽然苛酷无情，但对于非武装的平民与不怀敌意的中国军队，则采取宽宏和善的态度”。日本军队对于自己的诺言，究竟履行到什么程度，下面的事实可以显示出来。

这是南京一位最受尊敬、最有声望，态度极为公正的外侨。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写给上海友人的一封信，它把日军占领南京后几天内的情形，加以扼要而明白的叙述：

“南京的日本军队已经失去了声誉。日本军队本有极好的机会获取中国人民和外侨的尊敬，这机会也给他们抛弃了。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撤离南京时，秩序极为紊乱，日本一向夸耀它是有秩序有组织的国家，所以当日军攻入南京时，曾有许多人表示宽慰，并以为战争的紧张和空炸的危险，可暂告结束。中国军队从南京撤退时，实际上大部分的市区，并未受严重的损毁，可起其紊乱情状已造成一种恐怖空气，现在这种恐怖也可解除了。

“但在日军进城后的两天之内，整个的希望是幻灭了，连继不断的屠杀，大规模的经常的劫掠，侵扰私宅，侮辱妇女，一切都失去了控制。外侨目睹街道上堆满了平民的尸体。在南京中区，几乎每两条横街间必有一具尸体。其中一大部分是十三日午后及晚上日军入城时或被枪杀，或被刺死的。任何人如因恐惧与奋而奔跑，任何人在黄昏以后如为巡逻日军所执，都有就地枪杀的可能。这暴行实在是无可辩解的。在平民区，在其它地方，都是如此。若干外人和有地位的华人曾目睹这些暴行，有些刺刀的伤痕，非常残酷，简直是野蛮人的举动。

“未及退出的中国士兵，都已抛弃了枪械，有的则已卸去了制服，但日军大事搜捕，捆绑在一起而加以枪杀。据我们所知，除了行将就戮的散兵和暂充夫役的华人外，日本军队里面没有中国士兵的俘虏。日军曾强迫华警从难民区的一个宅子里，拉出四百个难民，每五十个人排成一个行列，来福枪和机关枪手押着前进，他们的命运不言而喻。

“日军进城后，对于重要市区就进行有计划的破坏工作，大小店铺，无一幸免，且由日本军官从旁指示。日本士兵最重要的是食物，但如有其它好东西，自然也弃之可惜。大批赃物，日本兵自己拿不动，就强拉夫役背负。全城所有私人住宅，不论是被占领的或未经占领的，大的或小的，中国人的或外侨的，都蒙日军光顾，劫掠一空。下面的几件事情，尤其无耻：第一，日军搜劫收容所及其它避难处中的难民；第二，日军抢掠鼓楼医院职员的钱和表，以及看护妇宿舍中的物件。（这些完全是美国人的财产，挂着美国旗，并贴着美国大使馆的告示）；第三，日军夺取汽车及其它财产，并先撕毁其国徽。

“强奸和侮辱妇女的事情，已经听得很多，但我们尚无暇调查。不过，下面的几件事情，已足证明局势严重的一斑。我们一位外国朋友，昨天看见日本兵闯入邻近的一家，抢去了四个姑娘。还有几位外国人看见一个新到军官的寓所中有八个年轻的女子，而他住的地方却是无人之境。

“恐怖的程度，实在不是笔墨所能形容。日本假惺惺的长官们大言不惭地说，他们对华作战的目标，是为了打倒中国政府，拯救中国民众，真不能不令人作三日呕啊！

“当然，南京日军种种恐怖残酷的行为，并不足以代表日本帝国的伟大成就，日本有许多负责的政治家、军人和公民。他们为日本的自身的利益打算，应该毫不犹豫地设法补救在中国已大为堕落的地位。有少数士兵和长官确能严守纪律，顾全日本皇军和帝国的声誉，但日军的整个行动则是一个悲惨的打击。”

南京另一个外侨向上海人报告下面的事实，他差不多是终身旅居中国的。除略去关于私人事件的部分外，其余均照

原函：

“我向你们叙述一个万分不愉快的事情，你们看了以后，也许要倒胃口，这是一个充满着罪恶和恐怖的故事，简直令人难于相信，一群匪徒毫无怜悯地蹂躏着爱好和平的、和善的、守法的人民，即使只有几个人看到这封信，我也觉得这故事有加以叙述的必要，否则我的良心无论如何不能安宁。只有几个人知道这故事，我便是其中的一个。这还只是故事中的一小部分，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自己也不能断定。我希望它就可以结束，但我恐怕在中国的其它地方，还会发生同样的事情。我相信这是在现代史上破天荒的残暴记录。

“现在是圣诞前夕了，我的故事就从十二月十日讲起吧。在这两星期中，我们经历了极大的变化。中国军队是失败了，撤退了，日本军队攻入南京。十二月十日那天，南京依然美丽如昔，还是秩序井然。今天，劫后的南京，满目荒芜，一片焦土，到处是破坏的痕迹。南京陷入彻底的无政府状态，足足有十天，宛入人间地狱。我的生命并未遭遇真正的危险，但假使看到了兽性勃发或狂醉的日本兵从强奸女人的地方走出，那就决不是一件安全的事情；假使日本兵以刺刀或手枪相威胁，要你让他横行，你会也感到不知所欲。日军曾通告各国侨民离开南京，最讨厌留在这里的外国人。他们不欢迎旁观者。可是，我们还要留在这里，我们看到日军劫掠最可怜的穷人，连一个铜子和一条棉被都不准保存（现在正是严冬），连黄包车夫的车子也无法幸免；我们看到日军从难民区里拖出成百成千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兵去枪杀，或当作练习刺戳的东西，还可以听到清晰的枪声；我们看到大批妇女跪在面前，惊惶万状，悲伤哭泣，恳求我们援助，使

脱离虎口，我们看到日军侮辱我们的国旗，抢劫我们的住宅；我们看到自己所爱好的城市以及服务的机关，为日军有计划纵火焚烧。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的活地狱。

“我们自问，这现象什么时候才结束呢？日本官方每天向我们确切表示，事态立刻就将好转，他们将尽力设法，但结果适得其反，事态一天坏似一天。据说又有百万日军要开到南京来了，他们是不是也要掳掠、屠杀和强奸呢？实际上可供掳掠的东西已经很少了，整个城市已经是空无所有了。在上星期中，日军先把各商店各仓库里的存货，装满了一卡车一卡车搬运出去，然后将房屋付之一炬。我们知道把我们所有的存粮来供给二十万难民，只能够再维持三星期，存煤仅足供给十天，不得不深切焦虑。而且即使有三个月的存粮，三个月后吃什么呢？房屋是毁坏了，再到哪去呢？在目前恶劣万分的情况下，疾病与疫疠一定不久就会发生，难民决不能长此生存下去。

“我们每天向日使馆去抗议，去呼吁，并且提出日军暴行的详细报告。使馆人员还保持着表面上的礼貌，实则他们毫无权力。胜利的皇军应有酬劳，那些酬劳就是随意掳掠、屠杀和强奸，以不可想象的野蛮残酷的暴行，加诸他们公告世界专程来亲善的中国人民。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毫无疑问的是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过去十天内的事情，要一一加以叙述，未免说来话长。而且，当这些事实的真相为世人所明了时，可惜已经不是‘新闻’，而是‘旧闻’。但日本却竭力向国外宣传南京已恢复了秩序与安宁，南京的军民摇旗欢呼，迎接仁慈的皇军。可是我却要从我的日记上，摘录在这期间所发生的几件重要事情，至少我的朋友们会感到兴趣，并且借此可以留下

一个永久的纪念。

“信内所写的事情，也许会超过信上所注明发出的日期，因为我预料这封信一时不能发出的。日本方面的检查是很严密的。在南京陷落前，乘了倒霉的巴奈号炮舰和美孚公司的汽船，离开南京的美国使馆人员，其他各国使馆人员以及若干外国商人，本来希望一星期内就可以重返南京，如今他们（指未被日机炸死或未受伤的人而言）却还在上游鹄候。他们离开上游，恐怕还有两星期才有可能。我们离开南京，则更遥遥无期。我们事实上是日军的俘虏。

“我在前次信上已经提及，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曾向中日双方进行交涉，要求承认难民区的中立地位，不驻扎军队，不设立军事机关，不加轰炸，使留在南京的二十万居民，在最危机的时候，可以获得躲避的处所。因为，据我们看来，中国军队在上海附近所表现的抵抗力量，现在已被击破，他们的战斗精神也已大受挫折。中国军队不能长期抵挡日方大炮、飞机和坦克的优越火力，加之日军在杭州湾登陆成功，进攻中国军队的侧翼及后方。所以南京的陷落已不可避免。

“十二月一日，南京市长马超俊把难民区的行政责任，交给我们，同时交给我们四百五十名警察，三万担米，一万担面粉，一些盐，并允许拨助十万块钱，我们不久确就取到了八万元。首都卫戍司令唐生智将军也推诚合作，肃清难民区中的军事设备，军队纪律严明，秩序很好。直到十二日日军进城以前，还是如此。偶尔也有抢掠的事情，但限于少数的食物。外国人的财产，尤加注意保全。十日之前，我们还有自来水，十一日之前，我们还有电灯，直到日军进城那一天，电话始告中断。日军轰炸似乎也不以难民区为目标，所

以那时的南京还相当安全，和现在的情形比较起来，真不胜有天堂地狱之感。固然，我们也有若干困难，米堆储城外，车夫要到子弹横飞的地方去装米，不是儿戏，一个车夫给弹片击伤一目，有两辆卡车曾为军队扣留。不过比较以后所遭遇的困难，那就毫不足道了。

“十二月十日，难民潮涌而至，所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陆军大学及其它学校，都已挤满了难民。我们不得不把收容所扩张到最高法院、法学院、华侨招待所等处，打开大门，派人照管。紫金山前日军指示炮火目标的气球，隐约可见。重炮不断轰击南门，炮弹纷纷落在城内。第二天早上，难民区的南端落了几十个炮弹，在福昌饭店附近死了约四十人。我们的稽查员德商上海保险公司的代表史波林君（Ebuard-d sperling）住在福昌饭店内，受了微伤。美国炮舰巴奈号溯江而上，我们放弃了乘舰离开南京的最后权利。

“我们二十七人留在南京，包括美侨十八人，德侨五人，英侨一人，奥侨一人和俄侨两人。巴奈号炮舰上，美孚和亚细亚火油公司的汽艇上，以及其它船只上，载了一批外侨驶向长江上游，他们都盼望能够早回南京。可是当他们重返南京时，已经是面目全非了！

“十二月那一天是星期日，我在难民区中的公事桌上埋头工作，我们的总办公处设在前外交部长张群的公寓内，很舒适，而且有南京最考究的防空壕。

“过去两天内，飞机不断在我们的头上翱翔，炮火也异常猛热，墙坍垣倒，城南的损害，实异常惨重。中国军队的死伤数目虽不得而知，但一定是很大的。日本也承认占领南京之役，牺牲了四千人。

“中国军队在十二日午后，已经开始总退却。他们纷纷

从南门退入城内，许多士兵穿越难民区，但并无越轨行动，唐生智将军曾请求我们向日方接洽暂时的休战，史波林君允许前往试探，但已经太迟了。唐氏当晚走出南京，全城顿时陷入混乱。去下关和江边的路上，情形狼狈异常，堆满了中国军队所抛弃的来福枪、子弹、皮带、军装、汽车、卡车等等。无数的车辆燃烧着，一片可怕的大火场。通下关和江边的城门已经关闭，恐怖万分的士兵纷纷用绳子，绑腿布、皮带和皮条，吊下城墙，许多人是跌死了。而最为凄惨的景象则在江边。如痴如狂的士兵，挤上江边的民船，因为载重太大，民船倾覆了，沉没了，许多人这样溺毙了。许多人想用木筏渡江，但也遇遭同样的命运。许多人倒是逃出险境了，但一两天以后，他们也许又遭遇日机的轰炸。

"有三连士兵在长官指挥之下，越过离南京以上三英哩的三叉河，迎击前进的大队日军。可是，因为人数相差过巨，他们差不多全被歼灭，生还的似乎只有一人，而这个人恰巧是我的朋友的兄弟。第二天早上，他来看我，面述经过，他和另一个军官想泅过三叉河渡江，后者溺毙了。在黎明以前，他偷偷地攀墙入城。

"南京愉快的、和平的、有秩序的以及进步的局面，就这样暂告结束了。日军已经控制南京，恐怖、毁灭和死亡随之而来。日军第一次侵入难民区是十三日上午十一时，我和两个委员去招待他们，他们似乎初无恶意。可是几分钟之后，他们就杀死了因惊骇而奔跑的二十个难民。凡遇见日军而奔跑者，一概枪杀，这似乎已经成为日军的定律。

"不及逃出的士兵都避到难民区来，要求保护。我们忙着解除他们的武装，表示他们缴械后可以保全生命。抱歉得很，我们失信了。不久他们有的被日军枪杀，有的被戳死，

他们与其束手待毙，不如拼命到底啊！

"炮火尚未全息，不过落到难民区的炮弹很少。我们的院子里落下若干弹片；鼓楼医院的威尔逊(Roberto Wilson)医生在手术室里，险为弹片所击；一个炮弹经过金陵大学的新宿舍，但并无死伤。南京最漂亮的建筑物交通部大厦，连同富丽的礼堂，已经起火了，但是否中弹起火，或为中国军队退却时放火焚烧，则不得而知了。

"十四日，日军潮水一般涌入城内，坦克、炮队、步兵、卡车，络绎不绝，恐怖的时代随着开始，而且恐怖的严重性一天比一天增加起来。他们征服了中国的首都，征服了蒋介石政府的所在地，他们是胜利者，应该为所欲为。日本飞机曾散发传单，宣称日军是中国人唯一的真朋友，日军将保护善良的中国人，于是日军随意奸淫、掳掠和杀戮，以表示他们的诚意。日军从我们的收容所拉去许多难民，最初我们以为是充夫役的，但他们一去就无音讯，恐怕永远不会重返了。一个日本军官带着随从，在我们的办公室整整花了一个钟头，研究'六千名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兵'到底在什么地方。日本兵接连四次到我们这里来，想偷我们的汽车，在别处我们的确有三辆给他们偷去了。桑纳牧师(Hobert Sone)离开他的房屋不到五分钟，日本兵就把他屋上的美国旗扯去，扔在地上，敲碎窗门，驾车而去。他们又想偷我们的卡车，结果也给他们偷去两辆。因此我们以后便派了两个美国人驾驶汽车，为难民运输米和煤，他们对付日本偷儿的经验，可以写成很有趣的故事。日本兵还强抢鼓楼医院女看护的手表和自来水笔。

"纽约泰晤士报记者都亭(F・Tilrman Durdin)那一天动身赴沪，但到了句容就被迫折回南京。芝加哥报记者史

蒂尔（Archibald S•steele)从江边回来报告说许多日本驱逐舰已开到南京，一个日本军官告诉他巴奈号炮舰沉没的消息，他没有说起其它船只被击沉的消息。巴奈号上的朋友们曾竭力劝我们乘舰回去，临行时还留下许多绳子，备我们悬城而出，现在巴奈号遇炸，我们却尚平安无事，想起来不免滑稽。

“国际委员会主席雷伯和秘书史密斯(Le Wis C•C•Smgthe)两君。访问日军司令部,欲见负责长官，请求阻止难再容忍的骚扰行动，但长官尚未进城，须等到明天。但这个访问无论如何是徒劳无益的。

“星斯三，我回去视察我的住宅，已门户洞开。因为有一个日军海军的参谋人员等候着,所以我无暇细看,我便拜托另外一个在那里值勤的下级军官代为照顾。海军军官对于巴奈号惨案，表示深切的遗憾，但也不知其详。他说留在南京的外侨如欲赴沪，海军方面很愿派舰送去，并愿代发纯属私人事件的无线电。我交给他一个很简短的电稿：上海青年会全国协会威尔白(Wilbur)：南京外侨均平安,望转告各方。同时我告诉他，除了两个新闻记者外，其余都欲留在南京，他们似乎有点失望。

“我驾着汽车送他回舰，但半路上，就给一个陆军军官阻止，他说那边还在扑灭少数中国军队，因有危险，故平民不准过去。我停止的地方恰在军政部前，目睹日军正在枪杀已被解除武装的中国兵和许多无辜的平民，不准我过去，原来是为了这原因。于是我不得不走回濑田舰。但那一天下午我仍然设法到下关。我是和路透社的斯密士（Smith）和史蒂尔两君同行的，他们去乘日本的驱逐舰赴沪。一路之上，尸骸累累，当时的情景，真是惊心触目，难于描写，使我永

不能忘。

“到了下关码头，纽约泰晤士报记者都亭和泰拉蒙影片公司摄影师孟根(Arthur Menken)两君，已经先到，他们也往上海去。码头上，我遇见日使馆的三等秘书冈村。他刚从上海来，讲起巴奈号惨案的详细情形。我请他同车进城，在城门口又被阻止，守兵坚决不许我进城。凡是外国人一概不准入内，虽然我出城未久，也很难通融。冈村代表解释，仍不得要领。冈村乃先行进城，向司令部设法弄了一张特别通行证。我足足等了一个半钟头，城门口臭味扑鼻，野狗咬着尸骸。

“晚上我们开会的时候，日军把附近一个收容所中的难民一千三百人全部拖去，我们知道他们之间有许多当过兵的人，可是雷伯当天下午已得到日本军官的允准，不再伤害他们的性命。但现在他们的命运却是谁都能预料到的，用绳子缚着，每一百人捆做一团，戴帽子的，帽子都给他们抓下来，扔在地上，押向刑场，可是绝无呜咽的声音。我们目睹当时的情景，心里真痛楚极了。那四个广东孩子从家乡跋涉而来，参加抗战，直到昨天向我缴械，还露出很不愿意的神情，他们也都在其内吗？还有一个来自北方高大健壮的下级军官，他最后感到幻灭时所投射的目光，至今还使我不安。他也在其内吗？我不应该说日本人可以保证他们的生命呵！我们本来相信日军当局会履行诺言，会恢复秩序，不料日军的野蛮残暴行为，竟超出现代文明人的想象之外，而更坏的日子犹未到来。

“十六日，运输难民的粮食大成问题，日本兵还是要偷我们的汽车卡车，我到美国大使馆向二等秘书亚纪逊(Geolge Archeson)商换汽车，交给密尔士牧师(W.P.Mills)去装取难民急需的米和煤。我们这样大规模收容的难民，三只煮米的

大灶，都是需要大量的米和煤。我们现在已有二十五个收容所，收容所的难民每处最少二百人，最多一万二千人。金陵大学全部收容了约三万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收容的妇孺，从三千激增至九千，连通道都挤满了难民。我们本来打算给每人占十六方英尺的地位，实则挤得远不及此。我们曾竭力保护妇孺的安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魏琳女士（Minnle V-autrin）、陈夫人，金陵大学的德威南夫人（Paul Dewitt Twinem），热心任事，勇气可佩。

"十六日早晨，我们开始听到强奸妇女的事情。据我们所知，有几百个妇女被日军劫去，其中七个是从金陵大学图书馆劫去的，在家里被强奸的妇女更不计其数。许多人徘徊街道，寻觅安全之所。中午，金陵大学的李格斯（Charles Riggs）走来报告，所有法学院和最高法院内的难民，全被劫去，还有五十名警察，也遭遇同样的命运。李格斯抗议无效，反受日兵侮辱，并为日本军官所击。日本遍体搜查，抢劫难民所有的一切财物。下午四时，我们开会的时候，听到扫射难民的枪声，这是非常恐怖的一天。

"我赴布克教授（J.Lossing BUCR）处晚餐，乘便回去视察我的住宅。两面美国旗还飘扬着，门上贴的大使馆布告也依然存在，可是门户已经洞开，进去一看，凌乱万状，所有箱橱抽屉，均被打开，阁楼上尤其搅得不成样子。被褥、衣服和食物，多不翼而飞。王正廷博士赠我的麻栗树屏风架，雕刻精美，也失踪了。

"美联社记者麦唐纳（C.rales Macdaiel）午后乘船赴沪，我又托他带一封信，我希望你能够收到。"

第二章　劫掠、屠杀、奸淫

关于十六日以后的事情，他在日记上记述如下：

“十二月十七日，星期一。劫掠，屠杀和奸淫的事情，是增无减。昨日白天和夜间，被强奸的妇女至少有一千人。一个可怜的女人竟被强奸了三十七次，一个兽兵在强奸时，因为五个月的婴儿哭声不断，便把他活活闷死，反抗的惩罚就是刺刀。医院里挤满了受害者。我们唯一的外科医生威尔逊，忙得无暇休息。日军不但要抢珍贵的东西，连黄包车、牛、猪和驴也不甘放弃。日军向我们的厨房和米店捣乱，我们不得不把米店收歇。

“黄昏后我送裴志博士(M·S·BATES)到金陵大学，麦加伦牧师(JAMES MCGALLUM)到鼓楼医院，密尔士牧师和史密斯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因为我们是要分班轮流值夜的。我们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门口，就给日军搜索队阻止，日军以刺刀相向，迫我们下车，满身搜索有无武器，掷去我们的帽子，电炬照耀着我们的眼睛，并查究我们的通行证以及夜行的目标。魏特琳女士、德威南夫人和陈夫人立在我们的对面，二十多个妇女跪在地上，那下级官口操蹩脚法语，坚持说校内藏着中国兵。我说除了五十个仆人和少数职员外，没有其他男人。但他不相信，并谓查出超过该数，将予以枪决。他叫我们一律离去。魏特琳女士反对，便给他硬拖到汽车上，忽然他又改变主张，女的可以留下，男的必须走开。我们要求留下一个男人，但他不加允许。我们先后被扣留了

一小时余，才恢复自由。第二天，我们知道那一批强盗抢去了十二个姑娘。

"十二月十八日，星期六。早餐时，李格斯报告住在他家的两个女人，昨晚被强奸，其中一个是青年会某秘书的表姊妹。威尔逊报告一个五岁的女孩子送到医院，她给日本兵刺了五刀，有一刀刺在小腹上，一个男人的身上有十八处刺刀的伤痕，一个女人的面部和腿部，也给刺了十七刀。午后，有四五百个恐怖过度的妇女，拥入我们的办公处，要求保护，就在露天过夜。

"十二月十九日，星期日。完全陷入无政府状态。日本兵放火、燃烧甚烈，据说还有几处也要烧。许多地方的美国旗也被撕毁。挂在美国学堂上的国旗，竟给他们扔在地上践踏，并警告看屋的人，若敢再挂上，就要他的命。连日本大使馆贴在外侨住宅上的布告，也受到侮辱。一天之内。日本兵闯入若干外侨的住宅，竟达五次到十次之多，住宅内的难民被搜劫，妇女被强奸。一些人是很残忍地被杀死了，毫无原因。难民区中的清洁队员七人，六人被杀，一人负伤逃回。黄昏后，我们派了两个人冲到鼓楼医院代理院长白雷特博士(RICHARD F·BRADY)的家里，驱逐四个又想强奸的暴徒，并将所有的妇女都移到金陵大学。史波林一天到晚忙着驱逐暴徒。我又赶往美国大使馆三等秘书金庚斯（DOUGLAS JENKINS)的住宅，国旗依然飘扬，但两个仆人都给杀死了，尸体一在汽车间，一在床铺下，都留着残酷的痕迹。室内凌乱不堪。街道上尸体甚多，全是平民。红十字会想掩埋尸体，苦无卡车和棺材，卡车给偷去了，棺材被劈成片片，大放焰火，红十字会的掩埋工人也给赶走。

"我又偕史密斯君去访问日本大使馆，又提出五十五种"

暴行的证据，并告田中参赞和驻京总领福井今天的情形是愈恶劣了。他们确切表示将'尽力设法'，局势不久可望好转"，但事情很明白，他们无法控制军人，军官也无法控制士兵。据说有十七个宪兵已到达南京，将协助恢复秩序。十七个宪兵控制五万军队，岂非笑话？平心而论，我们却很欢喜日使馆里的几位老先生，他们也许真已尽了他们的力量，可是他们反要我借车子和一个机匠，我们倒又觉得好笑。我们有许多辆车子，早给日本兵偷去了，我很想请他们去向日本军人商量。但我终于领他们到美国大使馆，借了三辆车子（其中一辆是大使的），并拖去一个美国机匠。

"十二月二十日，星期一。暴行继续不已。全城大火蔓延。午后五时，我偕史密斯君乘车出外，城内最重要的商业区太平路一带，烈焰冲天。向南行，我们看见日本兵在店铺内放火，更向南行，我们看见日本兵忙着把东西装入军用卡车。青年会已起火，尚未波及附近的房屋，起火的时间显然不久。我们无心细观，匆匆前进。夜间我从窗口眺望，十四处的火舌向天空飞腾。

"我们拟就致上海美国总领事的一个文稿，请求立即派遣代表团来京，刻不容缓，并恳求日本大使馆设法由海军无线电发出。不用说，这电报是永不会发出的。

"十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二。午后两时半，我们十四人访问了田中参赞，面呈由二十二个外侨具名的抗议书（参看附录之四），要求终止纵火骚扰的不幸事态，他又满口允许。雷伯住宅的对面已经起火，他很为忧虑。他的花园里还有难民四百余人。吃的问题，愈趋严重，金陵大学内若干难民因饥饿而骚动，煤不久也要用完了，李格斯还在向各处搜寻。日军把城内所有的米和煤一律加以封存。今天日本

兵爬墙到我们院子里来，想乘我们出去的时候，偷我们的车辆，另有一次他们几乎真把桑纳的卡车偷去了。德国大使馆的罗森博士(ROSEN)乘蜜蜂号英舰到下关，但不准上岸。他写了一封信托田中参赞转雷伯，询问德侨财产的情形。雷伯这样回答：五十余所德侨住宅，未经抢劫的只有两所，未被'征发'的，只有大使和罗森博士的汽车。

"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三。清晨五时，射击队又开始工作，我们听到清晰的枪声，在一百响以上。夜间，日本兵又两次闯入院内，以刺刀威胁门警，冲破大门，值班的日本宪兵不加干涉。日本的宪兵代表却来告诉我们，一月一日就可以恢复秩序了。他们还向我们商借汽车和卡车。我偕史波林君走过离办公处很近的一个池塘，看见五十个平民的尸体，反缚着手，其中一个被削去了半个脑袋，恐怕他们是牺牲于军刀的吧！回来早餐时，路上又遇见一个酒醉的日本兵以刺刀威胁着一个青年会作家的父亲，他的老太太简直恐怕欲狂，我们不得不替他解围。我们到家后还未坐定，又赶往金陵大学建筑师季君（C·T·GEE）和鼓楼医院院长邓尼尔博士（J·W·DANIELS)的住宅，日本兵正想强奸那里的女人，那些勇敢的日本兵竟越过铁丝网逃走，我们觉得又好笑，又好气。

"斐志和李格斯两君也在早餐未毕前就赶往金陵大学蚕桑系校址去驱逐日本兵，其中有几个是喝醉了的。我回办公处后，又接到史波林和德商礼和洋行代表克鲁治（CHRLSTI-AN KROEGER）两君的紧急报告：一个酒醉的日本兵用刺刀威胁他们，生命危险。侥幸得很，田中参赞偕一日军高级将官同时到达。那将官打了醉兵几个嘴巴，嘴巴之外，大概不会再有其它惩罚。我们从未听到整饬纪律的事情。长官对不守

纪律的士兵，往往是很客气地劝他下次不再如此。黄昏我和李格斯君步行回家，日本兵强奸了李格斯住宅内五十四岁的老妇。让妇女给日军蹂躏，固然于心不忍，可是我们也不能整天不离开她们呵。

“下关电灯厂的工程师吴君向我们讲起一件非常耐人寻味的事情，该厂共有五十四个职工，都勇于服务，直到南京失陷前的最后一天，才停止工作，避入英商（在江边）和记洋行。日军借口该厂属于国营（其实是民营的），便把其中四十三人拖出枪决。日方每天派人到我的办公处来骚扰，要找寻那些职工去恢复电力的供给。我听得吴君的消息后，可以这样告诉日方，他们的军人已经把该厂的大多数职工杀死了，我至少会觉得舒服一点。

“十二月二十三日，星期四。桑纳君今天受到日军的虐待，他到南京神学院斯密士博士（StAlcy Smith）的寓所里去，一个日本军官和几个兵正在撕去美国国旗和日使馆的布告。他们强欲难民迁去，说要在那里设立一个登记难民的机关。桑纳君当时的处境一定非常痛苦，因为他终于被迫签具凭据，允许日军借用这房屋两星期。可是桑纳君决不是容易屈服的人，他向大使馆提出抗议，终于又把日本兵赶出。

“农村师资训练学校收容所的难民，又有七十人被拖出枪毙。毫无纪律，日本兵对于中国平民可以随手乱抓，任何人的手上只要发现硬茧，就可以指为当兵的证明，必死无疑。黄包车夫、木匠和其他工人，常被捕去。

“中午，办公处来了一个人，头部烧焦了，眼睛和耳朵割去了，鼻子只剩下一半，惨不忍睹。我送他到医院，几小时后，他死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日军把几百个人缚在一起，灌浇汽油，用火烧炙。他也是其中的一个，但他缚在外

档，所以汽油仅掠过他的头部。不久，医院里收到同样的病人，被炙的伤势很重。自然，他也死了。日军似乎曾先用机关枪扫射，但也有人得免于死。第一人没有子弹的创痕，第二人就有。我住在鼓楼的对面，看见另一个死人的头部和臂膀受着同样的火伤，睡在马路的转角。他在未死以前显然挣扎了那么远的一段路。真是令人不能相信的兽行。

“十二月二十四日，星期五。据美国大使馆华人某君（略去姓名）报告，所有住在使馆内的中国职员以及他们的亲属，昨夜统遭日军搜劫，巴克斯登君办公室的大门给刺戳破，日军偷去院子里的三辆汽车，今天早晨又偷去两辆，其中一辆是孟根君的，昨天我曾允许借给田中参赞，因此我把这一件事告诉他。

“今天开始办理登记了。日军当局认为难民区还藏有中国兵二万人，他们定欲肃清这些‘恶鬼’。我们向他们表示，剩余下来的中国兵，恐不到一百人了。但无论如何，许多无辜的难民，须还要受难，他们都觉得恐惧不安。中国人组织的自治委员会，经田中参赞的出面邀请，昨天成立了，或者可以帮一点忙，可是奸细也已开始活动。难民区中就捉获了一个，难民群起加以痛殴，我救了他出来，锁在我们办公处的地下室，旋交给中国警察。中国警察怎样处置他呢？据我猜想，也许是绞死他，但我叮嘱他们要特别留神。

“今天日军不断来骚扰，又有几个清洁队队员失踪。金陵大学看门的警察也给捕去，他们还是想偷我们的卡车。他们封了我们的一个煤栈，但李格斯君努力交涉的结果，煤栈仍得开放。

“耶稣圣诞夕。克鲁治、史波林和德利滨博士（C·S·TRIMMER）三人来偕我们共餐，炸牛排、甜番薯，滋味俱

佳。雷伯不敢离开他的住宅，因为日本兵每天有许多次爬墙而入。他们既爬墙而入，他便叫他们爬墙而出，不许他们走大门，他们如果违抗，他就向他们挥动他的国社党臂带，并指示他的国社党最高勋章，问他们是否明白那勋章的意义。这方法屡试屡验，有意想不到的效力。晚上，他走来，送每人一本精致的皮装西门子日记簿。威尔弹钢琴，大家唱圣诞歌。

"耶稣圣诞日。天气好极了，环境似乎也略略好转，街上行人渐众，有许多临时的货摊。我们邀请魏特琳女士，鼓楼医院鲍育女士(GRACE BAUER)和金陵大学生物学系教员吴女士(BLANCE WU)，白路莱夫妇(CHARES BROMLEY)的养女吴女士(PEARL BROMLEY WU)等午餐。我们正围坐共尝烤鹅的鲜味时，却接到了三个紧急报告，于是我们不得不赶往金陵大学教授方恩博士(WM H EENN)的住宅、中国教职员宿舍和蚕桑系校舍三处去驱逐日本兵。

"今天日本兵扯下了农村师资训练学校的美国旗，昨今两夜，七个日本兵盘踞圣经师资训练学校，并强奸妇女。贴近我们的办公处，三个日兵强奸了一个十二岁的女孩，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也遭强奸，待我们发觉，已嫌太迟。刺伤的人仍然很多，据威尔逊医师报告，南京失陷后，向医院求治的共二百四十人，其中四分之三都是日军暴行的结果。

"金陵大学内，登记的手续开始了，日方扬言如果中国兵能够出来自首，将罚做夫役，可以保全生命。约一百四十人真出来自首了，他们却全给捆载而去。其中有两三个人受伤后佯装已死，伺机逃脱，到医院来求治。据他们说，一群给机关枪扫射，一群则为日军刺刀演习的靶子。常常有人在刽子手刑后只受了一两处不足致命的创伤，他们睡了一整天，身上覆着伙伴们的尸体，夜间设法潜逃，或赴医院，或往朋友的家

中。我们遇见这样的情形，已经很多。日本兵做事未免太嫌轻率呵！

"十二月二十七日，星期一。日军占领南京，今天已入第三个星期了。日清汽船会社从上海开来一艘轮船。该公司代表四人来访，谓长江不久可望正式恢复通航。随该船同来的，有许多日本妇人观光全城。她们向若干儿童散发糖，似乎很觉得意，并为日本的惊人胜利而欣喜，自然她们对于真正的事实一无所知。不过，据我猜想，恐怕全世界也是一无所知。

"士兵仍然毫无纪律，军部和使馆间没有合作。军队方面甚至拒绝承认使馆所发动主持的自治委员会，对自治委员会的委员故意加以蔑视。据军部方面表示，中国人是被征服的人民，不应妄希恩惠。骚扰和暴行的事件一天比一天增加起来，而我们所未听到的或看见的，不知还有多少。

"以下是今天所接到报告中的几件事情：约两星期前日军捉去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子，因为他的工作做得不满意，日军用铁棍打他以后，再用刺刀戳他。昨夜一个日本军官和两个小兵乘车闯入金陵大学，当场强奸了三个妇女，并带去一个。日本兵闯入圣经师资训练学校许多次，搜劫难民，并强奸了二十个妇女。鼓楼医院的夜班管理员给日军捕去，鲍育女士抗议无效，放火的行为仍未终止。今天，南京城有两个基督教教会学校焚毁，德商起士林糖果店（KIESSLING AND BADERS）也起火燃烧。日使馆的警察长高谷却向我们表示，今后将保护所有外侨的房屋，并偕史波林君又视察德侨的财产。在我们个人看来，他口头上的支票是很难十足兑现的。南京外侨所有的财产，差不多统遭日本军队的掳掠，

日军再要向外侨提出什么要求，似乎是大可不必了。连外侨的汽车也为他们窃取。我几乎忘记了一件事情，昨天我曾偕史密斯去访问难民区外的英国大使馆。十一辆汽车和两部卡车，均由日本兵不告而取了，所有仆人侥幸倒还平安无事。几乎每一条街口都可以看到弃而不用的汽车、电池及其它东西，往往凌乱颠翻，不加爱借。

"今天却有一件愉快的事情，日清公司轮船带来邝富灼博士的一封信，由日使馆转交给我，这是过去三四个星期内我们许多人中间所接到的第一封信。邝君询问我们进行救济工作是否需要现款，并主张将各方响应国际扶轮会代我们发出的呼吁而慷慨捐助的款，划出一部分。这十足是邝君的态度！我们确实需要钱，需要很多的钱，我每一次想到不久需要钱的时候，就有一个暗影掠过头，哪里可以弄到钱呢？

"十二月二十八日，星期二。天气恶劣，先下微雨，继降大雪，这是我们一向恐惧着的。草棚里可怜的难民，其境遇将更感悲惨，因为大多数的草棚不能避雨，有些简直等于狗窠，遍地泥泞，竟难插足。不过这许多日来的天气，迄甚良好，总算还是幸事。

"我今天共观察几处收容所。大多数很拥挤，当然内部也不能怎样干净。收容所的干事和助理员，都是义务性质，工作非常美满，维持难民的秩序，注意难民的膳食，措置其它事务，也相当得力。但这些收容所到底要维持多少时候呢？即使有一部分难民的房屋尚未被毁，他们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去呢？秩序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呢？

"我今天第一次走到学校去，离开我的住宅不远。内部已颠江倒海，不成样子。物理试验室里的仪器，全部是故意

损坏的，运动场上有死牛一头，野狗已吃去了一半。大门上的大使馆布告也不见了。

“十二月二十九日，星期三。天气较好，登记继续进行，但毫无效率，难民不知道何时登记，何处登记。日军又捕去认为是中国兵的难民。女人和老人向我们跪拜哭泣，恳求我们设法找寻她们的丈夫和儿子。有几次我们的努力是成功的，但日本军人非常讨厌我们的任何干涉。关于下关方面的情形，据中国红十字会的代表告诉我们，江边的难民约尚有两万。我们在日军进城前交给他们的米粮，即将告罄，他们痛苦不堪，要求也到难民区来。可是难民区已经太拥挤了，事实上日军不会允许到难民区来，也不会允许我们去设法援助。他们只好暂时忍受一切。

“各国使馆门前终于有日本卫兵出现了。为什么不在两星期前出现呢？我们的住宅还是无人保护；有几处收容所的卫兵，与其说帮我们的忙，倒不如说给我们找麻烦。他们要取暖的火，要吃的东西，要睡的床，还向难民要别的东西。

“十二月三十日，星期四。我召集了某教会机关的十八个仆人，付给他们的薪水，到下月十五日为止，叫他们另想别法。这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其中几人已服务多年，很善良忠实。我和W君希望待秩序恢复后，或可利用旧校舍做些小规模的事情。可是，我们中间留在南京的人太少，鉴于目前南京的物质环境，要建立起一个新的集团，并非易事。W君是设计住宅的优秀助理委员，C君是收容所的优秀管理员，我们的仆人也都各尽其能，各称其职。

“午后我访问日本大使馆，使馆人员忙着向约六十个中国人（多数是难民区收容所的干事）训示怎样庆祝新年。不

能再用青天白日旗，一律改用五色旗，叫他们去做一千面五色旗和一千面日本旗，难民在一千人以上的收容所，应派代表二十人，较小的收容所，则派十人，元旦日午后一点钟，鼓楼上应悬五色旗。据说预定的节目，有'恰当'的演说和音乐，自然摇旗欢迎新政府的民众，届时将被摄入镜头。城内的火焰依然未熄，十二三岁小姑娘被强奸或强抢的事情，又连续发生了三件。史波林驱逐办公处附近房屋内的日本兵，忙个不停。日本兵又大举捉人，在金大蚕桑系校舍内四周布置哨兵线。

"十二月三十一日，星期五。比较安静的一天。晚间没有暴行的报告，这是日军占领南京后的第一天。日方忙着准备庆祝新年，放假两天。我们反而担忧，因为将有更多的日本兵狂醉。我们叮嘱难民不要出门。晚餐后，雷伯请我们全体到他家里，燃起圣诞树。我们每人都收到一份贺年片，贺年片上刻着黑圈红十字的难民区徽章，并由我们二十二人全体签字。他讲起在南非洲时若干冒险的故事，以娱来宾。墙上挂着几种庄严伟大的纪念品。

"大除夕了，不禁想起家庭，想起亲爱的家人，谁都不惜以任何代价换取一封家信。日本使馆人员告诉我们，恢复通航还要几个星期，所以我们显然仍须忍耐若干时。他们并谓至少在一个月以后，留在南京的任何外侨才能赴沪，事实上，我们在这里都已做了俘虏。

"再继续叙述这个故事，继续叙述新年以后发生的恐怖行为，似已无甚意义。今天是一月十一日了。情形虽大见改善，每天却仍有暴行，而且有几件的性质是非常可恶。美国大使馆代表三人，六日抵达南京，九日英德两使馆也各有代表三人同来，我们因此觉得情形还更可改善。不过我昨夜驾车

出外时，还看到四处火警，并目睹日本兵正在另一家店铺内动手放火。从十二月十九日迄今，日本兵几乎没有一天不放火。前天，克鲁治君曾设法溜出东门，回来告诉我们他所经过的约二十英哩的区域内，庐舍均已焚毁，阒无人迹，连家畜也看不见。

"我们可以用无线电和外界接触了，这是一件大快事；上星期日，我就把各人的住宅接好电线，现在我们是有电火了。我们的办公处在几天之前就有电火，但因为恐怕只许日本人有电火，所以我们并不张扬。我们看到上海日文报纸，还有两份东京日日新闻，报上说早在十二月二十八日，商店已纷纷开门，营业已恢复常态，日军协助外侨救济可怜的难民，城内中国匪徒已被肃清，南京已恢复安宁。要是当前的现实不是那样惨的话，我们都不禁要捧腹大笑！

"以上的叙述并非出于仇恨的情绪。我知道战争是残酷的，尤其是一个民族想征服另一个民族的侵略战争。据我从这一次战争的经验和一九三二年淞沪战争的经验看来，缺乏基督教精神的日本军队，如今已成为一种野蛮的破坏的力量，目前不仅威胁着东方，将来也许会威胁到西方，所以全世界应该明了事实的真相。至于如何措置这个局势，我不想多说，还是让贤明的人士去考虑吧。

"自然，我也不应该忽略光明的一面。中外友人都表现出惊人的服务精神，我们在共同工作中发生很密切的友谊。对于我们已做的和想做的事情，难民每一次都向我们表示感激，我们常常为之振奋。我们所遭遇的损失和困难，跟他们所受的痛苦比较起来，似乎轻微不足道了。三位德侨委员也引起他们的敬佩和感戴，他们确是一座坚固的堡垒，没有他们，我不知道怎样能够渡过难关呵！

"将来怎样呢？最近的将来固毫无光明可言，但中国人除其它许多美德外，还具有忍受苦难的伟大力量。而且，公理与正义必获最后胜利。总之，我个人永久愿与中国人共患难！"

第三章　甜蜜的欺骗和血腥的行动

去年十二月的下旬，日军当局宣示对于集中在金陵大学（美国教会学校，创立于五十年前）的难民三万余人，要实行登记。所有南京的居民，均须经过登记。该校一位外国教授，根据十二月三十一日所拟草稿，以及一月三日所留记录，于一月二十五日写成下面的报告：

"十二月二十日，登记在校内开始了。校内的难民大多数是妇女，男的不多，日军便从新图书馆那边移来两千余男难民。这些男难民(约三千人)集中在史威斯纪念堂(SWazey HaLL)前的网球场上，听大声疾呼的演说，足有半个钟头。演说的内容如下：'以前当过兵的或做过夫役的，都走到后面去。你们如主动承认，可以保全生命，可以获得工作。否则一经发觉，将立即枪决。'演说是很简短的，由若干中国人受日本军官的命令，反复讲了许多遍。那些中国人极愿尽量拯救自己的同胞，因为已经有许多人被认为中国兵或被诬指为中国兵而牺牲生命了。我、桑纳，李格斯以及校内其他许多中国职员，都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结果有两三百人走了出来。据若干中国朋友的意思，他们挺身自承，是受了恐怖的影响，或系误解夫役二字所致。因为其中

有一部分人，确实从未当过兵。

“据我们后来知道，实际指导登记难民的军官，还较为审慎，较有理性。当然，这不是说，对于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间，甚至在长官亲临进行登记手续之时，日本兵所表现的非法行动，那些军官可以不负责任，可以令人赞许。早晨开始时，一位日本军官向我商议，可否借用美国人的地方办理登记。如此谦逊，不免使我受宠若惊，因为在占领区内这是少有的事情。不过，他和其他数人最初确乎竭力想避免不必要的恐怖，我几乎不信他们确具诚意。还有一点，日本兵从难民群中挑出约一千人，要加以查究，但经许多中国人提出若干临时的反证后，日本军官便允许除了一个人外，都加以释放，去听候登记。那时他们已列队出发，要去受个别的查究了。而那一个人也因我和桑纳两人的请求，获得自由。午前，日本军官请我们对两三百个挺身自承的难民再供给两餐，以后饭食将由日军供给。就是做卫队的日本兵也相当和善，给难民的香烟超过了拳头。午后，难民一一报告姓名职业，被记录下来。

“临时却又发生枝节。又有两个军官走来，他们的地位，至少对于办理这一件事情的地位较高。其中一人对于已经进行的事情非常不满，他昨天曾到校里来，他的举止既粗鲁又拙笨，因为这一个区域内的宪兵归他指挥，所以我们时常领教他的恶劣行动和鲁莽办法。将近五点钟的时候，两三百个自告奋勇的难民终于给卫兵分为两队，押解出去。其中一人在事后宣称，他开头就怀疑若干卫兵所表示的非常的礼貌。

“第二天早晨，一个人带着五处刺刀的伤痕，到鼓楼医院求治。以前，他曾经明白说过两次，他是收容在图书馆内

的难民。据他报告，他在街上为日军所捕，加入来自网球场的一队难民。晚上，在城西某处，一百三十个日本兵用刺刀屠杀同样的五百个俘虏，多数是给戳死了。苏醒后，日本兵都已走去，他在暗中爬行。他不熟悉城西的情形，所以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

“二十七日早晨，又送来一人，据他报告，昨天给日军拖去屠杀的两三百人，只有三四十人未遭毒手，他就是其中之一。他求我援救他和正在听候登记的几个同伴。因为我的周围全是宪兵，不便表示，所以我对他说，这一天的登记限于妇女，目前不必多讲。后来，我曾去查询三次，但毫无下落。

“二十七、二十八两天内，我听到并查究若干旁人的报告。据称，那两三百个难民中的一部分，被缚成几队，五个十个不等，从某巨厦的第一室内鱼贯送入第二室（也许是一个院子），那里正火光熊熊，每一队走进去后，外面人就可以听到呻吟和惨叫，但没有枪声。原来是六十人，剩下的二十人拼命冲破墙壁，狂奔逃命，另外一部分人则据说因五台山和尚的恳情而苟延残喘。这里必须明确指出，这些间接的报告，一部分是和尚供给的。李格斯在二十六日傍晚听到同样的报告，照时间推测，这应该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否则不会如此迅速。这些报告重复混淆，似难完全相信，几次进行查询，也无甚结果，而其它许多事务和许多旧题，又每天紧迫而来，使大家无暇兼顾。

“十二月三十一日，两个人走到图书馆收容所，向一位可靠的助理员某君讲述这一件事情，并要求援助。某君告诉我的时候，表示可以唤他们来证实。其中一个人坦白承认他是当兵的，这显示出他的诚实。据他们说，校内押解出去的

两三百个人，给分成许多小队。他们一队先解到五台山，再解到汉西门外的秦淮河旁，一架机关枪向他们扫射。他们俩跌倒了，一人受伤，身上溅满了死者的鲜血。

“一月三日，图书馆收容所中五个相识的难民，终于逃出了十二月二十六日那一次的劫难，走了回来。我和他们中间的两人接谈。一个是第一批押解出去的，他证实了上面所讲五台山附近日军使用火刑的事情。据他估计，被杀的约八十人，逃出的有四五十人，一个给刺刀戳伤的，也在图书馆收容所内，他可以报告同样的事实。

“还有一个人异常聪明，不论叙述经过或答复问话，都很清楚而不含混。他是第二批出去的，押解到五台山上一个庙宇对面的巨宅内（据相当可靠的推测，这地方是上海路上两所大厦之一，南面离美国学校很近）。他看见许多中国和尚与一个日本和尚苦苦祷拜，并在庙门口铺着长长的纸条，当时心里就很惊骇（他说南京有一个日本和尚，我觉得非常奇怪，就怀疑地问他怎样知道那和尚是日本人。他说那和尚的鞋端另外劈开了一个大脚指的地位，旋悉他曾久居天津，故能有此认识。几天后，我亲自在上海路上看到这样的和尚）。他觉得凶多吉少，便向一个态度和善的卫兵表示忧虑。卫兵静静地用棒子在地上画出几个大字：大人命令。

“他身旁三十多人（没有讲到其余的人）被用铁丝缚着手腕，两人一排，解往汉中门，渡过秦淮河，四五个人因有墙垣可以掩护，便在黑暗中挣扎脱逃，设法藏躲。月色微明，约在午夜一时，他听到从北面送过来的凄惨的叫喊声。天明，他向北走了不多几步路，看见尸体横陈，满身是刺刀的伤痕，恐怖万分。他终于安全经过汉中门，潜回难民区。

“对于这个人的叙述及其所提供的证据，我还可以附加

两点。第一，中国红十字会的一位负责人曾要求我们到汉中门外去察看许多尸体。第二，据国际委员会的克鲁治君告诉我，他一早在汉中门外冒险行动时，曾目睹那些尸体，但从城墙上看，则一无所见。现在城门是关闭了，不能出去。这个人所以如此直率向我叙述一切，实在因为他就要去登记，他已预先感到登记的时候一定会发生困难。我记得在一月七日校内又举行公开的登记，日本宪兵又从他们面前的难民中间挑去了十个人，他便是其中之一。在那一个星期内，负责登记的日本军官，似乎获得上峰的命令，每天需这样才能清差，似乎觉得不足此数就不能使上峰满意。当然，自动承认曾务兵役的事情，几乎完全没有了，而登记的手续也已与最初大不相同。我还是和平时一样，密切注视登记的种种情形，在任何时间，只要为日本军官及其性情所许，总想援助受难者。我看见他被日军挑出后，曾替他间接设法，但无效果。我又抓住了一个机会，向一个态度最好的军官恳商，表示我认识那一个人和最有释放希望的另外一人，是否可由我担保（不无勉强之处，请那位军官原谅）。第二个人是释放了，我真认识的人却不准释放，不知何故。再度努力，又碰了壁，我不得不适可而止，以免连累了他人。虽然不能全确定，但死亡是可能的结果呵。

“据图书馆收容所内两个难民的间接报告，在三汊河附近沿秦淮河北岸，有几百个人被日军用刺刀戳杀，只有他们逃了出来。

“最后我们不应该忘记，在过去两星期内所发生的同样事情，不知还有多少，本文所述不过是一小部分而已。在作风上，这两星期内也有重要的转变，现在是把他们认为曾服兵役的难民，不管是否冤枉，加以集体的屠杀。照国际公

法，如无严格的军事上之必要，俘虏的生命须加以尊重，但这里不是讨论国际公法条文的地方，日本军人也不会有讨论的兴趣。他们早把国际公法搁到脑后，他们公开承认是为了复仇，为了要给现在占领南京的军队中已告阵亡的同伴们复仇。其余许多次被屠杀的难民，远过此数。在目前的环境下，我有两种特殊关切的事情：第一是日军用完全不顾信义的手段，使难民葬送他们的生命；第二是我们的财产、全体人员和难民，与这种滔天罪行的各阶段，均有苦痛的密切联系。关于那一次屠杀，在方法上，地点上以及时间上，全部证据非常充足；其它几次同样有许多难民一去而不复返，但我们只有简单的报告。据各方面的情况推测，那一天从校内拖出去的难民，大多数是在一个晚上处死的，其中有若干人则并入由它处移来的待决的受难者。

“因为过去两星期内的种种暴行，我迄今还很难通过网球场。每天有几千难民送到校内，听候登记。为了他们的安全，我们对付在这一幕悲剧中占据各种重要地位的日本军官和士兵，必须以笑脸相迎，并谦恭有礼，接连要许多天，这简直是一种苦刑。我们觉得我们已经成为屠杀那二百多人的从犯，应该向他们可怜的家人负责——要是那些家人也在附近苦海中的话。

“那些日本军官和士兵到底是怎样的人呢？有几个比较我们所接触的暴徒要仁慈得多。谁无妻儿？他们中间一定有许多人爱着自己的妻儿啊！”

第四章　恶魔重重

提供本书第一章第一部分材料的某君，又于一月十日，即日军占领南京将近一个月后，写信给他的朋友们，报告情形如下：

“各位朋友：救护巴奈号的一艘美国海军曳船驶往上海，这是日军占领南京后第一次开出的外国船，我趁着这个机会，在奸淫妇女，刺刀戳人和任意开枪的纷乱环境中，又匆促写下了这报告。请上海的朋友们向总领事馆领取，设法直接交外国船带出，免受日本方面的检查。

“新年以来，难民区内的情形已经和缓不小，但最大的原因还是由于大批的日军已开往它处，所谓‘恢复纪律’，真是无从说起，甚至派来协助‘恢复纪律’的宪兵，也强奸劫掠，忽视所负的责任。只要新的军队开到，或当局依然优柔寡断，随便什么时候，都有发生新事态的可能。日本方面还是没有确定的政策。本星期内，日本方面终于允许各国使领馆，可以派员重返南京，似是表现对于安定现状的一种愿望。

“一万以上的非武装人民已牺牲于残酷的屠杀中了。许多可靠的朋友们认为决不止此数。实则据掩埋的统计，尸体共达四万具。在牺牲者中间，一部分是中国兵，他们已经抛弃了枪械，或因不及退出而作了俘虏，许多平民甚至毫无当过兵的嫌疑，也随便被加以枪决或刀戳，其中妇孺也不在少数。据几位精明的德国同志估计，强奸的事情，达二万次。

我则以为至少有八千次，这当然只是最低限度的估计。单以金陵大学、职员家庭以及美侨住宅而论，我就有关于一百次以上强奸案的详细记录以及约三百次的强奸案的确实报告。苦痛与恐怖的情形，简直使你难以想象。校内被强奸的，有十一岁的女孩子和五十三岁的老太婆。在神学院内，十七个兵白昼宣淫，连续强奸一个女人。实则三分之一的强奸是在白天干的。

“城内差不多每一所房子都遭日本兵搜劫几次，即美国、英国、德国使馆和大使住宅，以及外侨财产的一大部分，也未能幸免。各种车辆、食物、衣服、被褥、银钱、钟表、地毯、字画以及其它稍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他们搜劫的对象。现在还是如此，尤其在难民区以外。南京的店铺只有国际委员会的米店和一个军用仓库未蒙日军光顾。大多数的店铺先由日本兵争前恐后地打开大门，略事偷窃，于是在长官的监视指导之下，有计划地用卡车搬运一切，而后付之一炬。现在每天还有几次火警。许多住宅给日本兵故意焚毁。日本兵放火用化学的引火物，我们有几种样品能说明他们放火的步骤，我们也一一目睹。

“大多数难民所有的银钱都给抢去，他们仅有的若干衣服、被褥和食物，至少遭日本兵夺取了一部分，这真是毫无心肝的行为，它使难民在最初一星期到十天内，现出沮丧绝望的神情。店铺和工具被损坏了，银行没有了，交通断绝了，几条重要的街道化为焦土，一切东西都被抢劫殆尽。饥寒交迫的难民就处在这样的环境中，你们不难想象此间工作与生活的实际情形啊！此间共有难民约二十五万人，几乎都在难民区，其中十万人的食住两项，完全要靠国际委员会供给。其余难民或赖私藏的一些米粮过活，或赖直接间接抢来的若干东西苟延生

命。日军攻陷南京后，虽然焚毁了若干小规模的仓库，同时却也没收了大批中国政府所存储的粮食。如今日军为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原因，开始出售一小部分。但以后如何呢？我向日本官方问起通邮通电的情形时，他们说：'毫无计划。'

"国际委员会确乎是难民的一大帮助，它的本身也等于一个奇妙的故事。三位德侨最为出色，我几乎也想挂起国社党徽章，和他们保持友谊。在筹备难民区的初期，一位荷侨和三位英侨出力不少，可惜中国军队从南京撤退以前，他们因所服务的公司和他们的政府强欲他们离开而退出，因此工作大部分落到美国教士的身上。我们这些美国教士，没有一人置身事外，没有一人不参加医院的紧张工作，医院里是常常塞满了受子弹伤或刺刀伤的难民；自然，我们中间几个人另有不同的责任或不同的责任感。最初的时候，我们获得中国人士的许多帮助和合作，而且许多事务也必须假手于中国人士。不过，有几个时期，如无外国人挺身而出，和日本兵抗争，简直什么都不能搬动，甚至装了米的卡车也不许通行。我们却曾冒过很大的危险，有几次看来是已经没有希望了，却也终于能够完成任务。我们照顾难民的食住两项问题，查究发生的每一件事情而向日方交涉抗议，并努力保护难民区的安全。除了这些一般的工作外，我们还阻止了很多次的抢劫，劝阻或吓走了许多次强奸或想强奸的日本兵。日使馆人员曾对我们说过，日军长官以为在许多中立国家人士监视之下来完成占领中国首都的任务，实可愤慨。据他们判断，世界历史上关于占领情形的记载，从没有说过老实话，这话自然是不准确的，却也不足为怪呵。

"有时我们因受挫折而失望，但成功的次数往往超过失败的次数，足以鼓舞我们更大的努力。我们不必否认，我们

和日军的关系，在若干地方很不圆满，但因为日使馆人员竭力设法避免日军与外侨利益的磨擦，因为日使馆警察相当谦逊（仅指少数而言，并非都是完善的），因为办理这一种事业的主要人物是参加反共公约的德国人和日方觉得在巴奈号惨案后亟须加以安慰的美国人，我们确乎获益不少。鉴于损害财产和侮辱国旗事件的层出不穷，我们曾两次以委婉的措辞，请求美国使馆成员来京，此项请求均遭日方扣留。本星期的情况虽略见好转，实际上我们却仍与外界隔离，甚至不能到郊外和江边，我们仅可从使馆方面偶尔收到美国海军无线电所发出的几条消息。

“十二月一日后，没有接到过邮件，迟钝极了。经过特殊的接洽，从昨晚起，我们有电火了（因为美侨七人与电灯厂职员有私人关系）。日军诬称电灯厂的职工是公务人员，五十四人中有四十三人已被枪毙。飞机大炮轰炸后，继以纵火焚烧。在这情形下，公用事业难于迅速恢复，自在想象之中。而工人及其家属的没有保障，实为公用事业难于迅速恢复的主要原因。水要靠电力帮助抽取，我们在低区另外找到了一个水源。大家不妄想有电话或公共汽车，甚至不妄想有黄包车。难民区的面积约二平方英里，还有尚无房屋的空地。难民区内未发生火警，除了日本兵的骚扰外，也未发生罪恶或暴行，直到本星期，才有若干难民向难民区外的空屋搜索，主要是为了燃料。区内没有宪兵。

“金陵大学各部，共收容难民三万人。即使维持他们最低限度的生活，管理问题也非常棘手。校内的正式职员和校役很少，工作做得都很出色。有许多自告奋勇的人，纷纷投效国际委员会，其动机相当复杂。告密恐吓以及收买汉奸的事情，时有发生。我最近就经历了三件不易应付的事情，我

怀疑他们要使我和学校陷入困境。过去三天内所发生的两件事情，涉及我所提出的关于金大附中的损失报告，他们使我的报告自相矛盾，这样我便有欺骗日本人的嫌疑，他们并且离间我和该收容所负责人的感情。另外一件事情的经过如下：给我们充当舌人的一位青年，活泼善良，他拒绝日军的要求和威胁，不愿离开金大附中收容所，乃为日军所执，绑去枪毙。我赶往一个可怕的宪兵司令部探询，被他们用暴力推入门内。后来，该处有一个宪兵昨晚从金陵大学拖出一个女人想进行奸淫时，恰巧我们的李格斯闯入，那宪兵便以刺刀相向，然后痛快地把女人强奸。所以，我们不怕困难，竭力挣扎，希望对于这些可怜而又最能忍受痛苦的、爱好和平的人民能够有所帮助。你们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的甘苦，恐怕不易真切了解吧。

"当五万以上的日军在南京横行时，宪兵只有十七人，有许多天连一个宪兵的影子都看不见。后来有若干日本兵缠上臂带，标明宪兵，这样就获得作恶的特别便利，可以阻止若干普通的干涉。据我们所知，因强奸而被长官捉获的日本兵，除受一顿责骂外，毫无其它惩罚；抢劫东西的士兵，向长官举手致敬就算了事。有一次晚上，用汽车向金陵大学袭击，实际上是由军官领导的，他们缚住了我们的看门人，强奸三个女人，其中一个只有十二岁，临去时又带去一个。

"L 女士相信我已经死在巴奈号炮舰或已经受伤了，因为我留居南京的报告，她没有接到，同时东京报纸也预料所有外侨都已乘坐炮舰和汽艇等离开南京。但痛苦了四十八小时以后，她终于在某日报上看到两个傻瓜于日军进城不久向我访问的记载，由于她的许多朋友恳商，该报于十七日特派

几个访员和一个摄影记者来华（查日军于十三日进城，巴奈号于十二日炸沉，消息传出已迟）。元旦日，我接到他们从上海带来的一幅画和一封信，后者自然已经日使馆人员仔细研究。因此我们互相解除了忧虑的心思。十一月八日以后，她曾用种种方法，写给我许多次信，打过许多次电报，但除了该信以外，我没有接到任何外来的音讯。十二月十七日，她希望能于一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内从东京到上海，但后来就迄无消息。最近美国炮舰带来一部无线电台，我希望可以收到上海方面的若干消息。

“不过，日军现在不许我走出南京的城门，即使交通工具不成问题，日军也不会许她从沪西动身。我们不知道这情形究将持续多少时候。中国人对美侨或所有外侨被迫离开南京，深为忧虑。日本人方面，则既恐我们留居南京，更恐我们离开南京。目前，我竭力设法和日使馆人员、半官地位的若干日本人以及比较不残暴凶恶的若干日本军警保持友谊。但这是一件困难的工作呵。南京沦陷已经四星期了，要是我们懂得其中滋味，那么，我们不能不说炮弹和炸弹并不如何讨厌。然而，前途又怎样呢？

“再有，这一封信的杂乱无章，正与外面的情形相同。我应该早就提及，中国军队根据一种军事计划，曾焚毁城外的许多村庄和街市，并略有抢劫食物的事情。当时大家对于中国军队不可避免的溃退，对于巷战的准备（实则巷战迄未发生）以及可能对于平民的损害，均深深感觉不安，但除了这些不安的感觉以外，确乎并未发生重大的骚扰。……比较地观察，中国士兵十分良好。

“不消说，这封信并不欲引起日本人民的恶感。日本军队常用虚伪的宣传掩饰其罪恶，如果信内叙述的事实说明了

日本军队的不必要的暴行，那也无可奈何。在我看来，最重大的事情是这一次侵略战争所造成的苦难，这苦难因放纵与愚蠢的结果而倍增，并且将投入悲惨黑暗的未来。

“下面一封信写于一星期之后，虽不及前者那样具体，但能传达出当时的情景和空气，所以也有引用的价值：

‘自你离开南京后，情形已大起变化，我们的学校关门了，教员和学生纷向安全的地方或比较安全的地方避难去了，留在南京的人准备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中国军队撤退已属不可避免，我们大家预料中国军队撤退时，不免发生若干纷扰，甚至难免劫掠。难民区是成立了，全城的难民纷纷迁入。难民区的四址，南以汉中路为界，东以中山路为界，北以山西路为界（实则还在山西路以北），西以西康路为界（该路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以西。越山西至上海路和汉中路的交叉点）。这一条直路形成难民区的西南界线，经过神学院的男生宿舍。但据我们想来，靠边的房屋当与界内的房屋同样安全。南京所有的人民，几乎全数迁入界内。每一个房屋都有难民。这样一个重大的难民问题，落在我们的肩上。六万个难民中的一部分，需要我们供食，而我们的存粮又不多，如不能设法增加存粮，这些难民一定不能避免非常严重的饥饿恐慌。国际委员会现在所有的米仅足够维持三星期，三星期之后怎样呢？我们毫无把握。日军曾没收许多中国人所存储的米，我们向他们商买若干，他们不肯，显然是预料到战争一时不能结束，准备自用。我每天忙着向几个中心分配粮米，李格斯忙着向各厨房分配柴煤，其余诸人也各司其职，大家协力若干，以期尽可能地改善现状。我们的工作是相当艰难的。但我们信赖上帝，不稍畏缩，我们坚信上帝会保佑我们。

“圣经师资训练学校的仆人，即三个校役和你的一个仆人，问起斯密士女士究在何处，因为他们都要工钱了。我告诉他们我将向你接洽。他们的工钱我可以按期付给，无须顾虑，这笔钱我们以后再算。神学院方面的经费，包括各部分房屋看管人的生活费，也由我负责，经费问题目前仍不是我们的主要困难。在这艰苦期间，我们所有的仆人都能忠诚相助，殊堪欣慰。

“英国大使馆某君今天动身赴沪，我托他带上此信。英使馆若干人员不久将乘坐炮艇重返南京，有信乞交英国驻沪领事馆转来。

“再者，不消说的，我们的住宅——中国人的或外国人的，均遭搜索，不过房屋的本身所受损失尚微。日军入城前，曾有炸弹一枚落在离开成婚学生宿舍五十英尺之外，稍有损伤。书籍和笨重家具损失尚少，但较为轻便的东西如衣著、食物、珍饰、被褥、脚踏车、汽车、牛、马、猪、鸡、牲畜等，几乎一扫而空。不过，这故事讲起来实在太冗长，也太痛心了，还是搁笔吧。

“敬祝贵夫妇康健。

“某君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于南京。”

第五章　华北之恐怖

上面几章差不多完全叙述日军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和十三两日占领南京时，以及日军于占领南京后迄一九三八年二月九日左右为止所发生的各种暴行。我所以采取这种叙

述的方法，乃因南京是日军的主要目标，并因有数量相当巨大的各国侨民，其中包括若干国家的使馆人员，始终未离南京，对于所发生的各种事件留下了详细审慎的记录。

不过，千万别以为南京所发生的各种事件是例外的。自从去年夏季华北战争爆发以来，象这样侵害平民的暴行，即普遍发生于许多不同的地方。

我并不想把各处所发生的事件尽量加以叙述。因为这样写法，决非本书的篇幅所能容纳。所以我还是依照上面几章的写法，仅将各大小中心地点若干外人亲自经历的真实记录，作为本书记述的主要材料。

这些外国人，没有一个不是在中国侨居了许多年，有几位则曾在日本侨居很久。他们在信内所记录的事实印象，并非准备发表，只准备给关系密切的朋友们传阅。因此，这些真实的见闻录形成了一幅直接恰当的图画。同时，叙述的公正坦白也跃然纸上，这一种自我抑制确是各人的基调。因为许多人目前还在原处从事救济工作，所以我略去了他们的姓名，恐怕一经宣露反而会损害到他们继续工作的条件。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军初次袭击沈阳的枪声，发展到日军制造“满洲国”和控制整个的东北四省。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七年，日军对于华北，尤其对于平津一带，采取逐步压迫的方法。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发生于北平的近郊，揭开了日军大举进攻华北的序幕。大批日军每天开入河北和察哈尔两省，在十一月底，已达三十万左右。日军在占据冀察两省的大部分中国领土后，又向山西和山东等邻省挺进。北平和天津迅速陷入日军的手中。日军又开始攻略离北平以南八十里的河北省省会——保定。

下面一封信是一个中立的外国人写的，叙述九月上旬到

十一月中旬山西境内的情形：

“××兄鉴：我于九月四日离开保定，赴山西的平定，那时保定已略遭轰炸，但日军在两星期始占领该城。到了平定后，我和几位朋友同居在博爱传道会内，决定大家不走，等到日军到来。

“十月二十三日，这里和山西省会太原间的交通阻断，二十五日，轰炸机从上午五时到下午五时，整天盘旋上空。平定城内并未落下炸弹，因为中国军队都驻扎在城外。有几颗炸弹落在离城两里的营房，有许多炸弹落在相距五里的车站。那一晚，有许多中国兵经过平定城，警察和公务人员纷纷逃避，不知何往。二十六日（星期四），天未破晓时，我们听到枪炮的声音，早晨，我们看到尘土飞扬，烟硝弥漫。星期五午后四时，我从窗口遥瞩，城墙上已插起太阳旗，接着日军蜂拥入城。自此以后，我们便在日军的统治之下生活了。我们住的地方还挂着美国旗。我们住着的房子，屋顶上漆了一面其大无比的美国旗。

“挑动战争的不管是哪一个国家，战争终究是战争。我在夏天曾看过一本小说，所以多少了解一点七十年以前在祖国所发生的事情。一千到一千五百个中国难民，麇集到我们的院子来。得胜的军队在占领一个地方时，第一个星期常常充满了不可形容的罪恶。难民中间有许多姑娘或年轻的女人，她们最需要躲藏。我举一个例子，可以看出日军怎样穷凶极恶地搜索妇女：有一个人家，母亲病在炕上，不能动弹，把女儿藏在非常狭窄的一口木柜内。日本兵到处寻觅年轻的女人，甚至在夜间还要闯入几次，看看是否有女人从什么地方走了出来。那姑娘隐藏在木柜内，既不敢自由呼吸，也很难正常饮食，过了两天两夜，家人才能够设法把她送到

一个教会的收容所。有几百个女人匿在附近的矿山中。一位美国籍的看护妇救出了其中的两百人，她们已经饿了两天多。还有一部分则因走漏风声，给日军拖去。我们的教会在城内设立收容所三处，在城外设立一处，其中有一处因为不属教会产业，故不能悬挂美国旗。一天，两个日本兵越墙而入，抢去了两个姑娘。C君赶到的时候，日本兵幸而尚未及加以奸污。在最初几天的恐怖时期，外侨轮流在各收容所值班。晚上，我们的屋子内睡了七十多个姑娘和少妇，其它外人住处也同样拥挤。你可想而知我们是既不能解衣而卧，也不能安然入眠呵……

“大军过境后，平定即成为日军的粮站和兵站，因此常有许多军队来来往往。从前线回来的军队要休息几天，大事奸淫掳掠。兵士们和战马侵占民房，屋子内只要有他们喜欢的东西，可以随便取用，家具，门窗及任何木器，都作为烤火取暖的柴料。我曾经视察过几家民房，除了砖墙和龌龊的地板外，一无所余。第一批回来的日本兵，在城内休息了四天，所有书籍文件，均被任意翻阅，他们要什么东西，就拿什么东西，要伤害什么人，就伤害什么人，店铺和住宅一样，都弄得空空如野。要是还有什么东西剩留的话，一定给第二批回来的军队取去。任何人的衣服如与军服有任何相似之处，就立遭枪杀，不加究问。我知道有一个人因着了灰色的内裤，便给日军截死。为日军抓去服役的人，如一时猜不透他们需要什么东西，就送掉性命。这样的故事，不计其数。然而，这却是战争呵！

“因为日本兵霸占了一切食物，吃的问题渐趋严重。许多难民既无存粮，也无银钱，教会收容所中有几百个难民的生活，是由一个中国人在日方控制下组织的委员会维持的。有

钱的人也觉得难于购买所需要的东西。羊猪鸡等家畜，有的是给日本兵吃了，有的是给日本兵带走了，因此我们每天不得不尽量限制肉类的食物。水果一类的东西也给日本兵一抢而空。不过蔬菜的供给尚不致断绝。幸而几个教会家庭的花园中也出产了大量的番茄……

“以上是过去几星期内我在这个人间地狱亲自经历过的若干事情，但范围是很狭窄的。这仅是一个平常的例子，同样的事情正发生于中国其它广大区域内，那简直令人不堪设想。我个人并未感到有任何危险。C君早就与日本军官建立关系，我们遇见几位很优秀的日本人，有的曾留学美国。士兵的态度也有好有坏，不能概论，这要看他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人而定。……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七日于北平”

下面的一封信叙述保定一带所发生的事情：

“我开头先向可以看到这封信的几位朋友解释一下。自从日军占领保定以后，我就每天写日记，题名《见闻录》，主要是想给我的家人观看的。有几件事情我在日记中没有提及，想在这封信里加以叙述和批评……

“下面我来叙述几件具体的事情，这些事情我知道得最清楚最详细。此间统治权的迭变，迄今已有七十多天了。所以我们多少已经离开真正的战区及其紧张、白热、混乱、骚动的局面。事实上，最近两月来，我们周围的六十里内已无主要的战场。

“最近七星期来，驻守此间的日军很少，恐怕常常不满两千人，军队调动也不见频繁。宪兵队负责维持此间的治安与秩序。日军占领保定不到一月，城内就成立相当数量的警察队，迄今依然存在，所以城内居民在大部分的期间仍觉

得和平时一样安全。不过，几天以前还发生过下面的一件事（听说类似的事情并不罕见）。事情是这样的：三个日本兵闯入一家殷富的住宅，家里只有仆人，主人已逃往它处。他收藏了许多宝贵的古玩和各种字画。日本兵老实不客气地挑选了心爱的东西，扬长而去……

“本星期初，我们派了一个职员到附近的村庄去访问合作社的办事人员，那合作社是我们所促成的。日本兵侵占村庄上的几家民房。晚上，要是日本兵去敲门而不立刻开门，他们就破门而入。前一个晚上，日本兵曾用电筒挨户搜索女人。那一天，另外有一个老百姓因为交不出女人，触怒了日本兵，给活活打死……

“普通人家有冬季所用的燃料，多数是树叶、谷草及谷秆，很少用柴爿。日本兵却到处找寻柴爿，大举烤火。可以做柴爿的散木用完了，日本兵于是把门窗、家具、农具甚至房屋的栋梁柱木也作为引火的燃料。今天收容所中有一个女人边讲边哭，她的一架织布的木机，也给日本兵拿去当柴烧了。她说：‘我是靠机活命的。’街对面一个院子内——属于本地教会，有一所三十年前筑成的半西式房子，镶板的窗门很精致。前天，日本兵扭去了两扇窗门，其余几扇因为生锈的螺旋钉很牢固，扭不动，他们就敲下一部分的镶板。昨天，我们将那些窗门扭下，移到自己的院子里。也是昨天，几个日本兵爬越后墙潜入我们的小天井，待我们发觉，直径五寸的一棵树已给他们锯断。事后，我的美国同伴去招呼他们时，他们似乎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我没有把这些事情加以措理，使之渐进而达于高潮，只是想记录此间战争后果的片段而已。此刻我又听到一个确确实实的故事：离开我们不远的南首院子里，三个房客因为放

走了他们的女人，受日本兵一场痛殴，其中一人被击落了牙齿，另一人打伤一条腿，不能走路。

"我以上所述各种事情，难道是任何战争所不可避免的后果吗？战争也许会使这现象更坏！可是，日本人不是说过，这一次战争仅为解决'华北地方事件'吗？到现在为止，尚未正式宣战。但无论如何，战争仍继续进行，'中国问题必须根本解决'了。而这据说'仅属两国间之事'。第三者不得加以干涉。任何解决的办法必须依据'停止反日宣传及反日行动'，以及'共同防共'的谅解为基础。日本现在是用了多么杰出的方法来使中国民众获得彻底的谅解呵！难道日本军队方面对于心理学——不管是理论上的或实际上的，完全不准加以研究吗？

"我并不愿以这些措辞来咒诅整个日本民族，我一点也没有这意思。我也不愿咒诅整个日本军队。据传闻与我们观察所及，若干日本士兵和军官曾表现善良的同情和人类的美德。我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日本军队中有几个人亲口对我说，他们并不欢喜打仗，但'我们须服从命令'。这句话的意思是非常明显的。他们为某种制度的网罗所束缚，被迫参加战争，完全失去了自由，既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也不明白结局究竟如何。天呵，垂怜这些人吧！垂怜这一个仍为战争制度的恶症纠缠着的旧世界吧！我们基督教信徒难道还是毫无办法来挽救战争的疯狂吗？我们究已努力到什么程度呢？

"这封信特别是想给几位比较亲近的亲友观看的。我希望你们不会因此燃起仇恨的火焰，但我希望这封信将使你们遇到虚伪无稽的宣传时能够仔细考虑，并加以反证……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日于保定"

一位美国老教士向上海总会提出一件机密的报告，称为

《一九三八年二月之华北现状》，下面是从该报告中摘录的几段：

“二月十六日平津《泰晤士报》，刊载该报主笔潘纳尔君（PRNNELL）所作《空前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一文，叙述平津一带现状，非常具体而详细。他在远东事件（ORIENTAL AFFAIRS）一月号上也发表了《华北之无政府状态》一文，那一篇文章内所叙述的各点，大部分还是准确的。所不同者，要是借用爱尔兰人表达真相的说法，可以说，在若干地方，这‘无政府状态’已逐渐组织起来。换一句话说，凡是中国政府机关已告撤离的地方（事实上仅撤离铁路线附近和有日军驻守的少数城镇），已经有若干起而代之的新势力。这新势力似乎可以分为下列三种，即：第一，仅顾本身利益的地痞土匪；第二，较具社会思想的集团，如复兴的红枪会等，在山东最为活跃，在冀南也已发现；第三，中国的流动部队，有的与著名的八路军发生组织的关系，有的在组织上并无关系。这三种势力都在彻底反日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不过，第一种地痞土匪的势力常给第二种和第三种势力压服消灭，第三种势力则有吸收或巩固第二种势力的希望。

“目前这三种势力大大地增加了占领区域内日军的困难。民间已有许多故事，讲起他们的事迹，其中若干部分大可保存下去，成为新三国演义的材料。平汉路沿线的日军确已多少感到恐惧。保定的日本兵在黄昏以后就不敢远离他们的营房，这消除了老百姓心里惴惴不安的一大原因。T县的驻军据说曾有三次被突击队消灭。

“日军遭遇打击后，对于附近的居民，常常采取报复的手段，这是最悲惨的一面。其次，流动部队袭击T县的驻军

后，日本兵就用洋商经理处栈屋内的煤油或汽油，烧死了许多老百姓。

"在我离开北平的几天以前，另一在山东服务的教会团体的司铎，也到了北平。据P博士讲，他曾报告发生于他们周围的许多暴行，简直和南京方面所泄露出来的情形一样。侮辱妇女的事情不限于住宅和院子内，在街道上也是肆无忌惮，有一次，一个日本官员曾因此殴打一个外国牧师。山西方面，在十一月间，日军的进展已告停顿，前锋抵平遥南郊，距太谷约三十里。两面的山地则为半独立的流动部队以及直属八路军的部队所控制。不断的袭击使日军陷入慢性的不安状态，但也使日军对于留居在作战区域内可怜的老百姓，时时采取报复的行动。

"日本兵不懂得用煤的方法，因此有许多中国人的财产，受到不必要的破坏。日本兵除木料之外，显然不知道其它东西可以引火，即使有大量存煤，他们也弃而不用。于是他们向各村镇搜索木料，毫不考虑其来源。所有门、窗、木柱、木笼、桌子、长凳、农具以及各种木料，都给日本兵捆载而去，做煮饭或取暖的燃料。保定一个城门口，整天整夜放着大火焰，非常浪费，任何木制的东西，只要可以拿到，都认为是合法的引火物。

"我离开北平的前一天，听到一件最残酷的事情。八路军某部队突然出现于离保定不远的铁路旁，召集附近村庄上的老百姓破坏路轨。工作的成绩非常美满，石家庄和北平之间，整整有六天不能通车。（这件事情我们是从法文北京记事报上看到的，但新政府的外国文机关报在两天以前还完全否认）后来路轨是修复了，实力相当雄厚的日军开到出事地点。他们先光临一个村庄，最初似乎并无特殊的目标，不久以后，他们却围捕两百个男子，拖去枪毙。过了若干时候，

惊恐的老百姓逐渐回到家中，日本兵又突然出现，捉去强健的壮丁六十人。据说他们是要给日本兵烧死的，但在准备行使火刑的时候，情形相当混乱，有人乘机松绑，使大家逃脱。日本兵于是又捉去许多老人，以代壮丁……

"据报告者称，他乘平汉车更向北进时，看见铁路旁的一个庄子，正火焰沸腾，包围四周的日本兵，一见庄子内有人逃出，就开枪射击。经过详细的询问后，我有一位接近的中国朋友（过去七年内我们发生了非常密切的关系），确信那一个庄子必定是他的岳父母和其他亲戚所居的庄子。某国使馆人员也接到一个报告，据说在那一带铁路附近所有的庄子统统给焚毁了……"

第六章　黑暗笼罩下之城市

一九三七年八月九日，日本军官一人和陆战队队员一人，驾车驰往上海西郊虹桥中国军用飞机场附近，被击身死，于是上海和扬子江三角地带，成为中日两国的战场。

中国军队在八月间采取攻势，想把日本军队逐出公共租界的根据地，这努力是失败了，中国军队一面屡次移动阵地，一面继续抵抗日本海陆空军立体的压力，直到最后因日军已完成包抄的形势，乃不得不于十一月十四日从上海附近撤退。中国军队这种英勇的失败以及英雄的抵抗，便是扬子江区域内战争的特点。

日军在占领上海、苏州、杭州的广大面积内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后，继续推进，而于十二月十三日攻入国民政府的

首都——南京。

日军急速向前推进，跨越中国人口最稠密、地方最安闲的一个区域，凡铁骑所过之处，生灵涂炭，精华毁灭，这一章所搜集的几篇报告，很忠实地描写出悲惨的轮廓。

一位外国观察家曾有几次去过那些地方（在占领以前及占领以后），据他审慎估计，这一次扬子江三角地带战争的结果，至少有三十万中国平民牺牲了他们的生命，其中一部分是惨遭屠杀的。陈说，日本兵强迫老年人和孩子运送重量过大的东西，等他们力竭倒地时，日本兵就用刺刀斫戳，掷入路旁大沟里，日本兵对于已死的人也要加以虐待。日军所过的地方，有许多中国坟墓被发掘，棺木被焚毁。据他观察的结果，认为日军向南京推进时，曾采取一种有计划的恐怖政策。

一位英国记者赴松江（上海南三十里）视察后，曾于一月十四日致电伦敦，报告具体的事实如下：

“松江以前曾经做过戈登将军指挥常胜军时的总司令部，是沪杭路上一个繁盛的县城，现在却呈现着满目荒凉极度破坏的景象。接邪的市里已为轰炸所毁，几乎没有一所房屋是完整的。断垣残壁，焦土灰烬，这真是可怕的景象。所看见的生物，只有野狗，因吃了死人肉，而不自然地臃肿起来。松江全城本来可以容纳万人左右的居民，我却只看见五个年老的中国人，躲在法国教会的一幢宅子里，流着眼泪，他们已经断食，恳求我带到上海来。

“松江的情形正可以说明上海南京间广大繁荣的三角地带内的整个情形；并且也正可以表示这是历史上人口移动规模最大的一次。几万、几十万甚至是几百万的中国人，事实上已经离开了这一区域，但谁也不能够答复这问题，他们究竟陷入了怎样的境地？从上海到松江这三十里路程的范围

内，宛如一片沙漠，但见未经收割的熟稻倒在田里发霉，焦黑的废墟、毁去的村舍点缀着沿途的景色，可怖的臃肿的野狗还守望着原来的田园。

“路上遇到许多队开回上海的日军。那些日军军队都满载而归，看上去非常有趣。战马拖着黄包车，车上装满了箱笼皮包，日本兵却骑着驴子、黄牛、甚至水牛，活的猪猡缚在炮架上，劫掠队一路所搜获的大鸡小鸡，也随军带来。有一处，我看到日军大批的辎重车辆和几尊野炮，同时我又看到几千箱的啤酒瓶，酒已给日军喝过了。”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是中国的威尼斯，是京沪线上一个山明水秀的城市，离上海约五十里，除铁路以外，还有几条新筑的公路可通。凡到中国来作简短旅行的外国人，都知道苏州。平常的人口约有三十五万人。自中国军队退出上海附近后，事实上未经设防的苏州，即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九日陷于日军的手中。

下面关于苏州情形的一篇报告，是一位美国人写的，原文见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九日上海密勒氏评论周报增刊“中国之毁灭”号内。编者曾有这样的按语：“本文作者已侨居中国三十五年，姓名不便宣布，他目睹日军的恐怖残暴行为，所以他的报告异常真切。”原文如下：

“十一月第二个星期内，日机开始向苏州市区投掷高度爆炸性的炸弹，于是美丽古雅的苏州城所有三十五万居民——年老的、年轻的和残弱的，面对着令人厌恶的野蛮势力，成为无法挣扎的可怜虫。

“巨量的炸弹从天空撞击而下，猛烈爆炸，肢体、尘垢、砖石和泥灰，不断飞腾，好象一道道的瀑布，这真是骇人的景象，可怖的疯狂的场面，使我们不敢正视，不敢留恋。日

机整天在头上翱翔着，投下死亡的礼物。

“轰炸的最初几天内，惊恐欲狂的苏州居民大多数躲避到防空壕里。后来因为空袭的次数太多了，我们便讨论继续躲避在防空壕里呢，还是冒着生命的危险照常工作，结果我们决定照常工作。

“十一月九日，日机散发传单，提出警告，谓三天以后，苏州全城将遭更猛烈的轰炸。那是可能的吗？我们已经是在事实上的地狱中了。古老的苏州城将被毁灭，这一个警告，使我感到现实太可怕，使我无法以适当的字句来形容不久就要出现的悲剧。当我看到大大小小，男男女女，成群结队的老百姓，带了很少的行囊，离开他们的故居时，我觉得凄怆万分。这一种情绪我是无法传达给你们的。

“民船，黄包车以及其它车辆，此刻都没有了，大部分的难民必须徒步奔逃。我和另一同伴在事前曾经从中国军队方面取得民船两只，到了十一月十二日的晚上，我便设法把第一批难民用汽艇拖往广福。我立刻重回苏州，想运输第二批难民。但两只民船给中国军队扣去，只剩下一艘汽艇。我将汽艇交给同伴，他和其他朋友又向广福出发。

“进城已经太迟了，所以我和朋友在城外一个冷落的医院中过夜。而这正是日机大举空袭的一夜。只有上帝以及尚未逃出孤城的人们知道那一夜的恐怖滋味。日机先向全城及其四郊放射照明弹，于是以急速的飞行散播死亡的种子。没有人知道日机向这一个不设防的城市到底掷下了多少枚炸弹。在整整十二个小时内，落下的炸弹密如雨点。我的朋友睡在地板上。有几次我躲到床底下，奇怪得很，我感觉到床底下比较安全。

“天一明，我们就起身进城，我们所目睹的死亡和毁

灭，其为状之惨非任何笔墨所能形容。我们的心里真是难过极了，昏闷极了。一位中国牧师领导着难民一千人往广福去，这是唯一令人快慰的事情。然而，这也是如何悲惨的一种景象呵！小孩子、老头儿、老太婆，跛足的，以及炮弹炸弹轰炸下的残废者，跟随着牧师蹒跚前进，我想起了当初的基督。两天以后，五千个难民从苏州移送到广福。

“我自己也到广福去，直到十一月二十一日，始回苏州。我和同伴沿途须小心避免践踏尸首，因为尸首堆满路上，散遍田间。我们到达苏州时，日本兵抢掠的行动，已经很为活跃了。但教会的财产尚未遭蹂躏。从那一天起，直到十二月十一日为止，我们差不多每天来往于苏州广福之间，我们看见每一家银行、每一家店铺和每一家住宅都已门户洞开，日本兵进进出出，川流不息，好象是一群群的蚂蚁，背上驮着一捆捆的丝、野鸭绒被、日用商品和各种家具。

“可是，有一次我们终于发觉教会的产业也大遭劫掠，一幢房屋的正门边门和后门都被撞开，校舍和住宅的大门，显然给斧头和枪刺所戳破。大大小小的房间均蒙光顾，各式各样的箱匣，均蒙检阅。凡是不需要的东西，任意投掷，地板上凌乱不成样子，在我的住宅内杯盘狼籍，显然经过了猛烈的抛掷。在一个朋友的家里，地板上一架梵哑令损坏到不堪修理的程度。

“另有一次，我去察勘晏成中学校舍。日本兵不知道我突然前往，所以我在校内和他们狭路相逢。他们正在拼命打开一具保险箱，一个兵用鹤嘴锄斫柜门，另外几个兵想整个粉碎保险箱，更有几个兵则搬动校长和教务长室内的桌子。当我往别处找寻译员时，他们带了家伙扬长而去。要是再过一个钟头，保险箱就给打开了。

"离开校舍时，我们听到来自教堂的音乐声，走进教堂，看见一个日本军官按着钢琴，几个日本兵搬动会议室内的桌子。我斥责他不应该放纵士兵来劫掠教堂，他表示歉意，立刻走出。

"第二天早晨，我们再到晏成中学，保险箱门终于给日本兵打开了。抢去约四百块钱。有趣得很，那些匪徒把发薪信封内的三百块钱，丢在地板上，大概以为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信件。同时，据我们调查的结果，另有几处教会房屋内的保险箱以及银行商店内的大保险箱，均遭日本兵破坏，他们并把所有的东西抢去。日本军队的'好纪律'，显然是无稽之谈。

"老实说，关于苏州的大规模的劫掠行为，我们与其责罚个别的士兵，不如责罚整个的日本军队。为什么呢？因为赃物的数量殊非个别的士兵所能随便带走，事实上我们看见许多赃物是以军用卡车装运的，有一辆军用卡车，满载中国红木家具，停在日军司令部门口。

"日军占领苏州后，我们第一次回去的时候，看见街道上尸骸累累，而那些尸骸足足摆了十天。我们后来再到苏州的时候，看见野狗都肥胖了许多。建设物的毁坏，也同样可怜，损失的总额达几百万元以上。

"以上所述固已令人惊骇，但最痛心的事情还在下面，就是日军侮辱各阶层的妇女。兽欲勃发的日本兵到底奸污了多少妇女，恐怕没有人能够估计。我个人知道许多次强奸的事情，因此相信我所接到的一切报告，皆属确实可靠。不过，我也无须加以估计，因为九千五百次或九千六百次的强奸，对于这种滔天的大罪恶，究竟会有什么区别呢？有一天早晨，我在广福遇到东吴大学的一个学生，他含着眼泪告诉

我，日本兵强奸了他的美丽的姊妹。我还看见许多乡民，坐在路边发抖，因为一队武装的日本兵把他们驱逐出来，抢去了他们的老婆和女儿。

“那一晚，一个中国人恳求我住到他的家里，去保护他的女儿和几个避难的姑娘。我答应了，确乎做了一件好事。当夜十一点左右，我为电筒的闪光所惊醒（电光从门顶上的小窗射入）。有人在我耳边低语：‘日本兵来了’。我手执电筒，冲入隔壁的房间。我瞥见三个日本兵用电筒闪照着睡在地板上的十多个姑娘。我的出现使他们大吃一惊。当我怒声训斥时，那些匪兵才匆匆下楼。在紧张的关头，主人没有离开我的身旁。

“我必须讲出这样一件事情，否则，我的良心上很不安宁。要是还有人相信在华的日本军队确欲使中国人民过着更好更愉快的生活，那么，请他去观光一下南京上海间二百里以内的情形吧，请他去看看难于令人相信的荒凉和破坏的景象吧。在六个月以前，这一带是地球上人口最稠密的区域，是中国最繁荣的部分。

“可是，如今一个观光者所能看到的，只是被轰炸蹂躏的城市、化为灰烬的乡村和小镇。农田荒芜了，只有很少的老翁和老妪，凄凉地耕种‘福地’。牲口有的给杀掉了，有的给抢去了。凡是配备着现代武装的野蛮军队所能实现的各种破坏行动，日本军队都样样做到了。

“被迫离开田园的那些老百姓，如今究在何处呢？

“无数的老百姓给杀死了；许多人已经残废，终身残废；还有许多人蜷伏在收容所中，或藏匿在山洞里，不敢重返荒芜的田园、空无所有的店铺和完全破坏的工厂。就是有人敢回去，疯狂的日军也不准他们回去。

“鉴于以上种种事实，控制交通线的日军，向全世界宣称他们现在正使中国人民重返故居，去过和平而丰裕的生活，这真是无耻的欺骗呵！”

芜湖是扬子江流域一个相当繁盛的商埠，东北距南京五十八里，距上海二百六十三里，约有人口十四万。许多年来，芜湖也是一个重要的教会中心。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日，即在南京陷落的三天前，日军攻入芜湖。以下几段是从一位外国教士的信件中摘录的，这几段文字叙述了日军占领芜湖前后直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十日为止的情形：

“自战争扩展到芜湖境内后，你们定必牵挂我们，好象我们牵挂你们一样。我将此间发生的若干事情，作一简单报告，试从十二月五日说起。我希望这概括的叙述，可以使你们明了在这艰苦期间我们所处的环境。

“十二月五日是礼拜日，我们都在教堂内做礼拜，突然听到天空的飞机声（这渐成惯常的事情），立刻又听到连续的可怕的爆炸声。大家一齐起立。我们当时主张打开窗门，认为无须惊恐。我们继续进行礼拜的仪式，约十分钟，又听到更多次的可怕的爆炸声。我们走到教堂前，看见怡和洋行的一只船已起火燃烧，火车站一带似乎冒着浓烟。几分钟后，飞机似乎要离开了，我吩咐把汽车开到门口，车夫却已失踪，我不得不偕职员一人亲自驾车前往。在飞机去后半小时内，我们赶到江边马路，将受伤的平民分批送入医院。因为大家毫无准备，所以这一次损害的情形非常惨重。到处是已死的人和将死的人。我们到英国的炮舰上，始知有许多弹片击中该舰，巴洛（B rLow）舰长略受微伤，水兵忙着抢救落入水中的受难者，舰上的军医忙着给予初步的治疗。一艘英国的海军曳船已与起火的德和轮并舷而行，援助抢救船上的旅

客。太古公司的大通轮，恰也驶近船身，准备动作，但也为弹片所击中，幸未起火，立候驶往对江。整个下午及晚上，到医院的受伤者有一百人，其中八十人须住院治疗，医生施行手术三十次。

“十二月五日以后，我们所过的日子很兴奋很紧张。日机接连来轰炸三天。各路自早至晚都塞满了赴四乡逃难的民众。悲惨的景象从我们的门前络绎而过。合家大小携带了随身的被服，流亡到丛山和荒郊，大人背负或肩挑孩子，愁眉哭脸，形成看不见头的行列……

“占领芜湖的日本军队，十二月十日以后，数量愈见增加，在铁路江边和太湖公司江边等处，构筑炮兵阵地。日本兵对付未及撤退的少数中国兵，极尽残暴的能事，对付在行动上稍有不满的平民也是如此，看见任何民船或舢板驶往对江，就开机关枪扫射。有一只船漂荡到医院前的岸边，船中三人都已受伤。入医院治疗，一人身中十弹……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七日于芜湖”

“过去的十二月，每天都充满了紧张、困难和有时是危险的经验，但迄今为止，住在我们的医院基地内的难民一千四百人（他们信赖我们能够保护他们）完全无恙。日本兵时常要求走进院门或攀墙而入，一千四百个难民挤在只够容纳四百人的地方，要照顾他们的食住卫生和秩序各项问题，所以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为了维持他们的生活，我们每天须运用我们的机敏、耐心和忠诚。

“在占领芜湖的第一个星期内，日军对于平民滥施虐待屠杀，对于住宅恣意抢劫破坏，超过我旅华二十年中所经历的任何事变。中国兵不曾侵扰芜湖外侨的财产。日本兵却不然了，他们侵入外侨的住宅，大事掳掠。有两三处因有几位美

国人看守，始得保全。

“此间并未经过激烈的战斗，所以芜湖的情形，或不及其它许多地方那样严重。日本兵似乎特别搜索妇女，以供侮辱，在若干天内，救护这些妇女便成为我们主要的活动之一。只要听到有妇女藏匿在什么地方，我就不少迟疑，驾车出去寻觅。有几天，我甚至每天出去四次，载回年轻的妇女和姑娘。即使我们的汽车从未尽过别的义务，这几个星期内工作的价值，也就够本而有余了。这几辆汽车是现居密歇根州阿尔坪（ALrion）和安亚波（Arbor）的朋友们离去时送我的，我真想用什么方法向他们表示特别的感谢。因为要是没有这几辆汽车，我们就毫无办法救护这些妇女或装取一切必需的食用品。

“我经常与日本军事当局和最近到芜湖的日本领事接触。他们确切表示坚决保护美侨的生命财产，我则利用我所有的一切力量和影响，使他们约束士兵，不再虐待中国平民。他们并确切表示他们已禁止士兵侵害中国人或强迫中国人服役。大多数的军官也希望不再发生这样的暴行。可是话虽如此，中国人，尤其是女人，走到街上去，仍不安全。两天以前，我差遣医院中两个仆人去试行一次，结果是身上的银钱被劫，并被迫充当夫役。我立刻致函日本的长官，提出抗议，他来信道歉，并返还银钱。但不受美国医院保护的那些人，则绝对没有补救的机会。

“十二月十三日，日本兵扯下属于医院的一艘船上的美国旗，我立刻赶去，用竹竿把旗子从水面捞起，带着湿淋淋的旗子去见日本的指挥官。我也向驻沪美国当局报告此事及其它若干事件。日本海军、陆军和领事馆方面，派代表来道歉，自巴奈号惨案发生以后，日本人似乎很想使美国人满

意。巴奈号炮舰上受伤的美国人和中国人，有几个在本院治疗。

“太平间里已经积了若干尸体，医院所雇用的工役因外面不安全而不敢出去掩埋，做棺材的木料又已经用完。最后我们不得不在医院基地上掘一大坑，埋葬了二十具尸体……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十日于芜湖”

“湖滨之城”杭州，相传马哥保罗曾往游览，是中国的风景区之一，平常有人口八十万。日军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八时攻陷该城，其先头部队为藤井部队。实际上中国军队对于杭州未加防御。某西人没有离开杭州，致函海外的朋友们，报告当时的情形，以下几段是从他的信里摘录的：

“诸位朋友：十一月初，日军从杭州湾登陆，似乎并未遭遇抵抗，上海战区内的中国军队受了敌人的包抄，而且浦南又没有防御的设备，因此不得不开始总退却，直到日军于十二月间占领南京后，总退却的形势才终止。我们今天听到失一城，明天听到失一镇，大家似乎觉得只要日军有占领杭州的意思，那是十分可能的……

“十二月十九日，谣言甚炽，据说，接无线电报告，浦南中国军队依照预定计划完成撤退步骤后，又与日军奋力战斗了。真相到底如何，大家莫名其妙。直到那一天，杭州附近所有铁路公路上的桥梁完全炸毁，省政府主席、市长及其他官员完全离开，闷葫芦才揭开。十二月二十二日午后，钱塘江大桥和最新式的电力厂也加以炸毁，爆裂声非常巨大。事前曾经当局通告，自来水厂的机件也拆卸破坏，夜间警察撤退。十二月二十三日我们睁开眼睛时，杭州已经是一个毫无防御的荒凉城市了……

"我们曾与中日双方讨论和平占领杭州的计划，据现在的情形看来，除若干难民抢劫的事情外，这计划似乎已经成功了，因为我们当时感觉到：'我们将受有新式配备的和有纪律的军队统治了，杭州即使在军事占领的状态下，我们以为一切将安好如常。'

"日本方面显然知道不会遭遇任何抵抗，因为在十二月二十四日，军队进来都是疏疏落落，零零碎碎，既无军事上的秩序，也无军事上的警戒。从十二月二十四日起，他们更象散步一般，三三两两，走入杭州，枪倒挂在背上，没有什么侦察，也没有什么准备，什么都没有。这样街道上便逐渐出现一小队一小队的日本步兵，精神非常疲乏，来往徘徊，寻觅食物！

"联队长到达杭州后，我们就去拜访他。他表示愿意合作，并命令杭州的父老征集粮食，但因为过去两天已发生抢劫，故不易办理。我们和联队长谈话时，听到日本兵枪杀两个平民的报告。原因是这样的：一个人不懂日本兵说的话和写的字，转身就跑，还有一个人看见了日本兵想逃走，据说这一个日本兵能讲中国话，他讲了'这个人想逃走'的一句话后，就开枪射击！

"可是，我们还希望这些只是偶然的单独的事件。晚上，我们睡眠的时候，还觉得长期的紧张局面是过去了，我们使中外女看护冒着许多危险继续为救护事业而服务的坚决主张，总算是值得的了，我们现在只须适应日本方面的统治，可以在和平与安全的环境中照常工作了。我回忆起一九二六年圣诞夕的情形，那时我们住在某一省份的旧宅内，北伐军已占领该处，我们预料我们自己、我们的儿女以及一般的基督教徒，势将经历一个痛苦的时期。北伐军的一位指挥官却是基督

教徒，因此我们不安的情绪宁静下来，恐怖的心理完全扫除。可是这一次我们对于和平的希望，是十分痛心地幻灭了。

"圣诞节早晨，我们的希望还很浓厚。八时，我们在医院内举行圣餐式，九时，英侨为亚细亚火油公司的病人和另一英人举行庆祝，教堂内七点钟的庆祝，也照常举行，十点钟的平常礼拜，也有许多人参加。

"可是，当我从教堂出来，走回医院的时候，我开始怀疑了。街道上到处是游荡的军队，毫无秩序，大多数把枪掼在肩上，一点也没有令人欢喜的神情（行军十天左右的步兵，就是这一副样子）！我转入一条直达医院的大街，看见一个面目狰狞的日本人正用掘壕沟的工具，轻松地撬着一个小店铺的排门，全部解决，对面显然也有同样的家伙沿街挨户搜索。于是全城抢劫掳掠的暴行开始了。昨天我们有几个人还以为我们所设立的收容所也许并无用处，但从今天起，惊怖的妇女和她们的孩子，都拥到我们的收容所来了。飞机也整天在天空上不断回旋，重炮轰击了许多小时，因为日军要扰乱钱塘江对岸的中国军队。

"自十二月二十六日起，真正的守护工作开始了。圣诞节之夜，医院的四壁，曾有凝重的撞击声，我们略感不安。二十六日早晨，我便偕史多敦医生（Sturton）巡视医院的周围，有没有需要加强防御的地方，当我们走到东北角时，几个妇女恳求我们援助，我们教她们避到蕙兰中学去，那里有一个红十字会收容所，只消走十分钟。她们说红十字会不肯收容她们，语气很坚定，我答应领她们同去。于是她们招呼亲戚朋友和孩子，请我这里等一等，那里等一等。我领了一群妇孺，穿过街道，穿过日本兵的岗位，直到蕙兰中学，门外正有约一百个难民，喧嚷着要进收容所。

"我教管门的中国人开门，将我领去的四十个左右的难民和挤在门外的难民放进去。管门人说：'我不能够开门，已经容纳不下了。'我对他说：'岂有此理，妇女非进去不可，请克兰登先生（CLayton）出来。'克兰登是管理这一个收容所的美国教士。他出来了，告诉我校内已收容难民约八百人左右，但原来计划收容一千人，所以不妨让这一批难民进去。中国职员说开门要小心，否则门外所有男男女女，都将一哄而入。我便对大家说，收容所只收容女人和孩子，门外的女人和孩子都可以进去的，但男人必须让开，站到对面去！他们都十分情愿，服从我的吩咐，约九十个妇孺放入校内。这是我第一次的守护工作。此后数天内，我每天总有两三次要领了因亲自经历的、看到的或听到的各种事情而惊恐战栗的妇孺，送到收容所去，每次十个或二十个不等。这些妇孺多数是在医院方面聚集起来的。自十二月二十四日起，我们就关起外面的大门，由外人轮流看国守。最初两天是我值班的，赫陶医生（PhyeLLs Haddow）和加纳脱女士（Garnett）帮了我许多忙。加纳脱女士后来成为把门大将，一天到晚守在门口，决定谁可以进院，谁不准进院，足足有两个星期。二十六日上午九时，我走到前门，看见成群的难民如潮水一般涌入医院，以求安全。我立刻关上大门，逐渐加以甄别，男的大多数叫他们出去，女的则集合在前门边院外病人的讲道所内，然后我领她们到难民收容所去。当时的情景极为凄怆：可怜的母亲带了几个孩子，有的抱在怀里，有的牵衣蹒跚而行，成年的姑娘携着被褥衣服家用杂器等等的大包小裹，一步一步踯躅前进，每隔几分钟要停顿一次，不使中途失散，慢慢地经过一条条的街道沿，路遇到许多日本兵，日本兵虽然不一定会麻烦或侵犯她们，但

她们只要看见日本兵的面目，心里就会恐怖！

“惊恐的妇女集在各收容所门口，要求保护，一天多似一天。两个最大的收容所收容难民一千人，已经增加到一千五百人以上了。收容所内的情形，自然是不堪设想。试以弘道女校收容所为例，难民已经是满坑满谷，已经不再有可以躺直身体的隙地了，然而，一批批的母亲，成年的女儿和小孩子们，还是拥塞进去，结果三层楼的宿舍内，所有卧室、走廊、甬道、阳台、扶梯边，都挤得水泄不通，水门汀地板的大健身房内也挤得密密层层，她们整天整晚在那里坐，在那里吃，在那里睡。目睹这种情景，谁都反对战争，反对战争所给予人类的痛苦，然而，收容所里的人还是幸运儿呵！她们吃些什么呢？一天一餐，还是费了很大的气力！她们的卫生状况怎样呢？只是由于中国办事人员的热心努力以及中国妇女的明理顺情，才能够勉强忍受下去。我们原来设想四天以后就有办法，可是到今天为止，她们已经在这状况下生活了三十五天了，而妇女仍不能安全回家。

“我们规定日常的工作，对于医院以内的事情，史多敦医生一概不管，他专门负责外面救护难民的事情，医院里的汽车和救护车归他使用。他做了下面这许多事情：十二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时，城隍山女修道院报告，日本兵已入院内，威胁着妇女，‘广慈医院方面是否能够相助？’恰有日本军官一人到医院，史多敦医生便与日本军官同乘救护车前往，把日本兵驱逐出院，把妇女送往约二里以外的仁爱医院。午后一时四十五分，天主教堂也来电话：‘广慈医院能否相助？’（杭州电话线已断，但广慈医院、天主教堂、之江大学及松木场广慈分院的电话线，仍设法保全，而以广慈医院为中心）史多敦医生又偕日军军医官田中立刻出发，原来一

个酒醉的日本兵打了台模尔主教（Deymies）的嘴巴，并用枪刺向他威胁。田中下车后，就把日本兵赶出。于是，史多敦医生又驾了救护车到别一个地方去装柴（希望日军搜索队在八点钟的时候不会加以‘征发’），给某一个收容所送米，替医院取煤，或把我们送到六个值班的地方。为了这种事情，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随时须出去周旋，不过史多敦医生则专负责这方面的责任。赫陶医生忙着照顾医院内的日常工作，寇蒂斯夫人（Mrs.Curtis）忙着照顾从难民收容所移到产科部接生下来的许多婴孩，加纳脱女士则忙着管门，看护班学生仍上课听讲，医院的全部工作，治疗和看护伤兵、难民、婴孩等等，都日夜照常进行……

"我曾提起火警。这里我先讲医院的地位。我们的医院是在城中心，南面的马路相当宽敞，东西北三面都是老式的街道，南面有许多幢陈旧的房屋，其余三面所有的房屋，一大部分是木板和灰泥造成的，已朽败不堪。我们在一个区域内有不少房屋，所以，你们不能想象，火这种东西对于我们是十分可怕的。十二月二十六日，我刮好了胡子，向西眺望，一抹黑烟似乎在我的卧室和史多敦的住宅间冉冉上升，不久，黑烟变成火焰，医院的大钟报告火警。我披上外衣，急忙冲出，那时院中工役，已避往医院的西首。我走到前门，始知火焰在医院之外，乃走到街上。原来起火的地方，是在西首的街对面，隔着一道二十尺高的墙垣。于是我走回医院，大家已开始搬移西首病院中的病人，我告诉他们暂时还无必要。我又走到史多敦住宅北首外国看护妇宿舍的三层楼上，看得很清楚，火势往对面吹去，除非火势转向，越过两道墙垣，延烧二三十码，我们不会有什么危险；要是火势转向的话，外国看护妇宿舍就极端危险，这样我们的医院也真

正危险起来。但不久大家终于能够安然进早餐，八点钟的庆祝，却不得不取消了。

“二十六日以后，城内起大火，但相当远。有两次我们也不得不出去打探起火的地方，甚至有一次夜班看护妇不得不唤醒我出去观火，因为她觉得那火焰实在太迫近了。伍特女士（Woods）家里的仆人，那一夜也起身两次，到草地上去探望……

“每天早晨九时，我去看伍特女士，去视察收容所，有时去访问戴勒先生（Taylor）的地方，心中颇愉快。有一个时刻，送牛乳人不敢出去送牛乳，我就成为外国朋友的送牛乳人；医院内始终有新鲜牛乳，这是我们的一种幸福。在我们的医院内，可以有秩序和生活的享受，幼稚园、小学、中学妇女圣经班，都准时上课。我们的医院可以说是鸡犬不宁的混乱世界中的洞天福地。伍特女士和收容所附近的日本兵接洽，并无麻烦，反得若干帮助。元旦日，在教堂和伍特女士住宅间的一个营房前，我看见墙壁上写着这几个大字：‘敬爱的主教，恭贺新喜’。主教也在教堂门上贴了一张向他们表示好意的通知。这是不愉快环境中的一个愉快地方。不过，伍特女士她们在这附近还时常要救护被日本兵威胁的妇女。自日军占领杭州以来，除搜劫全城外（据我所知恐怕没有一家住宅或店铺不遭日军抢掠），各方面都有污辱妇女的报告，收容所外每天有许多惊惶恐怖的妇女讲起她们所遭遇的事情。我们医院里就有许多受难的妇女，其中两个因为日本兵追逐，从楼上的窗口跳下，折断了脊骨，一个并且折断了腿骨。抢劫、伤害、屠杀、奸淫、放火，有增无减，整个的杭州变成了恐怖的城市，只有外国人的房屋内是安全的。

"日本当局尤其是宪兵，确实尽力帮助外侨；但杭州的中国人则毫无保护，一任日本兵摆布，挣扎呻吟于淫威之下。即使我们有时向日军当局抗议，他们认为'殊难置信'，因此对于这些事情，常常不加重视。

"日本的宪兵很好，可惜人数太少。有一天黄昏时候，我正在喝茶养神，医院里的事务员秦君奔来报告：两个日本兵正在他的家里抢劫，要我同去帮忙。我勉强偕行，刚走到医院转角，见一个宪兵站在脚踏车旁，向几个日本兵传达命令。秦君就跑上前去，求他帮忙。他和我们同去，捉了一个手执长柄刺刀的日本兵，记录姓名，并将他送往宪兵司令部……

"当我们提出这些不幸事态促请日军当局注意时，我们也曾预料他们或许说出这句话：'你们去看看上海、南京或嘉兴的情形吧！'

"在这一次战争中，我们的教会工作，究竟有什么成绩，有什么意义，我们不能断言。属于杭州范围的三个教区，如今都驻守着双方的军队。鉴于杭州的实况，想起别处的情形，令人不寒而栗。钱塘江对面的三个教区，尚无日军侵入，我们祷祝能够避免浩劫。可是，恐怖潜入各地。在日军未占领杭州以前，对于日军暴行的种种传说，我们曾向中国朋友们表示，认为不足为信。痛心得很，现在却不得不加以承认，而且那些传说还不能够充分形容实际发生的恐怖情形呢！

"占领杭州的日军，本有最好的机会，以证明一个有纪律的军队确能占领一个不设防的城市，秋毫无犯，但这机会却失去了。杭州没有防御，城内未留一兵一卒，日方显然预先就知道了。可是，日军当局既不约束士兵，也不设法鼓

励居民正常生活。日军占领杭州迄今已五星期了，随便走到什么地方，仍见日本兵公然掳掠，当局不加阻止，而且妇女到处仍不安全。

"讲到外侨个人，我们并无多大怨言。据我所知，只有三个外侨曾受日军侮辱，而这三个外侨，恰巧代表三个国籍，一个是法国教会的台模尔主教，一个是美侨麦克梅伦博士（Wcmullon），还有一个是中国海关退休职员英侨慕尔（George moule）。而且，情形都不十分严重，只有慕尔因为已是年逾七旬的老翁，当时很可能酿成意外的不幸结局。我们的财产——有时虽也闯入日本兵，以来福枪或手枪相威胁——一般说来，却还相当安全。不过，这仅指确有外侨寓居的财产而言，至于别的地方，所有外国的国旗，领事馆的布告，教会的布告或日本宪兵司令部布告，都不足以阻止日本兵的侵入掳掠。甚至有若干地方，宪兵确欲帮助我们加以保护，最后仍不得不加以放弃，日本兵自由出入，川流不息，内部的东西逐渐失踪……

"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七日于杭州"

别称"小上海"的无锡，是一个民业中心，平时人口约九十万，在上海之西约一百零五里，几条公路及京沪铁路可以直达。下文叙述无锡方面的惨况，是一位美国医生的日记，原载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九日上海密勒氏评论周报增刊《中国之毁灭》号。

据该刊记者称：关于无锡方面最后几天的情形，即在疯狂的日军进占该城市以前的情形，没有比这一位的叙述得更为具体了。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四日，他从上海动身到无锡，汽车里装满了衣服、食物和药料，希望这些东西可以减除伤兵难民的若干痛苦。旅程是相当危险的，因为两天以前，三辆

插了英国旗的汽车，曾在路上给日本飞机用机关枪扫射。

他描写在距无锡几里地方所目睹的情景，是日军粗暴行为的无可抵赖的罪状——轰炸沿公路运河内的煤船；射击田间的可怜农民；飞机追赶无辜乡人，用机关枪扫射，谁想逃避，便持续跟踪予以扫射。

他以日记的体裁叙述艰苦的经历——怎样在炸弹如雨生命随时遭受威胁的环境之下，每天进行看护病人和伤兵的工作。以下就是他的日记：

“十月十六日。今天送来一个受伤的乡人。他的内脏已给机关枪打穿，流血过多，因此没有希望。他看见日本飞机时，躲入附近的桑园，飞机紧紧追随，开枪扫射。除了他以外，还有三人毙命，四人受伤。几里之内，却并无中国军队。日本飞机为了什么原因，或为了何种目的袭击这些对其毫无损害的可怜乡人呢？

“十月十七日。今晨偕医院职员巡视病房。挤满了伤兵和几个平民。那些伤兵有的断臂，有的折腿，有的被创甚剧，可怜之至。他们的死亡只是时间问题。当然，这情景是凄惨的，可怖的。另有三个女人，都已锯去了一条腿，她们是于十月六日日机轰炸无锡车站时受伤的。医院的基地上已经掘好三个大防空壕，空袭时附近的居民可前往躲避。最近一次空袭，炸坏了电灯厂的重要机件，因此白天无法使用X光，晚上有临时电灯厂供给电力。要是晚上没有警报的话，我们可以收取上海方面广播的消息。

“十月十八日。一早，我们巡视病房时，警报响了，我们知道日本飞机是到无锡来的。我们虽然彼此心照不宣，觉得应该躲避到防空壕里，但仍继续巡视。不久，我们就听到滞重的飞机声，接着又听到可怕的疾降声。我不知道这一个

美国医院为什么还要维持下去，我和另一同伴虽然继续工作，但老实说，我个人并无多大兴趣。不过，我们四人事先已确定不能放弃医院自求安全，而对于苦恼的病人置之不顾。于是，爆炸声震动我们的耳膜了，据我们推测，日机轰炸的大概是火车站。此间毫无防空设备，日机掷下四颗炸弹，安然离去，没有遭遇地面上的任何攻击。停了半晌，一个铁路上的守兵送院求治，头部被弹片击破，伤势甚重，已告绝望。炸死或炸伤的，尚有数人。

"十二月二十五日。日机还没有向城内投弹，我相信日机不会来轰炸城内。就是有人肯给我一百万块钱，我也不愿到别的地方去，我希望我留在此间不无若干用处。医院屋顶上和围墙上都明显的漆着美国旗和中国字——和日本字的写法一样。

"十月三十日。没有空袭，却有几次警报，因为日军过境。仍无电力。也无恢复的希望。

"十月二十一日。今天空袭时，炸弹击中一家旅馆，全部损坏。附近站岗的警察，却在弹片纷飞中死里逃生，猛烈的爆炸声震聋了他的耳朵。钟塔被毁，马路炸成火坑。火车站落下两弹，货栈房也中弹燃烧。昨天我们走过铁路，看见落在华盛顿饭店面前的一颗炸弹。

"十一月一日。本地报纸说电力就可恢复了。希望如此。日机一架此刻又在天空盘旋。但愿战事已告结束。苏州语言学校的一位教师，目前也在无锡。我预先布置语言学校复课的事宜。

"十一月三日。今晨，日军海军飞机两架前来轰炸，约二十分钟之久，以空列车为目标，后来我替一个为弹片所击伤的士兵割除手指时，又来日机一架，幸而未掷炸弹，旋手

术的经过，尚称良好。我们听说无锡上海间的电线已断。日军强渡苏州河，中国军队继续向后撤退。

“十一月四日。早晨做礼拜时，日机来袭。掷弹的地方和礼拜堂仅隔一道城墙，要算距离最近的一次了。机声较平时为低，我们都大感震骇。也许这是新式的轰炸机吧。列车一辆中弹，死伤数人。

“十一月五日。今天终于有电了，这是三星期来的第一次。我损毁了收音机中的一个信管，使大家面呈不悦之色，修复后，已不及收取新闻广播，因为已开始拳击的节目了。

“十一月十日。讲到轰炸，今天是最凶恶的一天了。投下的炸弹至少有一百六十颗，数处起火，损害惨重。被轰炸的地方，计有惠山、工厂区及水西门外的一带，约在夜间十一时半。因为爆炸猛烈，我从床上跃起，探首窗外，瞥见一道信号光，缓缓降下，照耀全城。显然因为没有值得轰炸的目标，日机旋即飞去。据我所知，今天日机轰炸无锡时，惠山的军用医院中弹，死亡伤兵多人，此外，工厂区内平民的死伤，更不计其数。送到医院来的平民都残缺不全，惨不忍睹。一个人的左耳碎成片片，腕上的肌肉几乎割裂，左股上的一条创痕，又长又深，右脚几乎削去一半（非施手术不可），生殖器也摧残得不象样子。此外，他还受了许多小伤。天啊，要是继续如此轰炸，我们怎样容纳伤者呢！

“十一月十一日。今晨，日机轰炸一小时，自由选择目标。我适在手术间，因为洗涤机的声音甚大，所以我并未注意到爆炸的声音。午后日机又来轰炸，落弹的地点距医院仅为百码，房屋震撼甚剧，室内的器具摇摆不停。我觉得急需抽烟。

“我从手术间回到医院，已落下若干弹片。看护妇似颇

镇静，医生中却有一二人张皇失措。著名的师范学校遇炸了。不久，即有四个受伤的平民被送进医院，四肢摇晃，均须截去，我和另一医生施手术，锯割一个人的小腿，并钳出大腿上的弹片。他的屁股上也受了伤，弹片击碎尾闾骨，穿入内脏。此刻，我要休息吃晚饭了。其余手术要到夜间及明晨再进行。

“我们今天听到一件伤心的故事：十月二十八日，炸弹击中这里的防空壕，四十人全部牺牲。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一个孩子在防空壕里因恐怖过分，大声绝叫，谁也无法阻止。大家深惧叫喊的声音将使飞机发觉藏匿的地方，要求母亲领了孩子出去，她不肯，父亲乃带着孩子出去躲避在树干的背后。相隔几分钟，一颗炸弹击中并不坚固的防空壕，埋葬了四十人的生命。

“十一月十二日。今天是恶魔的日子。一个戴着钢盔的中国兵坐在医院的窗前，日机飞来时，他立刻闪入医院，一刹间，炸弹就落下来了，都落在医院的四周。我承认我当时的行动是自私的，只想保存个人的生命。我匍匐下来，室内已无看护妇的踪影。我吓得面无人色，恐怖欲狂。如此胆怯，真惭愧之至。炸弹继续落下来，猛烈的爆炸声，震耳欲聋。我知道有几颗炸弹恰恰落在医院的附近，但我毫未受伤，不禁暗自庆幸。受伤者立刻就送到医院来了，第一个人因惊恐而死。其他因剧震而失去知觉的人，都没有希望保全生命。一个人胸部重创，也已绝望。一个父亲送来一男一女，男的失去一目，女的两腿粉碎。一个老人背负气息奄奄的老妻，遍体是弹片的伤痕。日机袭击下的平民牺牲者，一批一批送到医院。有人以为日机看错了目标，但我相信这轰炸是故意的。医院的房屋顶上都飘扬着美国旗。日机飞行甚

低，断然不会误认。医院所受的损害，相当严重。墙垣坍倒，电杆碎折，电线断裂，弹片横飞，附近房屋被毁， 瓦砾余烬，堆积遍地。人民开始逃难了。我听到附近邻居钉闭门户的杂乱声，他们都急欲离城。医院里的中国职员也全体弃职而去。对于中国职员的弃职一事，院长尚未表示具体办法，仅谓医院的工作将不能继续进行，第二步势必迁出院内的病人。我对于目前的工作虽不怎样感到兴趣，不过，要是有人重加考虑，决定继续维持下去，我准备挣扎到底。我懂得我是有点女人气的，迄今尚有余悸。

“十一月十三日。今天没有医生出来工作，始悉昨晚已有几个医生乘军用卡车离城了。看护妇仓皇求去，苦无汽车，因为所有汽车均在前线。院长想把病人迁出，焦急异常。最坏的事情是他没有方法移动病人，尚未离院的人不愿帮忙。他觉得也许会受人指责，可又无其它办法，院内凄凉极了。今晚只剩下一个看门人，一两个苦力，几个女看护妇，她们再等一两天，如有车辆，就要动身了。厨子、洗衣人、火夫、机匠木匠手术间工役、药剂师、试验室职员和医生，都纷纷走避了。如果我们留置这些病人，简直无法照顾。幸而若干病人自动离院，明天院中的病人，大概只有一打左右了。

“因为无锡并无军队集中，所以轰炸的情形也许迄今尚了及苏州和其它地方那样惨烈。但正因为如此，日机破例轰炸城内，实使居民猝不及防，造成非常残酷的结果。

“今晚接到消息，据说这里的伤兵可以送到军用医院去了。我们松了一口气。但这也可以证明无锡就要成为火线了。

“十一月十四日。我开动一辆旧汽车的马达，试试是否

尚可行驶，结果很好。插上一面美国旗，我们决定明晨拂晓动身。

“十一月十五日。早晨五时半离锡，驱车经过西门的废墟，军队密集，白天掩护黄包车、马车和逃难人流，从城门潮涌而出。空气紧张，大恐怖已濒爆发的境界了。

“我们每天经过一个城市，总有许多人等候长途汽车，但我们愈向西行，情况愈见平静。当晚十一时后，我们到达南京，军事上的行动，甚为活跃。我只想要回上海。

“十一月十九日。昨日乘轮船离开南京，今天停泊镇江，明晨驶往口岸，然后改乘小船，取道小河赴内地，目的在于避开长江的封锁线。

“十一月二十一日。回到上海了！刮去战时的胡髭，舒舒服服地安居家中，觉得感慰之处良多，但我不能够忘记遗留在我们后面的灾难与痛苦。在这短短一个月期间，我所目睹的现实，使我永远厌恶战争。无辜平民遭遇的灾难与苦痛，非笔墨所能形容。当然，要是任何人只要有一次能够亲自经历战争，中立法也就不需要了。”

第七章　空袭与死亡

在这一次日本进攻中国的侵略战争中，牺牲于轰炸下的平民，其情形之惨，数量之大，打破了历史的记录。日本飞机于八月十五日首次由台湾渡海袭击南京，从此以后，中国所有重要的城市，除在辽远的省份外，几乎都受到空袭的威胁。一九三七年七八月间日本空军在华北的活动，比较八月

十五日以后华中南各城市被轰炸的情形，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微不足道了。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三日美商上海英文《大美晚报》，刊载下列日本官方通讯社同盟社的东京电，足见空袭范围的扩大：

十一月二日同盟社东京电：据海军省发言人今日宣称，自十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我海军飞机共八百五十架，参加轰炸上海战地华军阵地及后方，该发言人并谓共掷炸弹二千五百二十六枚，计重一六四吨，故华方损失奇重……

据十月十五日英文《大阪每日新闻》载称：自八月十五日首次轰炸南京迄今两个月内，日机共袭击二十处以上具有“军事价值”的城市，列表如下（十月十三日为止）

山东省	韩庄、枣庄、兖州、济宁。
江苏省	南京、浦口、上海、句容、无锡、江阴、苏州、昆山、嘉定、太仓、松江、宿州、扬州、南通、海州、连云、淮阴、南翔。
浙江省	杭州、宁波、海宁、笕桥、嘉兴、诸暨、金华、衢县、绍兴。
福建省	厦门、龙溪、建瓯。
广东省	广州、石龙、虎门、惠阴、英德、曲江、乐昌、安阳、潮汕、汕头、黄埔。
安徽省	芜湖、广德、安庆、滁县、蚌埠、寿阳。
江西省	南昌、上饶、余江、清江、九江。
湖北省	汉口、武昌、汉阳、孝感。
湖南省	株洲。

上海《密勒士评论周报》主笔鲍威尔（J.B.Powell）对于日本方面的军事行动，向作大胆的直接的观察，他在十一月三十日该刊上发表评论如下：

“该报所举出的六十多个城市，其中真有军事价值的很少，要是把上海附近曾遭日机袭击的十多个村镇，也列入表内的话，现在被轰炸的城市，恐怕又已增加一倍了。十月二十四日下午，记者看见二十多架飞机，其中十架是双引擎的单翼机，每架携炸弹六枚，从事轰炸苏州河北一带农田菜园间大多数只有一两家人家的小村舍。据一位目睹轰炸的外国人说，从早晨到中午，日机十八架轮流轰炸，约掷炸弹两百枚，大多为巨型的，超过二百磅。午后投掷的炸弹，恐怕也在一百五十枚以上。在这样一个狭小的地带，竟落下炸弹约三百五十枚。今天真是日本飞行员野外掷弹的演习日，要是为了公开表演以娱来宾的话，他们也许还可以做出各种姿势，一对一对的飞机，三架四架不等，从很高的天空急降而下，向村舍投掷巨型的炸弹。这些村舍是用竹头和泥土构成的，屋顶覆瓦，每宅的代价不过美金四五十元。幸而这些乡下人已经躲避，对于躲避的艺术，已经相当纯熟。不过。平民还是有受伤的，往往是年老的女人走向租界或被送到租界里来。苏州河某处，几个乡下人把五个日机轰炸下的牺牲者埋葬在一个炸弹坑中。

“我们看了沪西庇亚士路卢别根路转角处的弹穴，就可以知道日本炸弹的威力。沪西的轰炸是有若干军事意义的，因为中国军队都在苏州河岸的那一转角处，有沙袋堡一座，附近并构筑战壕。那一带落下了六颗炸弹，弹穴的直径约自十二英呎到十八英呎，深度约自六英呎到八英呎。可是，转角处的沙袋堡屹然无恙，圮坍的壕沟也立即修复，也无人受伤。沿苏州河的村舍，在以前几次轰炸中，损害甚重，如今大多数都已成为空屋，只留下几个老人。不过许多农民园丁，仍刻苦耐劳，照常耕种，即使炸弹落下的地方相隔仅几百码，

也不肯放弃工作。这些农民和园丁的坚持工作，使上海不至发生饥饿的恐慌，上海的市民，不论是中国人或外国人，应该如何感谢他们啊。每天清晨，挑着菜担的乡下人，在沿租界的马路上，鱼贯而行，络绎不绝，这可以表明中国儿女们刻苦耐劳的真实情形。

"上海报纸上刊载关于死亡和破坏的各种新闻的大标题，概括地说出了每一次惨剧的内容，而这已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了。试举一例：日机轰炸松江，死二百人，伤四百人……防空壕中四十人同归于尽……

"中国军队于十月二十八日（星期三）午后退出闸北，又给予日本飞行员以屠杀平民的好机会。从闸北退出的中国军队，于晚间通过苏州河的梵皇渡铁桥，故未遭日机轰炸。第二天早晨，成千成万的平民（大多是妇孺），拥塞道旁，争欲通过单轨的铁桥。象这样一个屠杀的机会，实在是太动人了。一架日机不断飞近桥面，扫射恐怖的难民。有一次，飞行员扫射的结果，难民死伤各十二人，其中有妇孺数人，偃卧桥面。沿租界的马路上，多处发生同样的惨剧。"

关于滥行屠杀平民一点，日方军事和外交发言人曾屡次加以否认，表示日机轰炸完全是为了军事的目标，并且宣称由于"华方之虚伪宣传"，所有关于日本空军活动的报告，都"言过其实"。这些声明可能加以接受吗？日机轰炸平民真是军事行动下偶然的事件吗？

我们不能明确答复下面的问题，但以下所引报纸和目击的材料，足使读者自己获得结论。

上海及其近郊不久就为日方空袭的锐势所侵及了。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八日，日机轰炸沪杭路的上海南站，那时南站挤满了逃往内地的难民。八月二十九日上海英商《字林西

报》刊载新闻如下：

"日机昨天袭击人口稠密的南市，向车站一带投掷炸弹，上海平民的死亡数字又大见增加。据最审慎的估计，死伤达二百人以上，其中大部分是难民。这数字不完全，因南市各医院当局以及英法两租界当局，昨夜仍在进行调查。

"约午后一时四十五分，日机十二架盘旋于南站一带上空，至少投掷炸弹八枚，当场爆炸。

"南站站内，拥塞难民千人以上，大多数为妇孺，故死伤尤惨。其它着弹爆炸之处，计有距南站北面两条马路的国货路、三观堂街及陆家浜一带。

"车站附近共落炸弹四枚。日机离去后浓烟冲天，月台上和轨道上，焦黑模糊的尸体，狼藉不堪。

"第一颗炸弹在车站旁爆炸，毁去水塔一座。许多难民或为弹片当场击毙，或为崩坏的碎物所压倒，受伤者正想逃命的时候，第二颗炸弹又落下来了，悬桥倾圮，路轨损坏，鲜血遍地，余烬满目。同时，炸弹陆续爆裂，附近街市陷入恐怖的状态。

"在两星期前上海方面战事发生后，南站即成为难民的集中点，等候车辆逃往内地。昨日被炸死的难民，其中有许多人已经等候了两三天。当日机在南站上空盘旋时，一部分难民挤在售票间前买票，另有一部分则挤在月台上候车，因此，靠近售票间的墙垣上溅满了鲜血，墙脚边更是残骸累累。

"一部分难民想冲进总办公处，但因人群拥挤，地方狭窄，以致无法通过，结果有许多人反遭惨死。总办公处的房屋受损极微，玻璃窗被震，碎成片片。

"大同大学内的几十个学生，奔往火车站，从事救护工

作，其勇气殊足称道，他们最早达到出事地点，清除秽物，将受伤者扶上卡车。所有受伤者，一部分送往南市各医院，大部分则送往公共租界。雷士德医院收容一百人，以妇孺居多，手术间一直忙到晚上，未得休息。

"本报记者于午后访问雷士德医院，病房中已增加了病床。有些是中国救护车送去的。一个婴孩伤势甚重，是从已死的母亲身边拾起的。此外，还有两个约十三岁的孩子，也已失去了他们的父母。

"据该院昨晚报告，两男两女和男女孩各一已伤重毙命。宝隆医院中也死了几人。

"站中劫后余生的难民，均由慈善团体所供给的卡车送入租界。南站则加以封闭，进行修理及其它工作。"

中国军事发言人昨天午后在新闻会议上，向外国记者猛烈抨击日机轰炸南市的行动，严厉驳斥日方所称"华方利用南站运输军队"，故加以轰炸之说。该发言人谓昨日以及最近南市并无一兵一卒，南市是一个人口稠密之区，完全没有中国军队，或军事要地。日方称轰炸的作用在于"扰乱中国之军事要点"，实属荒诞无稽。该发言人并谓日方恣意摧残中国平民，其动机何在，殊难索解。日方是否为恐吓中国平民，或为虹口一带死亡的日侨复仇，不得而知，而且日方也没有提出将轰炸南市的警告。

某外国记者在新闻会议席上也证实中国军事发言人的谈话，他最近曾巡视南市许多街道，并未看见一个中国兵。

大家提出撤退南市平民的问题，该发言人谓目前铁路常遭日机炸毁，旅客有时也遭日机轰炸扫射，在此种情形下，撤退平民殊非易事。"

要是经公共租界的中区驱车出发，不到一小时，即达沪

西的卢别根镇。这一个小小的市镇，已被炸几次，一九三七年十月八日的《字林西报》，刊载新闻如下：

“星期三晨，日轰炸机袭击卢别根饭店过去不到半里的卢别根镇，致十七人惨死，中有孩子多人。据悉该处并不驻屯中国军队，故中外各界都不明白轰炸的原因……

“据该镇居民称，上午十时左右，日轰炸机九架，突然出现天空，掷下炸弹若干枚；未几，日机去而复来，低飞扫射。

“第一次空袭时，受伤者二三十人，死亡者计有一家的婆媳两人，一家的女儿两人，一家的男孩一人，另有两个尚未查明的中国人。

“第一次空袭刚过去，第二批又来了十架飞机，盘旋空际，向西飞去，立刻又回转，掷下十颗炸弹，又有十人牺牲性命，三十余人受伤，房屋多间遭毁。一颗炸弹落在某宅附近，宅内九人受伤。”

在轰炸平民以后，日本的轰炸机或随行的战斗机，往往再用机关枪扫射，差不多每一次都是如此。上海的居民曾目睹许多次象这样的袭击。那时上海所有英文报纸的读者信箱栏内，全是目睹惨状的外侨所提出的抗议和报告。美国亚洲舰队司令耶纳尔将军（HaIIYEyamell）对于此种层出不穷的暴行，曾予以严厉的斥责。十一月十二日，耶纳尔将军在上海英国皇家空军协会的宴席上发表演说，十一月十三日的《字林西报》刊载其内容如下：

“在此次战争中，上海及其附近所遭遇的破坏，其范围之广，情形之惨，使我大为痛心。我不知道人类要到什么时候才能领悟飞机的正当用途，战争和其它活动一样，也是有必须加以遵守的规律的。交战国一方恣意破坏平民的生命财

产，使上海附近的平民陷入绝境，此情此景，实令人不忍卒睹……战争的规律必须加以尊重，不分皂白的轰炸，必须竭力避免……对于平民的财产滥施破坏，并无多大意义。现在各国应该急起直追，了解飞机除了作为毁灭一切的利器外，还有更大更多的用途……”

松江是一个安静的城市，约有人口十万，水陆交通都很便利，离上海仅三十英哩，是一个半工业区。象松江这种中等的城市，不知有多少次遭遇日机的轰炸。一九三七年九月九日《字林西报》刊载日机轰炸松江站难民车的新闻如下：

“昨天中午十二时二十分，从上海开往嘉兴的难民车在松江站遭遇日机的轰炸，客车五辆全毁，死三百人，其中大部分是妇孺；受伤者更多，没有一个中国兵。上海难民又逢一次浩劫。

“参加轰炸中国平民的日本飞机，究有多少架，不得而知，但站内落下的炸弹甚多，除毁客车五辆外，并毁悬桥及水塔……

“据路局方面及松江官方报告，轰炸以后，站内的景象甚为凄惨，断臂残肢，血污满地。路警及铁路员工午后仍忙于搬运受伤难民入医院治疗（松江医院甚少），同时召集临时掩埋工作。

上海市市长俞鸿钧接到轰炸报告后，痛加申斥，称为‘日军完全漠视人类同情，在后方屠杀中国平民之又一新证据’。俞市长并谓，在松江惨遭轰炸的列车之所载旅客，都是从我区逃往内地的难民，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列车既系开往嘉兴，无论如何不能认为向上海输送增援部队，所以日机袭击，实出于故意，绝对不能强词夺理，邀人宽宥。”

以上各节叙述日机袭击村镇及小城市的实况，并不完全

或充分，整个说来，其性质虽然非常残酷野蛮，但和轰炸南京、广州、汉口等大都市的事件比较起来，也许不及后者那样动人。这些大都市的轰炸，曾经占据全世界报纸的重要地位。自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起，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即日军确实占领中国首都时为止，南京不断在空袭的威胁下。十二月十八日东京路透社发出下列电讯："据此间军部今日发表公报称，自战事爆发迄南京陷落，日海军飞机先后飞往南京五十次，轰炸中国之密集部队及军事设施，并掷炸弹一百二十吨。公报并称参加轰炸南京之飞机，在八百架以上。"十月二日出版的上海《密勒士评论周报》概述一星期内日机轰炸南京的情形，其内容几乎系源于路透社的南京消息，原文摘录如下：

英美法三国虽向日本提出抗议，日方显然置之不顾，日机二十九架又于九月二十五日上午猛烈轰炸中国的首都。城南一带是南京最热闹人口最稠密的区域，尤为日机所注意……

"日机第二次袭击南京时，中央通讯社总社办公处全部被毁，职员五人受伤颇重。事后，中央通讯社即着手布置一切，现在仍照常工作。该社在土街口，离银行区甚近，共落炸弹三枚。那一带人烟稠密，没有重要的军事建筑，中央通讯社为文化机关之一，日方蓄意加以破坏。以消灭中国最大的新闻机关……

"九月二十五日南京空袭的结果，平民死伤达六百人。自上午九时半迄至下午四时半，日机先后五次侵入南京上空，共掷炸弹五百枚。午后的两次空袭，以中央医院和卫生署为目标，共落炸弹十五枚，但无一中的。有一个弹穴的深度达二十尺，直径达四十五尺，医生的宿舍为爆炸的巨力所震倒。厨房间被毁，手术间略有损害。

“据中央社称，日机轰炸中央医院，决非出于误认目标，因屋顶上漆有红十字符号及中央医院四字。

“关于卫生问题，卫生署是与国联合作的，所设中央护士学校，一部分的基金，则由洛克菲勒基金委员会所供给。卫生署的礼堂和中央护士学校，都受严重的损失，并有两个仆人毙命。

“牺牲于轰炸下的，还有首都电灯公司，首都自来水公司，中央广播电台，市政府卫生局，广东医院，哈瓦斯、海通和合众三通讯社的办事处。

“日本飞机以两百五十公斤的巨型炸弹，轰炸住宅区，在中山路口，有一个其大无比的弹坑。两颗炸弹落在宁成路转角的小丘上，附近住宅震撼甚剧，玻璃窗碎裂，电灯泡落地。

“日本飞机显然想轰炸内政部和卫戍司令部，因目标不准，毁去一家当铺。中国银行后面的七家住宅也同归于尽，但无一人受伤，因都已避入防空壕。电报局当然也是目标之一，有几颗炸弹落在附近，无一中的……

“九月二十五日日机轰炸南京时，有一颗炸弹落到高门楼法国领事馆的院子内。九月二十七日，则有五颗炸弹落在下关，和停泊三汊河的法国炮舰仅隔二百公尺。

“在这以前，日本的空军曾于九月二十二日两次袭击南京。第一次飞机五十架，空袭的时间自上午十点三十五分到中午，第二次飞机十五架，时间甚短促。

“有三百处以上的地点，包括城南市区和新住宅区（美、意、德各国使馆以及全体外侨住宅，都集中于此），每天平均要落下两三颗炸弹。据路透社报道，第二次空袭时，下关难民收容所中弹，死者至少在百人以上，事后前往视

察，但见残骸遍地，芦席棚火焰熊熊，直冲云霄……

“不到一小时，又来日机十架，这一次是东北方向来的，抵达浦口上空时，即列成圆形，以潜水式轮流掷弹，轰炸津浦铁路，后向东北方飞去。据法国领事馆消息，九月二十五日，曾有五百磅重的炸弹四枚，落在该领事馆附近，相距不到一百码。以各国使馆或领事馆而言，这要算最危险的一次了……”

广州是华南的上海，在广东南部珠江三角洲的顶点，平时有人口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广州遭遇猛烈的空袭，九月二十四日上海《字林西报》刊载路透社的报告如下：

“路透社访员今日赴被轰炸的地点巡视一周，东山附近的贫民住宅区，几全为炸弹所粉碎。

“有几处，尸体横陈，宛如捕蝇纸上的苍蝇，断肢残骸，狼藉不堪。几百个妇女悲伤饮泪，匍匐于废墟中，寻觅亲人的骸骨。成千的难民更彷徨街头，沮丧惊悸，昨今两天的恐怖，使他们的神经大为错乱。

“准确的统计犹需几天或几星期始能完成，据本社估量，死伤不下数千人。

“今天空袭的损害程度，超过上海南站的惨剧。

“这一次轰炸的结果，政府官舍或军事机关均安全无恙，故此间外人观察家对于日机轰炸的目标究竟何在一点，都有莫名其妙之感。

“日机所掷炸弹，多数落在茅房鳞次栉比的贫民区，住宅和居民化为肉酱。

“坐在门口的一个老太婆，被炸死以后，仍兀坐不动。

“一个面色可怕的上流人，掀起一条席子掩着的一具粉

碎的肉体对本社访员说：这就是我的女人！

"东山附近的一个小学全部焚毁，时值假期，校内学生甚少，未酿惨剧。

"居民们喘息未定，今晨日机又两次袭击广州。第一次在拂晓四时，日机一架共掷五弹。该机来去之际，曾低飞沙面尤其是英国桥的上空。

第二次在八点半，有重轰炸机十架及战斗机若干架，天空密布着空战的活动，格斗，轰炸，高射炮弹的爆裂，在澄碧明朗的晴空，蔚为奇观……"

据主持广州东郊某医院的美国教会医生贝志博士（F.E.Bates）在广州外侨助华正义委员会所刊行的小册子中宣称：九月二十二日下午，日机二十二架在住宅区掷炸弹六枚，死者约三百人，以妇孺居多数。事后，贝志驾卡车驰往出事地点，救护受伤者和将死者。

他说："九月二十二日，我们在轰炸后的二十分钟就赶到出事地点。警报尚未解除，损害显然非常重大，因为所有禁止通行的街道，军警都允许我们自由通过。爆炸的硝烟尚未消散，路上堆满了碎木头、破玻璃、砖石、泥块以及各种建筑材料。到达出事地点后，四周的军警招呼并指示我们往躺着受伤者的地方去。

"人类中最可怜最痛苦的受难者，听说救护队已到，便从废墟的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洞穴走来。在不久以前，这些废墟还是他们的安乐的家庭呵。受难者的惨状是难以想象的，有的面部满流鲜血，爬行于废墟之下，高声呼唤埋葬在残栋颓垣中的亲人。……

"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妇人，捧着流血的头，叫我立刻去救她的儿女和孙儿女。许多孩子半呆半痴，找寻无处可以找

寻的母亲。一个人从楼板地板和墙壁横成的小窟窿中钻出，手里抱着十岁左右的小姑娘，头部脸部受创甚重。他恳求我们先送他到医院。他的母亲、女人和两个孩子，都葬身屋内。他似乎非常恐惧，他怕将要失去这唯一还活着的女儿。

"这类故事是讲不完的，我们在搬运受伤平民的几分钟内，就看到多少触目惊心的景象。到场的有六家医院，我们不过是其中之一。耳朵里充满呜咽的呻吟，有的因失去了家人而痛哭，有的虽未失去家人，却失去了他们的一切。出了医院之后，他们住到哪里去呢？怎样解决吃的问题呢？

"这些人世间的痛苦，说既说不完，写也写不尽。这许多受难者所住的地方，既不接近军营、兵工厂、重要的铁路，也不接近任何防御工事。这是广州闹市的一角，侵略者的眼睛对于人类的生命竟毫无怜悯。在侵略者看来，这仅是残酷无情的破坏行为和恐怖行为的一种程序而已。"

一九三七年十月三十日出版的上海《密勒士评论周报》，刊载十一月十二日的广州通讯，对于日机在华南各种活动，概括叙述如下：

"广州各村镇、渔船和商船、铁路和工厂、广州设防的和不设防的市区，如今都成为日本轰炸机的目标……那些被袭击的人们，对于自己的生命简直无法保护，究已死伤多少人，不能确实知道。据最审慎的估计，广州及其近郊牺牲于轰炸下的，至少有八百人，都是平民，其中有妇孺若干人。他们牺牲的地点，大多数离开高射炮很远。

"日机除轰炸住宅区，使平民多人死伤外，还想摧毁中山大学和中山纪念堂，中山大学内有许多新建的华丽巨厦，价值数百万元。日机曾加以轰炸，附近落下几颗炸弹，均未中的。

迄九月十一日为止，广州共经历空袭五十六次，此刻飞机又在记者的头上翱翔了。换一句话说，在过去一月内，广州每天平均要有两次空袭。”

武昌汉口汉阳三镇是一个重要的工业中心，向有“东方芝加哥”之称。武汉三镇在扬子江中游，离上海约七百里，平均人口在百万左右。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上海《字林西报》刊载路透社九月二十五日的汉口电如下：

“昨日下午此间惨遭轰炸后，当晚日机又来掷弹，死亡愈多，破坏愈甚。第二次袭击的时间虽为短促，仅十分钟，但造成的局面却相当恐怖。

“所有的中国医生、助手和护士，均因政府当局的召唤，全体动员，中国红十字会和普爱医院的职员也积极从事救护工作，减少了受难者的若干痛苦。

“因为电力不足，许多手术都在灯光之下进行，对伤势沉重的人，不得不暂用吗啡，以减轻他们的苦痛。

“据今晨所见，在一长约二百尺、宽约一百五十尺的地面，共落三弹，已完全变成屠宰场。救护工作仍在进行，人们从瓦砾堆中搜寻尸体。

“武圣庙一带原为汉口的贫民区，昨天第一次空袭竟使该区变成积尸所，本社记者前往视察，目睹最骇人的惨景。

“该区街道宽仅六尺，鸽栅似的矮屋，鳞次栉比，已完全倾圮；居民路人，同归于尽；遍地的残骸，已被救护队堆置一处。尤其骇人的是，偶见一臂一腿，微露于砖石重压之下，非用适当工具，无法加以移动。

“本社记者在街头伫立十分钟，目睹抬送过去的受伤平民在一百二十人以上，有的还凄惨呼号，有的已全无生气。

抬担架者搬运死孩们的情景，更属不忍卒视。已死的和将死的混在一起，受伤者的创口还冒着鲜血，一丝不挂。

“儿童死亡的数量似乎很大，也许是因为轰炸时他们都躲在家里，小孩的尸体超过成年人的尸体。

“警察、学生和自告奋勇者，都在最艰苦的环境下热心工作，救护受伤者，搬移尸体。深夜，许多学生显已非常疲乏，但还是不肯放弃可怕的工作。

“吴国桢市长以及其他官员，均亲自到场指挥监督，以免混乱。

“由于电力的不足和医生和救护工人的缺少，虽然救护者已各尽其力，整个救护工作仍颇受阻碍。

“武圣庙一带共有居民约一万人。轰炸时，几里内没有一个中国兵。日机的目标也许是兵工厂，但兵工厂至少相隔四里。

“附近一个女子学校内的学生，完全陷于歇斯底里的状态，东奔西窜，残酷的景象使她们震骇，使她们发狂。

“在汉口以外，武昌和汉阳也同时遭殃。一颗炸弹击中汉阳的一个难民收容所，死难民六十人，伤多人。

“凡是炸弹落下来的地方，均起火燃烧，深夜依然火焰熊熊。

“轰炸汉口的飞机共九架，有两颗炸弹落在江中，离英国炮舰亚斐斯号（Aphig）仅两百码。

“昨日被轰炸的武圣庙一带，今天再遭轰炸，这汉口的平民区是更为凄惨了。

“许多憔悴的无家可归的受难者，踯躅街头，疲乏过度的救护人员，仍在挖掘活人和死人，有的遍体残毁，生不如死。

“本社记者曾遇到一个十岁的男孩，肩负着母亲血淋淋的尸体，还恭敬地把尸体放在医院看门人的脚边，恳求设法埋葬，然后再去寻觅失踪的兄弟和姊妹。

“本社记者又看见内屋有三个男孩，兀坐不动，都已没有生气了，其中一个人紧抱着死孩。还有一家，一个房间里堆满了尸体，另一个房间里，一个女人仍在烧饭，漠不关心。

“据中国方面消息，昨天空袭后，中国战斗机曾在离汉口四十公里处，击落日轰炸机一架。

“日机来袭时，约在二千尺的高空，外国观察家认为武圣庙一带人烟稠密的情形以及无任何军事目标两点，日机不应该一无所睹。

“大众恐惧日机来袭，整天仰视天空。”

第八章　恶魔的阴谋

以上各章主要叙述日军在占领区域内直接伤害人民生命的暴行，至于日军在完成占领后，以有计划有组织的手段——主要是放火，毁坏人民财产的情形，仅偶尔提及。实则日军毁坏人民财产的举动，其范围之广，远出于全世界人士的意料之外。

中立的外国观察家曾赴日军占领下的扬子江下游三角地带旅行视察，据他们报告，破坏毁灭的情形，决非局限于上海及其附近，凡较大的城市如南京、无锡、苏州、镇江等处，以及点缀于江南田野的无数村镇，同罹浩劫。据他们观察，和上海的情况一样，那些财产的毁灭，一大部分并非战

争的直接结果，而是日军占领以后造成的事实。

日军暴行所直接给予中国人民的痛苦，已经是够深了。可是，无数田园住宅的毁坏，尤其是生产和生存工具的全部绝灭，更使劫后余生的中国人民陷入悲惨黑暗的深渊。这些战争的间接结果，也许不象直接结果那样热辣，但对于一般民众而言，生产和生存工具的绝灭，比较几千几万人牺牲于奸淫屠杀之下，其影响实在更为可怕呵！

自然，我们目前还不能够获得明确的统计，不过至少在上海以及扬子江三角地带的若干城市，我们所搜集的材料已经可以估计战争和战争以后破坏行为的损害程度。苏州河北的公共租界，包括虹口杨树浦和汇山各区，等于公共租界的百分之三三强。迄今还在日军的非法占领之下，最近已逐渐开放，至少对于少数的外国人已经开放。这些外国人详细调查上海三个月间战争的影响，发现许多日本人的活动，一般人都不知道，下面当加叙述：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报告中关于工业的一部分，对于上海区域内工厂损毁的情形记载甚详，这也许可以说是最准确的估计。据一九三八年一月七日的初次报告称：公共租界东区和东北区毁坏的工厂和工场，共905家，平时共雇工人230,868人。这些工厂和工场是完全被火焚毁的。此外，约一千家左右大大小小的工厂和工场，也受到相当严重的损害。据该报告称："这些工厂和工场的情形究竟如何，不能详述，但确实知道若干规模较大的工厂所有机器已不能再用，必须加以更换……侵扰和劫掠工厂的证据，甚为普遍。恐怕所有工厂都无法复工。"

上海较大的工业区不在租界内，而在闸北、浦东、曹家渡、南市、龙华等处。所以租界内的工厂损失，比较全上海

的整个工厂损失，仅属一小部分。闸北几乎是完全毁灭了。一九三二年的中日战争，只有一个月，其损失却达美金494,487,000万元，或一万英镑（上海总商会的统计）。闸北受创最巨，经过五年的惨淡经营，尚未能完全恢复旧观。毗连法租界的南市区即旧上海城，也是一个重要的工业区。那里并未发生激烈的战斗，中国军队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底就全部撤退。从十二月、一月、二月直到三月，南市变成火窟，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房屋，受着火的洗礼，几乎完全是在日军占领以后发生的。无数店铺工厂，仅剩灰烬。江南造船厂也差不多完全被毁。和上海隔开了一条黄浦江的浦东工业区，遭受同样的命运。规模最大的中国酒精厂，内部装备新式的美国机器，享受华中的专利权，也未能幸免。

上海及其附近的工业建筑，有的全毁，实在是不胜枚举。下列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统计，虽限于公共租界内的情形，却可以显示出整个破坏状况的一斑：

工业类别	确已完全被毁者	以前自用工人数
细木工业	23	792
木器业	2	44
铁业	72	1,241
机械业铁器业	410	6,219
车业	3	33
砖业玻璃业	8	405
化学业	49	564
纺织业	136	4,687
衣着业	44	3,476
皮革业橡皮业	19	556
食料业饮料业烟业	40	10,278

印刷业纸业	75	1,649
科学仪器业乐器业	3	140
其它	21	784
总计	901	30,868

关于此事，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九日上海《密勒士评论周报》发表批评如下：

“这些工厂和工场，大多数规模较小，雇用工人不多，殊难准确估计其平均的价值。据上海一家美国洋行（经售机器）的经理告诉记者，这些厂家的损失，每家大概从美金五千元起，到一百万元止。南洋烟草公司的总厂完全毁坏，损失达美金六十六万元。关于商店所受的损失，也只能够约略推想。据公共租界工部局捐务处负责人称，被毁的商店至少有十万家，其中包括店主的住宅和财产。这些商店或被焚毁，或被炸毁，或被轰毁，或抢劫一空。我们曾驱车经过虹口、杨树浦、闸北和南市等处，但见两旁街道，尽成废墟，往往延长几里。在一九三二年淞沪战争后，约一里宽二里长的面积内损害颇重，这一次，三方里以上的面积内，往往片瓦无存，不足为奇。在许多地方，破坏的情形，简直难于形容。铁路管理局附近的无数小店铺以及楼面上的住宅，均遭不断的轰炸，摧毁无遗。

“记者偕刚自东京来沪的一位日本朋友，视察上海及其近郊，他大吃一惊，愕然久之，仅感慨的说了一句话：真象我们的大地震！他指的是一九二三年毁灭东京和横滨的大地震。”

同期该刊又发表苏州河北岸的损失统计，这统计是一位对于远东贸易和商业活动有丰富经验的美国人供给的：

损失性质	损失数额（单位百万元）

（一）工厂机件设备及财产	350
（二）工厂以外之财产	200
（三）一九三七年最后五月内进口贸易总值二万五千元之利益	
（四）一九三七年最后五月内出口贸易总值一万万元之利益	
（五）一九三七年最后五月内国内工商业之倒闭（损失约八倍于对外贸易）	104
（六）铜铁等存货	13.40
（七）十五万吨外国货转装内埠之费用水脚以及帐目之调整等	12.50
（八）救济难民捐款	1
（九）虹口杨树浦区货栈内被劫或被毁之存货	50
（十）完好房屋内被毁或被劫之家具、生财、商品等等	50
（十一）各运输及转运公司对内外之运费收入（每月至少损失两百万元）	10
总计	844.40

（约合美金281,466,000）

据外人估计，迄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中旬为止，大上海的损失总额超过法币三十万万元，即约三倍于一九三二年六星期战争的损失。

上表所列第九、第十两项损失，共法币一万万元，约合美金三千三百万元，完全是日方有组织的劫掠和破坏行为的结果。早在一九三七年十月间，上海虹口杨树浦一带就有被穿了军服的日本兵强迫的中国工人，大规模搬运中国的财产，尤其是铜铁和机械。所有这些东西都由日本的军用卡车送到

黄浦江边的军用码头，装上运输舰，载往日本。凡在作战时间未遭损害的财产，在火线离开上海以后，却悉被劫掠以去。直到三月间，这种劫掠行为仍未停止。

上海各种抨击这种有计划的破坏行为的报道，盈篇累牍，但破坏行为有增无减。外侨时常报告他们看见穿了军服的日本军人，随意劫掠他们的住宅，对于住宅上所贴“此处受日本特别陆战队之保护”的布告，不予理睬。

一九三八年一月三十一日的上海《大美晚报》和《字林西报》刊载日方在虹口及杨树浦等处大事搜刮钢铁，并由著名公司运往日本的详细情形。据字林西报称，由日本居留民协会出面，强迫工人罗掘钢铁，该报记者向某钢铁囤积处摄影时，即遭半军人式的日本浪人袭击。据《大美晚报》称，日方在武装占领区域内，先从沿苏州河北岸零售批发的中国铁号搬取铁板片；第二步，他们的活动扩展到已毁的和未毁的各工厂工场，劫掠所有机件；第三步，他们光顾已毁的和未毁的私人住宅，搬取各种铁器，大小无遗，甚至铁链门锁也不能幸免。据说大大小小一千家以上的工厂工场，所有机件铁器，统遭洗劫，其中最重要的是南洋烟草公司的杨树浦路总厂。

上面已经说过，因为日方以有计划的步骤搬取各工厂工场的机件铁器，所有那些工厂工场非彻底改造，不能复工。日方从上海攫夺的钢铁，其总额究有若干，我们仅能加以悬测，但据东京朝日新闻所载，当超过八万吨，熟悉上海钢铁业情形的外商，认为日方已经搬取的和正在搬取的钢铁，不下十万吨。

一九三八年二月四日的《字林西报》发表社评抨击此事：

“日方以有组织的步骤取苏州河北岸区域内各种形式的钢铁，本报已经提及，中立的观察者对于此事，愈增焦虑惶惑的心情。成群的中国苦力，在中国工头监视之下，在日本人控制之下，向中国人的住宅、店铺、货栈和工厂，挨户搜索，不仅搬采铣铁之类的铁板铁片，所有各种机件铁器，从汽锅到小马达，无一不在罗掘之例，是一‘有组织的步骤’这句话，是很恰当的。因为目前的行动，决非军队随意劫掠的普遍行动可比，这一次，日军是以审慎的有组织的步骤，搜刮中国人所有一尺一寸的钢铁。日方肃清沪北区的机件铁器，虽然是为了增加制造军火的铣铁量，并为将来万一或将发生的事态，作未雨绸缪之计。日方从上海可能攫取的钢铁总额，比起输入日本的全部需要，实际上远远不足十分，但上海的复兴事业即将进行，今因日方把不可缺少的各种机械搬运一空，使其无法生产，这对于上海未来的繁荣，是最残酷的打击。从制造橡皮用品纺织品的高贵机械，到推动用其制造机的小马达，从计量许多吨的钢条，到只值几块钱的小铁片，都被搜刮以去。恐怕要经过几十年的工夫，上海才能够恢复现状。

“据最近日文报纸宣称，上海的许多作用和活动，此后将由天津取而代之。未遭轰炸的中国工厂如今变成空的躯壳。对于已被破坏的工厂，日方也仔细加以罗掘。中国人重回故居，已一无所有，难再经营事业。这里牵涉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日方屡次声明对华作战的目的，在于打倒国民政府，并非反对中国民众。第二个问题是：上海未来的繁荣。关于第一个问题，日方以有组织的步骤，消灭上海最重要的工业区之一，这种行动能够不使中国民众感到痛苦吗？这问题是无须解答的。中国的工业家在经济上蒙受损失，正

如一般平民在肉体上饱尝痛苦一样。过去九十年间惨淡经营的事业，遭遇无情的破坏，雁山杨树浦一带繁盛之区，仅余昔日丰姿的痕迹。或谓上海的繁荣建筑于运输业的基础上。这是对的。但这许多年来艰苦创造的各种事业，对于上海的繁荣，正是同样需要的呵。鉴于上述各点，日本对华作战，怎么能说不是反对中国民众呢？

“本报如不大声疾呼，提出坚决抗议，就对不住上海。因为这一事情不仅与上海每一个中立国家的侨民有关，同时也与日本人自身有关，而且对于上海的未来势将发生严重的反响。日方的行动也必然会影响到上海的对外贸易。因为没有繁荣的中国社会，就没有繁荣的对外贸易。上海公共租界今后的税收，自然也将受到重大的打击。所以，日方的行动不仅牺牲了无辜的中国人的利益，也损害到日方屡次宣称欲加尊重的外国人的利益。至于损害的程度，目前尚难估计。我们必须郑重指出：日方从雁山杨树浦一带搬取的，并非限于铣铁，他们还拆卸中国人的机器，运往日本。他们剥夺了上海的复兴工具，中国人回到荒凉的故居时，一切须从头做起，白手创业。事实胜于雄辩，无从掩饰。日方剥夺复兴上海的一部分工具，到底是为了什么目标呢？是否要使上海永远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呢？或谓这是对于中国方面破坏青岛纱厂的报复行动。关于青岛事件，本报曾严加指责，同样的意思自然可以适用于这次日方的行动。上海这一部分工业区，是已经受到空前巨大灾殃了。我们仍希望日方能够悬崖勒马。因为繁荣的上海不仅对于中国人的利益有密切关系，而且对于日方自身的利益，也同样重要。此理甚明，不必赘述。”

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四日的上海《大美晚报》为文抨击如下：

“据西人报告，自战事爆发迄今，日方以大规模的步骤，不断搬取虹口杨树浦一带中国人的财产。

“日方曾屡次确实声明，除在若干特殊情形之下，除接近政府或在政府任事、或参加领导抗日的份子外，对于一般中国人的财产，并不加以没收。试问日方目前的行动，如何能自圆其说？！

“所有堆栈工厂和住宅内中国人的货物设备，均在日人监视或指挥之下擅自迁移一空。如果负责的日本官方对于此事未能完全置信，只须直接去视察一回，或向因业务关系对于此事有特别兴趣的西人询问真相，一切怀疑即可消释。前星期六日方发言人在新闻会议席上表示巧妙的惊奇态度，可以看出日方确乎明了自身的行为，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日方并无把握事实的诚意。中国人不准去视察他们的财产，外国人即使目睹掠夺中国人的财产，有许多真凭实据，也因为不是自己的事情，不愿卷进旋涡。

“但事实已为众所周知，而且有许多外国人的财产也同被牺牲。这些是无可争辩的。假使这些事实不得不予以承认，那么，日方又将如何自圆其说？！

“据说，日军当局曾正式命令日本居留民协会准许侨民掠夺中国人的财产。以补偿个人所受的损失。我们只听到这消息，不知其详，日方发言人且加以否认。所以，我们不能确定搬取中国人财产的性质，究竟怎样。不过，搬取是事实，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我们并且知道日方如有诚意，不难加以阻止。目前的事实明白昭示：日方的行动和“不没收财产”的诺言，完全背道而驰。

“没收财产一项声明，也许与转移财产所有权一事有关。但不管是中国人的工厂整个让给日方，或将工厂中的机

械拆去，使空无一物，这一种行动所涉及的原则仍是相同的。尤其对于搬取可以立刻销售的现货如棉花之类，我们只能用掠夺两字形容。

“日方现已准许外国人自由出入虹口杨树浦一带，他们的财产今后或不致再受大规模的窃取。但中国人仍很难进去，进去以后，甚至仍不能察看他们所有财产的状况。在我们看来，日方利用这种局势是无可宽宥的，并且完全违背屡次宣示的立场。”

日方对于这些忠告正论，充耳不闻。二月三日的上海《大美晚报》再次撰文加以抨击如下：

“日方不断掠夺中国人民的生活工具，这种政策表示日方要整个消灭中国人民的愿望，除此，我们找不出解释。但这一种极端的见解，就是最猖狂的日方发言人也尽量避免。

“上海战区总司令松井大将和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中将，曾慷慨解囊，捐款救济上海的中国难民，其他有地位的日本人也屡次宣称日本对于中国人民并无嫌隙。这证明他们并不赞助上述的见解。

“可是，虹口和杨树浦一带外国人，每天看见日方搬取中国厂家的机件，禁止业主和工人前往探视。

“日方所搬取的，并非限于损坏厂屋内的损毁件。这一种没收的手段，虽不合理，但比掠夺完好无缺的机械，其性质是较不严重得多了，后面一种行动，事实上等于抢去饥饿工人嘴边的饭碗。这些工人已经失业很久，今后因无处工作，将永远挣扎于死亡线。

“这是劫掠行为，毫无疑义。虹口杨树浦等处开放以后，大家都失去了工作的凭借，劫掠行为的结果将使无辜的平民妇孺无以为生，这影响就更为可怕了。

"如有任何理由可以替日本方面的立场辩护，我们很愿洗耳恭听。第一点我们要问：有人怀疑这些事实吗？第二点我们要问：如果这些确实是事实的话，日本缺乏钢铁的理由，可以减轻这种劫掠行为的罪状吗？我们知道这种劫掠行为绝不能决定战局，对于可怜的工人却是致命的打击呵。"

上海以外各处所受破坏和劫掠的实际损失，以前几章曾约略提及，但迄今尚少统计的数字可供参考。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九日上海密勒士评论周报增刊，曾有下列的记载：

"……上海是扬子江三角地带最重要的一个都市。上海损坏的情形，异常惨重。上海以外的无数村镇，其损毁的情形，却也如出一辙。在上海周围的一百里内，不下十二个大城市，五千万以上的人口。这些城市都受到绝大的破坏。至于较小的市镇和村舍，其损毁的情形，更无从统计。距上海约一百里的无锡，本来是一个工业区，有人口九十万。所有工厂建筑，因日机的猛烈轰炸，或损失甚巨，或全部被毁，其中最重要的有几家面粉厂、一家纱厂、一家电厂和一家设备非常新式的丝厂。嘉兴是浙江省的一个丝业中心，原有人口四十五万，现已变为死城。二十万人口的松江，差不多仅余灰烬。古老而殷富的苏州，原有人口三十五万，日军占领该城时，只剩五百人了。"

某西人曾驾汽车完成上海无锡间的旅行，经过太仓、常熟、苏州、昆山等处，投函《字林西报》报告情形如下：

"沿路所过之处，庐舍全毁，未见一鸡一鸭一鹅。农民耕种田间，并有许多乡人在日军监视之下修理路面，被毁的桥梁也已完全恢复原状了。

"东亭是无锡的一个热闹市镇，几无一屋一椽，损害的情

形最为惨重。乡民数人在瓦砾堆中寻觅残余的东西。

"无锡北郊被焚的市区，长约一里，只有一家纱厂幸免。许多丝行和仓库，同归于尽。从车站到城门口，旅馆、商店、货栈和住宅均付之一炬。车站和城垣，都变成了废墟，各种电线都断裂落地。

"进城以后，破坏的情形同样严重。无锡的房屋被焚者至少在半数以上，包括从城东到北门，以及从北门到大洋桥的整个商业区。和运河并行的城南大街，约有一里长的市廛化为焦土。工业中心和粮食要站的无锡，现在完全陷入瘫痪的状态。"

本书所引目击者的叙述，证明日本军官和士兵确实实行劫掠放火并以军用卡车装运攫取的赃物。日军所到之处，日本浪人也接踵而至。据一九三八年二月五日《密勒士评论周报》载称："在日本皇军控制区域内，中国人和外侨的财产遭遇有组织的掠夺，这一种浪人，即军队的寄生虫，应负一大部分的责任。日本无纪律的军队在南京、苏州、杭州、芜湖等地实行奸淫抢劫和屠杀，所谓浪人则向许多市镇乡村尽量发挥其兽性，将中国人逃难时遗留下来的各种值钱的东西搜刮一空……

"中国沿海各处，尤其是在江苏、浙江、福建等省，有很多纪念碑，纪念过去击退海盗保卫地方的军政长官。南通山上就有这种性质的纪念碑一块，碑文略谓多年以来扬子江下游海盗横行，幸赖某某将军奋勇剿贼，故特建碑以纪念之。那时的海盗，就有日人，就是所谓倭寇。沿海各处同样性质的纪念碑，都是表扬驱逐倭寇的胜利的。这一次日本侵略中国沿海省份的暴行，实与过去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不管日方如何宣传'圣战'，'大亚细亚主义'，'经济合作'

或‘反对共产主义’，事实终归是事实！日本这一次的对华战争，照公认的意义讲，并非真正的战争，而是过去海盗行为的重演，不过规模更为广大而已。日本对华战争的特征，是奸淫劫掠，杀人放火，如果日本有意要调整两国的邦交，解消久悬的纠纷，帮助中国民众改进政治经济状况，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日本政府就不应该这样放纵军队和浪人摧残中国民众赖以生存的财产。二十世纪的文明国家对于弱小邻邦应具博爱和人道的精神，而日本目前的各种行动，决非文明国家的正常表现，却显示出日本仍为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传统观念和野蛮思想所麻醉束缚，一如十九世纪欧美帝国主义国家盲目推行殖民地政策。

“日本人往往自诩对于中国历史富有研究，实则日本的天皇起源说，就是袭取中国周代（纪元前三百年到一一〇〇年）*的政治理论。周王伐纣，‘受命于天’，就是这种政治理论的骨干。日本虽然袭取了中国政治理论的术语，却未能了解中国政治哲学的精髓，即：以德服人者王，以力服人者暴。世界的历史昭示我们武力的统治决不能长久维持。日本却不折不扣采取这一种手段，想把中国分裂为许多傀儡小组织，而由军队加以控制。日本经过长期的准备，虽其军事上的实力优于中国，但无法阻止军队的劫掠暴行，使胜利成为劫掠暴行的别名。中国文化和政治哲学之所以能够永存不朽，实因中国人民普遍相信统治者‘受命于天为民造福’。日本一方面向全世界宣扬对华战争的‘神圣’使命，一方面失去了约束的士兵和浪人却在行动上给予全世界以这样的印象！整个行动不过是恶魔的一种阴谋而已……”

以有组织的步骤来破坏、劫掠并焚毁中国人的财产，从

*应为封建时期——编者。

新式的工厂到农民的茅屋，这是日军在华恐怖行动的另一方面。日本是以这种方法来“膺惩”“顽强的中国政府”和“无纪律的中国军队”的。

第九章　结　　论

在前几章内，作者致力于搜集目击者所提供的直接叙述，以及若干通讯社和报纸的纪录，尤其是目击者所提供的直接叙述，构成本书的主体。作者根据了这些材料以及过去二十年间在远东的个人经验，在这最后一章内，表示几点概括的观察。

关于日军侵略中国，占领扬子江三角地带以及最后占领南京的种种暴行，全世界的报纸都以显明的地位登载。不过，关于奸淫掳掠残虐野蛮种种暴行的报告，是否能够从最可靠方面，获得目击者的直接叙述，来源确凿的照片和正式的文件加以证实，这是一般人所欲提出的问题。

本书的正文及其附录，包罗着种种暴行的具体材料和凭据，因此，本书出版以后，所有怀疑皆可一扫而空。

但列入本书的许多材料和凭据，仅足以代表日军侵华整个暴行的横断面。因为篇幅上的关系，许多宝贵的材料，作者不得不忍痛割爱。所以读者须明白记取，本书内所搜集的材料，其范围仅限于若干较大的城市，且有中立的外国人身临其境者。在被占领的整个农村区域内，发生同样情形，直接影响着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这情形也“罄竹难书”。此外，对于日军如何以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来破坏中国的工业，摧残文化机关医院，焚毁一般的产业（从贫陋的

草棚到华丽的巨厦）的种种暴行，本书很少提及，这些大多数是被占领以后发生的情形。

日本当局仅空洞表示那些报告未免“言过其实”，对于日军在南京和各处的暴行，并未严加否认。善良的日本人曾在非常秘密的机会中，承认那些报告的真实性，深感惭愧。日本官方则似乎以下列两种理由为自身辩护：第一，这些是单独的偶然事件；第二，在别的战争中也发生同样的事态。据日方在上海刊行的宣传小册子《中日战争的老实话》表示：“即使承认日军确有若干暴行，承认日军和外侨间确曾发生某种偶然事件，这些暴行和偶然事件涉及到的士兵，和在中国作战的全体日军比较起来，仅占百分之〇.一，或百分之〇.五，至多是百分之一。即使承认百分之一的最高比率，鉴于日本军队之多，难道这就算大规模的不良行为吗？任何公共的人士都将予以否定的答复。”

这一种强辩，很象一个撒了谎的人以“这不过是一次小谎”的理由为自己掩饰。鉴于确凿有据的报告之多，可以断定造成暴行的日本兵，占日本在华军队总额的比率，远在百分之一以上，至少当在四千人到五千人之间。假使英国或美国的军事当局发觉其部下四五千人滥事烧杀淫掠，一如前几章所述，必大为不安；假使他们知道许多暴行的发生曾受军官的指挥监督，这不安的心理必更为增强。

如果仍以为前几章所述日军的普遍暴行，仅代表“例外”，非代表常规，因此对于战争的恐怖和军队的残暴成性，应该熟视无睹，假作痴聋，这就等于否认了正义和道德的根本存在。如果暴行是“例外”，我们就更易向日方责难，表示我们嫉恶如仇的正义感；如果暴行是常规，我们就更须设法阻止事态的复演。我们目前所需要的，是对于法律

道德表示绝对的忠诚，而不附带任何条件，否则忠诚也就不成其为忠诚了。

有人想以"老生常谈"的借口替日方洗刷，表示一切战争均不免产生恐怖的结果。他们似乎忘记了日本在华的行动尚未经承认为正式的战争，而且受难者主要是非战斗员的平民呵。

日军在华所犯种种暴行，究竟是在胜利的高潮中，士兵失去常态以致呢？还是代表日军当局所采取的有计划的恐怖政策？也许若干读者会发生这样的疑问。据事实推断，后者较为可信。

士兵失去常态的暴行，往往发生于占领一个城市之际，或在疲备的战争将近结束之时。这些暴行虽仍难加以宽恕，却不难明了其情形。但日军的暴行，试以南京为例，则继续了三个月，直到作者于四月间离华时，尚未完全终止。

因此，据我们推断，非一部分日军失去了控制，正是日本最高军事当局希望以恐怖手段，达到使中国民众畏惧屈服的目的。不管前一种结论是对的，或后一种结论是对的，这两种结论同样使人感到苦痛，此外又找不出第三种结论。日军如果侵略任何国家，显然也将采取同样手段，对于这一点，似乎也找不出可以怀疑的理由。

大家认为这一个时代是日本觉醒，一方面接受西洋文明而高度发展，一方面则自诩其固有的旧文化。可是，祸根就含蓄在这一种假定之内，目前的远东正受累无穷。

美国前国务卿史汀生（HenTy Stimscn）在《远东危机》（Thefar eastem cr sis）一书中称："在美国政府看来，日本是一个友好的，强大的和敏感的邻邦。它在短促的数十年间，从军阀专政的封建岛国，一跃而成为工业化

的现代国家。在若干具有深谋远见和老成持重的政治家的领导下，它以惊人的速度，消纳并融化西洋文明的要素，勤劳而聪明的人民在实际技术方面，在工业方面以及在商业方面，获得伟大的进步。工业方面的发展也逐渐孕育了政治社会思想上的自由主义倾向。日本的宪法采取议会的特点，人民逐渐获得参政权。”

这不仅是美国政府对于日本的看法，也是西方各国政府和人民对于日本的看法。许多中国人也作如此看法。但这完全是根据于事实之表面观察的错误假定。这一种错误假定，形成远东政治的一般概念。所以史汀生在该书中接着又说：“产业革命使日本的经济社会条件发展甚速，同时西方民主主义的思想也随之俱来，但这些条件和思想仅局部地修正了日本军国主义原来的优点和弱点。日本的政治现在仍然反映着东方固有的和西方输入的两种势力——这两种势力尚未能完全融合一气，还在互相争夺领导地位。”

史汀生所说工业化的现代国家，老实说一句，不过是日本封建军阀独裁政治的工具而已。日本的一般人民，不管是农民或工人，对于自身的幸福，仍然很少过问的权利，几乎和过去一样，日本受着军阀和财阀的联合统治。议会毫无力量，人民没有民主的权利和自由，没有言论和出版的自由；宪法赋予天皇以至高无上的大权，如有人想到宪法应加修改，就是大逆不道。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间和一九三八年二月间，自由主义的学者、教授、作家和新闻记者数百人以及左派议员两人，因“散播反战言论”，先后被捕入狱。

日本的统治阶级为消弭社会内部的不安而进行侵略战争。只要征服中国繁荣日本的荒唐之谈有人相信，日本封建的地主军阀集团可能延宕农村的改革，并保全其经济上的与

政治上的权力。只要侵略战争为资本家所支持，日本的统治阶级也就可能达到目标上的一致。可是，倘侵略战争前途危险，无利可图，倘英美两国在经济上压迫日本，则军阀与财阀的合作势必破裂，这样会给予日本人民以争取自由阻止战争的机会。在这一次侵略战争中，日本人民实有损而无益。他们或死或伤，他们的家属因物价高涨工时延长生活恐慌而受着极度的痛苦。伤兵不能单独接见亲友，不准自由发表谈话。由于严峻的统制检查，日本人民不知道中国的抵抗很为坚强有力，不知道这一次战争的结束将遥遥无期。日本政府深恐真相一旦泄露，人民的情绪就随之低落。

日本的金融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都了解自身对于英美两国的依赖性；如果英美两国能实行对日抵制，减消资本家的利润，并使日本因无法购买军需品和原料而不得不采取全体性的经济政策，他们就会起来号召停止侵略战争。日本的产业巨头并非没有力量，他们必须在有利而无害的条件下，才拥护侵略战争。

中国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事态，对于全世界人民，不管是集体安全主义者或孤立主义者，都有切肤的关系。作者热烈希望，中国目前苦难的过程以及南京中外人士的高尚行为，将给予拥护国际正义的人士以有力的激励和感应。除非人类准备长期放弃决定是非曲直的权力，除非人类甘冒绝大的危险，使中国目前所遭遇的无可名状的恐怖苦难，再演于将来，那么，全世界人士对于英勇抗战的中国，就不应该袖手旁观，漠不关心。

英国的统治集团，怀着恐怖的心理，提出无能为力的呼号："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办法是有的。目前迫切的具体步骤是：我们实践以军火或金钱援助中国的诺言。但我们的

行动不应以此种援助而满足。我们必须树立永久的集体安全制度，以保护爱好和平的国家，使其不受侵略，然后我们才有和平的希望。我们必须觉悟到休戚与共的至理精义，然后我们才能消灭战争的暗影。

附录之一　南京暴行报告

下列许多报告是由中立的外侨记录下来，向日本当局提出的，其时期约与第一章和第二章相当，即从十二月十三日起，到年底为止。

这些报告原有一百七十件，仅占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所知道的一部分。这些报告也许都是确实的，但因为大部分的报告不能立刻证明，故弃而不用。这里所选择的报告，力避重复之嫌。附录之二和附录之三的情形相同。

为便利读者起见，这些报告均按照其发生时间的先后重加编列，但原来的号码则仍予保留。此外尚须声明一点，就是：这些报告仅以难民区内的事态为限，其它各处的暴行，在这整个期间，就非外侨的目光所能触及的了。

第五件　十二月十四日夜，日本兵屡次闯入中国人的住宅，污辱妇女，或索性把她们绑去。于是大起恐慌。昨天又有妇女数百人迁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侨三人不得不在该校过夜，保护三千妇孺。

第六件　十二月十四日，约有三十个日本兵，搜查鼓楼医院和看护妇宿舍，院内职员悉遭劫掠，计：自来水笔六枝，法币一百八十元，表四只，绷带四包，电筒两具，手套两副，绒线衫一件。

第十件　十二月十四日中午，日本兵闯入铜银巷某宅，

绑去四个姑娘，强奸两小时后释回。

第十二件　十二月十四日夜，十一个日本兵闯入铜银巷某宅，轮流强奸四个女人。

第十三件　十二月十四日，日本兵闯入美籍鲍育女教士的住宅，抢去皮手套一副，喝干桌子上的牛乳，并以手捞取糖块。

第十五件　十二月十五日，日兵闯入汉口路某宅强奸一个少妇，并绑去三个女人。其中两个女人的丈夫尾随呼号，同遭枪杀。

第一件　十二月十五日，难民区卫生委员会第二区清道夫六人，在鼓楼某宅内被日本兵枪杀，一人被刺重伤。毫无理由，这些清道夫都是我的雇员。

第二件　十二月十五日下午四时，日本兵抢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门附近装满了米的马车一辆。

第四件　十二月十五日夜，七个日本兵闯入金陵大学图书馆。绑去妇女七人，其中三人当场被污。

第七件　十二月十五日，据各大收容所报告，日本兵前往搜劫几次。

第八件　十二月十五日，美国大使住宅被日本兵闯入搜索，几件日用物品被劫去。

下列报告经人加以调查，然后具函向日本当局提出，调查人具名于原报告之后：

第十六件　十二月十五日，一人身负刺刀伤，到鼓楼医院报告，日本兵强迫难民区内六人运送子弹到下关，即遭日本兵戳杀。他幸免于死，逃回鼓楼医院。

第十七件　十二月十五日，上午八时左右，据宁厚岗六号德国公司的华人王君报告，日本兵闯入该公司，王君出示

德国政府的执照，被掷于地，德国国旗也被扯。日本兵强迫王君去做夫役，工作以后给他一张证明的字条。他从九江路走回公司时，后面的日本兵向他开枪两次，毫无理由。他在鼓楼医院，可加查询。

第三十一件　十三日，中国军队撤退后，我曾赴德商孔士洋行视察一次，十五日中午，我再去视察，已门户洞开，搜索殆遍。至于究竟什么东西被劫，目前尚未查明。

第十八件　十二月十五日夜，大批日本兵闯入金陵大学校舍，当场强奸妇女三十人，有几个妇女被六人轮奸。

第十九件　十二月十五日，受伤的男子一人到鼓楼医院，据他报告，他背着六十岁的叔父进入难民区，叔父被日本兵击死，自已受伤。

第四十四件　十二月十五日夜，许多日本兵闯入三条巷住宅，奸污了许多妇女。

第二十件　十二月十六日夜，七个日本兵破窗而入，劫掠难民，因校内职员既不献纳财物，又不供应姑娘，故加以戳伤，并当场强奸妇女。

第二十二件　十二月十六日夜，日本兵痛击大学附近的警察，要求供应姑娘。

第二十三件　十二月十六日，日本兵架去五台山红十字会的工役十四人。

第二十四件　十二月十六日，日本兵抢去红十字会施粥处的铁锅一只，锅内的米粥泼地上。

第二十七件　十二月十六日，日本兵闯入牯岭路二十一号难民区卫生视察主任的住宅，抢去机器脚踏车几辆、垃圾桶一只，和脚踏车五辆。

第二十八件　十二月十六日下午四时，日本兵闯入莫干

路十一号住宅，强奸妇女。

第二十九件　十二月十六日，日本兵拟抢去鼓楼医院的救护车，为美籍委员梅奇牧师（John Magee）阻止。

第四十七件　十二月十六日八时，日本军官两人和士兵两人，闯入干河沿十八号，先把男人逐出，邻近的妇女纷纷逃避，室内无法逃避的妇女则被轮奸。一个日本兵的衬衣，遗落室内。

第五十七件　十二月十六日，日本兵架去陆军大学内的七个姑娘，从十六岁到二十一岁，五个被释放回家，据十八日所接报告，她们每人每天被奸污十六七次之多。十二月二十七日，日本兵越墙而入，架去两个姑娘，三十分钟后又把她们送回。

第三十三件　十二月十七日，日本兵闯入珞珈路五号，强奸四个女人，抢去脚踏车一辆、被褥及其它物件。我和哈兹（NATZ）前往，日本兵鼠窜而去。

第三十七件　十二月十七日，在小桃源我的住宅后面，日本兵强奸一个女人，并加以刺戳。她今天如能获得治疗，性命可望保全。她的母亲头部也遭痛击。

第四十件　十二月十七日，珞珈对面琅琊路上，日本兵把一个年轻的姑娘拖入室内强奸。

第四十一件　十二月十七日，司法院附近，日本兵凌辱一个年轻的姑娘后，又刺伤她的腹部。

第四十二件　十二月十七日，日本兵拖去一个四十岁的妇女，加以奸污。

第四十三件　十二月十七日，许多日本兵在建三园路附近，强奸两个姑娘。

第四十五件　十二月十七日，日本兵从五台山一个小学

校内抢去许多妇女，彻夜加以奸污，第二天早晨才将她们释放。

第四十六件　十二月十七日，吴家花园内，男子三人被杀，女子两人失踪。

第四十八件　十二月十七日，住宿设计委员会第四区调查员王玉卿（译音）报告，日本兵每天闯入他的住宅，抢劫滋扰。一妻两孩避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家中仅留老母和一男孩看守。王君因一时受威胁，也离开家中。

第五十三件　十二月十七日下午三时，日本兵轮奸大方巷十号难民住宅内的三个妇女，有一个女人受弹伤极重。

第五十八件　十二月十七日，雷伯报告，十五个左右日本兵，闯入他的住宅，有几个攀墙而入，刺刀出鞘，声势汹汹，抢劫助理员韩祥麟（译音）身上的钱币和几种文件。他开具失单，向永井少佐报告。承蒙永井少佐的好意，他写了一副大布告，贴在雷伯的大门上，禁止日本兵擅自闯入。雷伯是德国人，四面国社党旗飘扬屋上，可是，没有任何效力。雷伯于下午六时回去时又有两个兵闯入了，其中一个日本兵正在解衣，准备强奸一个姑娘。雷伯叫他们滚出去，他们才仍越墙而出。日本兵窃去雷伯住宅内的一辆汽车，留下收件如下：“谢君厚礼，日军佐藤。”雷伯要求正式的收据，当遭拒绝。汽车的价值约三百元。

第八十六件　十二月十七日，日本兵从陆军大学架去南京青年会总干事某君家内的三个姑娘。她们本来是住在阴阳营七号的，为安全起见，才迁往陆军大学。日本兵把她们绑到国府路，加以奸污，于半夜释回。

第九十四件　十二月十七日夜，日本军官一人领导搜索队，强迫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收容所的职员齐集大门口，约一

小时之久该军官撕毁证明已经搜索的文件，与此同时，日本兵则闯入收容所，绑去妇女十一人。

第九十五件　十二月十七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舍内的某避难人家的媳妇当场被奸污，一个教员的女儿给日本兵拖去。

第五十四件　十二月十八日五时左右，一个日本兵闯入我们的收容所，抢劫难民一百人和职员的被褥等物。

第五十五件　十二月十八日黄昏，四百五十个饱受恐怖的妇女逃到我们的办公处要求保护，许多妇女已被奸污。

第五十六件　十二月十八日下午四时，日本兵向恰合四十号纸烟店强索香烟，店伙因香烟已告缺乏，无法供应，日本兵便用刺刀猛劈其头。他在鼓楼医院治疗，恐无希望。

第五十九件　十二月十八日，永井少佐访问小桃源十号国际委员会主席雷伯的住宅，四个日本兵却闯入对面的人家，其中一个正在强奸女人，那女人大声呼救。永井少佐赶去，打其面颊，叫他滚开，其余三个日本兵见永井少佐走来，就溜之大吉。

第六十二件　十二月十八日，据陆军大学收容所报告，十六日，绑去难民二百人，生还者仅五人；十七日，再绑去二十六人；十八日，又绑去三十人。日本兵抢钱、行李、一袋米和四百条病床上的毯子，杀死二十五岁的男子一人，一个老太婆被击倒地，二十分钟后断气。

第七十四件　十二月十八日，一个日本兵闯入小桃源金陵大学的房屋内，裴志博士恰在该办公处，向日本兵提出质问，日本兵却以手枪相威胁。

第八十九件　十二月十八日，日本兵闯入金陵大学农场（有难民百余人），绑去妇女四人，奸污终宵，第二天早晨释

回。十九日，又绑去妇女两人，于一月二十日晨释回，还有一人迄无音迅。

第六十三件　据十二月十八日报告，宁海路上，日本兵向一孩子强夺半听煤油，孩子因不愿继续运送，痛遭鞭挞。平仓巷六号的一只猪失窃。五个日本兵强抢许多匹小马。恰和路十二号内的几个姑娘被凌污。七个日本兵轮奸某茶馆内的姑娘，十八日香消玉殒，年仅十七岁。昨夜六时至十时间，三个日本兵奸污四个姑娘。日本兵数人轮奸莫干路五号的一个姑娘。昨夜，日本兵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绑去三个姑娘，今晨释回，均憔悴不堪。平安巷的一个姑娘被三个日本兵轮奸而死。在阴阳营一带，奸淫掳掠搜索的事情，不断发生。

第六十四件　据十二月十八日报告，广东路八十三号、八十五号收容难民五百四十人，自十三日起至十七日止，日本兵三五成群，前往搜掠，一天有许多次。今天仍继续抢劫。日本兵每晚用卡车架去年轻的姑娘，第二天早上释回，被奸污的妇女已在三十人以上。妇女和小孩彻夜号哭，凄惨的情形，不胜毕述。

第六十六件　十二月十九日，据报告，昨天日本兵抢劫马泰街二十九号美使馆三等秘书金庚斯的住宅，并杀死仆人一名。今天我去调查他们所述。宅内混乱异常，仆人的尸体横陈寝室。其他仆人均已逃逸，故宅内阒无一人。

第六十七件　十二月十九日上午八时半，日本兵抢劫珞珈路十六号悬有德国国旗的德侨住宅。我的车夫李文元（译音）合家大小八口，均住该宅，所有衣服七箱、家用杂物两篮、被褥六条、蚊帐三顶、法币五十元以及碗碟等等，被掳掠一空。全家受着饥寒的威胁。

第六十九件　十二月十九日据报告，日本兵闯入北平路五十九号第八区卫生调查主任的住宅，昨天六次，今天七次。前天，该处有两个姑娘被奸污，今天又有两个姑娘被奸污，其中之一因摧残过甚，性命难保。今天，日本兵还架去一个姑娘。宅内居民所有财物，悉遭搜劫。

第七十二件　十二月十九日，日本兵闯入属于金陵大学的农村师资训练学校，向工役勒索法币十元，昨天已经勒索过二元五角，下午，日本兵当场奸污妇女两人，夜间又奸污妇女五人。

第七十三件　十二月十九日下午三时左右，一个日本兵入鼓楼医院，麦加伦和德利漠两人叫他出去，他就开枪射击，子弹穿过身旁，幸未肇祸。

第七十五件　十二月十九日下午四时四十五分，裴志前往平仓巷十六号视察，几日以前，该处难民已被日本兵赶走，此事为李格斯、斯密士和史蒂尔三人所见，裴志到达时，该处掳掠已毕，三楼起火，无法扑灭，全屋化为焦土。

第七十六件　十二月十九日下午四时左右，六个日本兵攀越小桃源雷伯住宅的花园墙垣。雷伯以电筒照射一个日本兵，后者按着手枪作射击，旋觉伤害一个德国人，不很佳妙。雷伯断然拒绝开门的要求，吩咐六个日本兵仍从墙垣上爬出去，因为他们的闯入，事前并未获得允许。

第七十七件　十二月十九日下午四时左右，裴志、费煦、史密斯三人赶往汉口路十九号金陵大学职员的住宅，四个日本兵正在底层强奸妇女，他们赶出了日本兵后，把所有妇孺护送到金陵大学的总院，晚间，日本领事馆将派警察一人驻守。

第七十八件　十二月二十日上午七时半，李格斯经过汉

口路二十八号时，被邀入内，得悉昨晚日本兵闯入该宅，因所有妇女已送往金陵大学，日本兵大为愤怒，射死一人，重伤一人，其余三人伤势较轻。

第七十九件，十二月二十日，雷伯驱车往总办公处时，一个日本兵加以拦阻，雷伯大声斥责，叫他尊重汽车上的德国国旗和所佩国社党党徽，始获通过。

第八十件　十二月二十日七时左右，麦加伦从鼓楼医院值夜班返家，路上遇着许多妇女，奔赴金陵大学，据住在不同地方的三个人家报告，他们的住宅昨晚统遭日本兵放火烧去。

第八十一件　十二月二十日三时左右，两个日本兵闯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第五百号房子，强奸两个妇女，该时曾有日本领事馆的警察一人驻守门口。

第九十件　十二月二十日，一个瞎眼理发匠到鼓楼医院，据报告，他于十三日携孩子在街上行走，遇日本兵，向他索钱，因为没有钱，日本兵射伤他的胸部。

第九十一件　十二月二十日，日本兵向南城某帽庄的主人索钱，他罄其所有，交给日本兵后，日本兵觉得不够，继续勒索，他无法应命，便遭枪击，胸部受伤，来院求治。

第九十二件　十二月二十日，日本兵闯入金陵大学红十字会施粥厂，向会稽员勒索法币七元而去。

第九十六件　十二月二十日，日本兵抢劫金陵大学的教授住宅，共达五处之多，这些住宅既悬美国国旗，并贴着美国大使馆的布告，其中一个住宅日本兵曾闯入许多次，打开了三扇门。

第九十八件　十二月十九日下午七时半，两个日本兵轮奸怀孕九月的十七岁少妇，九时，少妇阵阵腹痛，十二时，

婴儿落地，今晨二时送入医院，产母神经错乱，婴孩无恙。

第九十九件 十二月二十日下午，日本兵闯入汉口路五号邓尼尔医生的住宅，该宅前门贴着日本大使馆的布告。他们奔到楼上的房间内，把两个女人拖到楼下，加以奸污，先后共达三小时之久。他们还从地下室中取出脚踏车三辆。邓尼尔不在南京，故该宅现由威尔逊使用。

第一〇一件 十二月二十日三时，三个日本军官闯入汉口路小学难民收容所的办公室，职员借翻译和他们谈话，但他们置之不理，叫职员离开办公室，白昼宣淫，强奸了两个女人。

第一〇二件 十二月二十日，日本兵闯入国际委员会德侨许尔兹·潘亭（Sc hu tze—Panin）的住宅，该宅现由梅奇牧师、进行恢复电力的普特希伏洛夫和给日方修理汽车的齐亚尔三人合居。日本兵在梅奇牧师的许多中国朋友面前，强奸几个女人。那些中国朋友都来自下关的良好基督徒家庭，目睹兽行，惊骇不止！

第一〇四件 十二月二十日下午四时，四个日本兵闯入江苏路二十三号办公处的邻宅，将男人驱入一室，强奸三个女人。她们到我们的院里过夜，第二天早晨，日本兵又去要一个女人，午后四时半，两个日本兵再去强奸一个女人。一个男子加以阻止，日本兵就开枪射击，幸子弹滑过，未受伤害。

第一〇〇件 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一时十五分，威尔逊看见一个日本兵闯入金大女生宿舍。他叫日本兵出去，后者以手枪威胁。旋威尔逊又和那日本兵狭路相逢，后者装上子弹，但并未开枪。

第一〇五件 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约有妇女一百名拥

到我们的办公处来躲避。她们都住在附近，昨夜迄今，统遭奸污。

第一一二件　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四时五十分，日本兵数人爬墙而入我们的总办公处，想把一个女人拖到墙外的防空壕，史波林驱走日本兵。据那女人说，一个日本兵已经去过两次。

第一五一件　十二月二十二日，两个日本兵闯入金陵大学蚕桑系校舍，强奸十三岁的小姑娘，母亲想加以阻止，当场被击伤。另有二十八岁的少妇也遭污辱。二十三日上午四时，日本兵拖去两个姑娘，路遇宪兵，鼠窜逃逸。

第一四四件　十二月二十三日，日本兵继施劫掠，一个日本兵击伤难民的头部，并强奸一个女人。今天日本兵闯入三四次，架去妇女数人。

第一四五件　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八时十五分，七个日本兵绑去四个姑娘。

第一四六件　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三时，两个日本兵闯入汉口路小学收容所，搜索财物，并强奸女职员黄小姐。我们立刻报告特别宪兵队，宪兵到达收容所时，日本兵早已逃逸无踪，他们便把黄小姐带去，作为人证。黄昏，又来几个日本兵，轮奸王太太的女儿。七时左右又来三个日本兵强奸两个姑娘，一个仅十三岁。

第一四八件　十二月二十五日，七个日本兵闯入圣经师资训练学校收容所，滋扰终宵。上午九时曾来四人，下午二时，又来三人，搜索财物，并强奸两个姑娘，一个仅十二岁。

第一四九件　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十时，日军稽查队长官在汉口路上截住李格斯，加以殴击。

第一五二件　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三时，日本兵劫去两架救火帮布引擎的车辆。难民区消防车原有救火车四辆，帮布引擎十二架，在过去十天内，几乎完全给日本兵劫去，余留下来的帮布引擎，或已破毁，或无车辆，仅有一架尚可勉强使用。

第一五三件　十二月二十五日，日本军官一人和两个日本兵绑去鼓楼新村十四号内十五岁的李小姐。

第一五四件　十二月二十六日下午四时，三个日本兵轮奸陈家巷（译音）六号内十三岁的小姑娘。

第一六七件　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一时，五个日本兵和一个勤务闯入汉口路小学收容所，绑架两个姑娘，正待拖出门外时，适逢宪兵走来，当即将三个日本兵和一个勤务逮捕。

第一六九件　十二月三十日下午，两个日本兵闯入北平路六十四号意大利使馆某职员的住宅，抢劫法币百元，并绑架两个姑娘，经恳商后，他们释放了一个。被带去的一个叫尚雪珠（译音），十六岁，身穿皮衣。

附录之二　南京暴行报告（一续）

下面是从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到一月十二日向日方所提出的报告，其大概的情形已包括在第五章的两封信内：

第一七一件　一月一日下午三时，史波林步行于宁海路，走到广州路转角处，一个老太婆从屋内狂奔而出。史波林奔入屋内，寧出一个日本兵，在卧室内尚有一个赤裸的日

本兵和一个半赤裸的姑娘，奸污甫毕。史波林叫他穿上衣服滚出去。

第一七二件　一月一日下午九时，日本兵驾卡车一辆，开到小桃源雷伯住宅前，勒索姑娘，雷伯闭门不纳，他们转往金陵大学附中。

第一七三件　一月一日下午，三个日本兵闯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其中一人追逐一个姑娘，直入花园的竹林中。魏特琳女士赶往花园，救出将遭摧残的姑娘。其余两个日本兵则竟自认为宪兵。

第一七四件　一月一日下午四十分，两个日本兵闯入珞珈路十七号福斯多牧师的住宅内，强奸一个姑娘，并痛击一个拒绝受强奸的姑娘。福斯多牧师适在费煦家中午餐。闻讯后，即偕费煦夫人和梅奇驱车前往，把两个姑娘送到鼓楼医院治疗。

第一七五件　一月一日下午四时，三个日本兵闯入汉口路一百一十号属于金陵大学的房屋内，轮奸一个十四岁的幼女。母亲奔到校门口叫宪兵去解围，但他们走得很慢，已嫌太迟了。

第一七六件　一月二日上午十时半左右，一个日本兵闯入陈家巷五号刘培坤（译音）住宅，合家七口，日本兵向刘妻缠扰不休，刘妻正想脱身，刘培坤气愤击日本兵的面颊，日本兵怀恨而去。下午四时，日本兵携枪重来，邻居跪求无效，刘培坤被击毙于灶间。

第一七七件　一月二日下午三时，四个日本兵在宁海路十三号奸淫妇女，劫掠财物，史波林和费煦二人赶往。日本兵看见了史波林的黑十字臂章，大呼“德意志！德意志！”鼠窜而去。

第一七八件　一月三日，据报告，日本兵在几天以前架去签银巷六号内的妇女六人，名义上是给军官去洗衣服的，其中一人于十二月三十日入鼓楼医院。据她报告，日本兵把她们带到城东某处，那里好象是伤兵医院。白天洗衣服，黑夜遭强奸，年纪较大的每夜被轮奸十次到二十次，年纪较轻的和面貌漂亮的每夜多被轮奸四十次。一月二日，两个日本兵又把她绑到一所荒凉冷落的校院内，戳伤十处，计后颈四刀，臂腕一刀，面部一刀，背上四刀。日本兵以为她已伤重毙命，舍之而去，后经旁人发现，再送入医院，也许可望恢复，但颈项恐难灵活旋转。

第一七九件　一月三日，发育未全的十四岁小姑娘，被日本兵强奸后，受伤甚重，须动手术治疗。

第一八三件　一月七日，一个日本兵强奸慈悲社七号内的一个小姑娘。张福熙（译音）拟加以阻止，当场被戳死。

第一八〇件　一月八日，五六个日本兵强奸了沈举人巷二十二号内的妇女后，复开枪射击，李氏受伤，年三十二岁。

第一八一件　一月八日，四个日本兵昨夜闯入高家酒楼附近四十九号袁宅，强奸三个妇女（二十一岁、二十五岁、二十九岁）。因为他们的行动稍缓，日本兵便以手枪射击。

第一八三件　一月八日下午六时，三个日本空军驾驶员轮奸华侨路四号内姓高的姑娘（十八岁），事后任意开射手枪。

第一八四件　一月九日，一老人从难民区走到大沽巷，想看看家里的情形是否可以回去居住，三个日本兵站在其门口，不发一言，就向他的两腿射击。现入鼓楼医院治疗。

第一八五件　一月九日早晨，克鲁治和哈兹两人在山西

路中央庚款大厦东首，目睹一个日本军官和一个兵士虐杀池塘内的一个平民。水深腰部，冰块冲身。军官下令日本兵伏在沙袋的后面射击，第一枪中肩部，第二枪未中，第三枪结果他的性命。

第一八六件　一月九日下午三时左右，密尔士和史密斯两人到城西南去视察，遇见一个女人，手抱婴孩，遭两日本兵轮奸。

第一八七件　一月九日夜，一个宪兵闯入汉口路二十五号史密斯的住宅，劫去一个女人，并从另一住宅劫去另一个女人，路遇李格斯，以刺刀恫吓禁其声张。

第一八八件　一月十二日早晨，难民马某登记后，回家看看瞎眼的母亲，发见了母亲的尸体。在路上，马某与日本兵相逢，剥去衣服，被戳受伤，并掷入防空壕，经人送到我们的总办公处，再由费煦送往鼓楼医院。

附录之三　南京暴行报告（二续）

下面是从一月十四日到二月九日向日方提出的报告，这样结束了日军占领南京后两个月内惨绝人寰的故事。日军于一月二十八日下午命令难民重返故居，下面的报告显示他们回到难民区时所遭遇的困难：

第二一九件　一月十三日，日本兵杀死南城某姓家中十一人，妇女被奸污后，再加以残害，只有两个孩子保全性命。

第一九〇件　一月十四日，一家难民从金陵大学附中回

到自己的住宅，将登记证张贴门上，据说日本兵不会再去骚扰。不料在一小时内，就闯入了五个日本兵，逐出男人，轮奸女人。第二天早晨，合家重返收容所。

第一九五件　一月五日，金陵大学附属中学收容所内，有一男一女同返城南住宅，日本兵一人欲加以奸污，她坚拒不肯，当即遭日本兵戮杀。

第一九八件　一月十九日，据一个尼姑报告，她昨天获得消息，她的叔父，姓朱，六十五岁，在一星期之前，到一个日方指定的米店去买米，迄未回家，现在知道日本兵先抢去了他的钱，再加以戮杀。

第一九九件　一月二十日，据梅奇报告，外交部大厦红十字会医院内的伤兵，一天内吃三碗饭。一个伤兵向日本军官或军医抗议，后者击其颊，伤兵再表示反抗，便给拖出戮杀。

第二一一件　一月二十一日下午，鼓楼医院来了一个女人，据她报告，夫妇两人住在难民区圣经师资训练学校附近的草棚，十二月十三日，日本兵把他的丈夫捉去，同时把她带到城南某处，每天奸污七次到十次之多，夜间则予以休息的机会。她已身染三种性病，梅毒、白浊和下疳。五天以前，始获释放，重回难民区。

第二一五件　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九时，日本兵闯入中山中路的天朋（译音）浴室，向工役勒索钱币，并开枪射击，伤二人，死一人。按该浴室由自治委员会主持复业，曾受日军的特别保护。

第二三〇件　一月二十九日，某姓少妇（二十二岁）从难民区回三牌楼三号住宅，被日本兵奸污二次。几天前，她的丈夫回家时，被日本兵刺伤。

第二三二件　一月二十九日，陈王氏（二十八岁）回家，并有女伴同行，路上遇三个日本兵，百般恳求无效，被拖入店堂强奸，陈王氏受污辱三次。

第三三七件　一月二十九日下午，姚某及其家人回张府园住宅，日本兵前往，劫去火柴若干匣。三十日，日本兵再往，剥去全家大小的衣服（八十岁的老妇也未能幸免），搜索金钱，一无所得。同时，邻居徐家，被劫去法币三元五角。二月一日，日本兵又往搜索。他们因骚扰不堪，想重返收容所。

第三五三件　一月二十九日，三十岁的黄陈氏，被日本兵轮奸十次以上。

第二二二件　一月三十日，日方命令金陵大学蚕桑系校舍收容所的一家难民，回到二条巷自己的住宅。当夜，三个日本兵破门而入，唤起男人。据他们解释他们是侦探，一人携刀，一人携枪，一人徒手，吩咐大家不要惊慌。再叫男人睡下，搜索后，携刀的日本兵强奸十一岁的幼女，其余的两个日本兵则轮奸一个老妇，直到半夜始去。三十一日，全家重返收容所。

第二二四件　一月三十日下午五时左右，妇女数百人恳求桑纳取消成议，他们不愿于二月四日离收容所回家。据她们说，与其回到家中后被奸被劫被杀，不如直接爽快就在收容所中送掉性命。她们这样说："你们已经救了我们一半，如果现在不再照顾我们，就等于前功尽弃。送佛送到西天，做好事要做到底！"六十二岁的老妪回到汉西门附近的家中，当晚日本兵前往，欲加以奸污，她表示年纪太大了，当即遭日本兵痛击。她不得不重返收容所。

第二九〇件　一月三十日上午十一时，金陵女子文理学

院收容所的一个小姑娘（她约十一二岁），回到朝天宫黄泥岗十九号家中，四个日本兵加以轮奸。

第三七八件　一月三十日，陈氏回家观察，在石板街遇到四个日本兵，拖入恒茂酱园，轮流加以奸污，事后释放。

第三三三件　一月三十日下午三时，两个日本兵闯入三牌楼某宅。他们先爬上屋顶，窃听屋内是否有年轻的姑娘。七十一岁的老妪闻屋上有响声，走出门外，日本兵遂从屋顶上跳下，闯入屋内，索取姑娘。老妪无以应命，他们即加以殴击。他们还想剥去她的裤子，她坚决不肯，头部又遭殴击。

第二二三件　二月一日六时半，又有一群妇女向裴志恳切表示她们不能够回去。昨天有一个妇人恐怕收容所封闭后，将失去所有被褥等物，携了两个女儿回到西华门家中。晚上，日本兵前往，欲强奸两个姑娘，她们不肯，便给日本兵杀死。所以，该妇人表示，回去是没有用的。与其在家中给日本兵杀死，不如于二月四日拒绝离开收容所而给日本兵杀死。

第三二七件　二月一日下午一时，三个日本兵闯入鼓楼五条街某宅，架去十二岁的小姑娘。一月二十八日，三个日本兵已经光临过一次，污辱两个女人。

第三八三件　二月一日，吴金生（译音）回到光华门外家中，七个日本兵拖出一个老妇，强迫两人性交，他们在旁欢笑。

第三七五件　二月三日，马氏回家，途经同仁街时，遇日本兵三人，拖入空屋，轮流加以奸污。（报告上由马氏打手指印）

第四四二件　二月二日，乡人挑菜入城，在光华门附

近，为日本兵所拦阻，叫他双膝跪落，并索“花姑娘”。日本兵又叫他丢下菜篮，他略一迟疑，即被枪柄击断腿骨。他爬了两天才达到医院。

第四二六件　二月五日上午，一个日本兵闯入西门五十六号曹曾氏家中，拟加以奸污，因家人唤来宪兵，未遂兽欲。下午五时，该日本兵又往，以刺刀戳伤曹曾氏的面部，曹曾氏被送医院治疗。据威尔逊说，面部伤势甚重，病人陷入半昏迷状态，头盖骨恐已碎裂。

第四三〇件　二月五日，一个日本兵闯入西门附近大中桥陈姓（译音）住宅，索取姑娘。因室内并无姑娘，该日本兵乃鸡奸十七八岁的青年。

第四三六件　二月五日，三个日本兵闯入三牌楼郑姓（译音）老妪家中，一人把守大门，两人轮流奸污。这老妪已经六十多岁了。事后，一个日本兵还强迫老妪以舌舐拭阳具上的脏物。她的孙儿因为哭泣不已，被戳两次。

第四四四件　二月六日，据一个受伤者来院报告，他在光华门外给日军服役一月，得工资三元，因为部队开拔，始恢复自由。他和几个朋友在宁海路上拾取若干空麻布袋，适为山顶上的日本兵所见，命令他们转身。他们转身后走了四十步路，一颗子弹击中他的左臂，伤势甚重，非锯去不可。

第四二五件　二月七日，据报告，日本兵于二月六日下午五时左右，在百子亭后面击毙了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今天午前，死者的邻居到我们的办公处来证实此事。下午四时半，一个姑娘来报告，被击毙的女人就是她的母亲，恳求我们予以援助。她的母亲于几天以前从收容所回家，携带所有现款，准备克勤克俭，另立门户。所以，她希望从母亲的尸体上觅取现款。

事实上的经过是这样的：一个年老人携带椅子两只，沿铁丝网而行，为日本兵所拦阻，并立刻开枪射击。同行的女人因发觉老年人并未殒命，故唤来两个男人，带木门一扇，拟将受伤者抬回。不料三人到场时，日本兵又开枪射击，无一幸免。

雷伯和密尔士两人偕该女前往出事地点，看见尸体四具，横陈血泊中：第一具尸体是老年人，第二具尸体是女人，第三第四两具尸体是男人，身旁是长方形的木门。

因为时间太晚，无法进行必要的手续，雷伯和密尔士两人决定于明晨报告自治委员会。

八日晨后，据自治委员会声称，他们已经知道这一件事情，他们的警察已经报告特务队。因此，我们决定再去看看实际的情形。德国大使馆的罗森博士适在我们的办公处，他表示也愿同往。

罗森、雷伯、史波林和史密斯四人同往调查，发现尸体四具，已于今晨由红十字会移往附近小丘，准备掩埋，但地上和门上依然血迹斑斑。木门和椅子还在出事地点。出事地点和一池塘相近，离马路约二百码，离驻兵的地方更远。我们在出事地点时，附近并无日本兵。据该处一个乡民告诉我们，已有许多人回去从事耕种，但这一次事件又把他们吓走了。四具尸体用芦席包扎，老年人头发灰白，女人满手是血。

第四二八件　二月七日，十二岁的幼女半夜被奸污，她是于昨天才和母亲重返大方巷家中的。今天她的父亲又把她送回收容所。她的下体发肿，不能行动。

附录之四　国际委员会之书函文件

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曾获得中国当局的完全承认，日本方面仅声称倘难民区内不驻扎军队，则日军不致故意加以袭击。

中国当局撤消难民区内无用的军事机关，固然很迟，在难民区内西南角的一架小型高射炮，也未经拆除，中国军队于十二月十二日的夜间，还通过难民区。但到了十三日的早晨，他们是完全退出了，难民区内双方军队并未真正接触开火。仅有日军的炮弹九枚，击中难民区的南部，死亡约四十人。因此难民区的发起人，一面预料中国军队的撤退和日本军队的进占，不免产生若干骚扰的事态，一面却希望经过了几天的骚扰后，即使生意不能立刻兴隆，田园不能立刻茂盛，至少正常的秩序当可恢复，难民获得帮助，当可重返旧居，过着平时一样的生活。

国际委员会与日军当局要求迅速认识。十二月十三日下午，日军先锋开入南京时，国际委员会主席即赴汉中路相迎，并向之解释难民区的情形。那一个先锋所携的军用地图上并未指出难民区。十四日早晨，国际委员会曾向统率占领部队的长官送呈公函一件（第一号），但未予接受。为此事须与特务机关负责人接洽。十五日中午，负责人原田少将接见国际委员会主席，事后巡视难民区一周，并访问难民区国际委员会总办公处。

第一号文件（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国际委员会致日

军当局公函）：

迳启者，贵军对于难民区，未加轰击，不胜感戴。敝委员会兹将今后如何保护难民区的中国平民的计划，提出与贵司令讨论之。

敝委员会已负责将南京难民区收容所于区内各房屋，已存储若干米粮，暂时维持难民生活，并行使区内的警察权。

敝委员会兹恳请贵司令俯允下列数端：

一、难民区各入口处，均派卫兵一人驻守；

二、敝委员会得行使区内的警察权，所有平民警察仅携手枪；

三、敝委员会得出货米粮，设立施粥厂，并得向难民区外的米栈两处，自由装米；

四、在难民未能回家前，敝委员会得继续进行目前的收容事宜（实则无家可归的难民，已不在少数）；

五、敝委员会得与贵司令合作，恢复电话电灯自来水等。

昨天下午，一部分中国兵被包围于城北，其中数人奔赴敝处，吁请在人道的立场上，拯救他们的性命。敝处曾派员访问贵司令部，迨行至汉中路即为贵军所阻，未能前进。敝处当将中国兵解除武装，纳入收容所。敬希望贵司令动恻隐之心，使他们重过平民生活，以遂所愿。

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其主席为美国人梅奇牧师，现管理设立外交部、铁道部及军政部门的伤兵医院。敝委员会拟将所有受伤的中国军民，迁入外交部大厦内。

关于保护本市平民的问题，敝委员会愿以任何方法与贵司令合作。

内附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名单及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名单各一份，敬希查照。主席雷伯（签字）。

附件一（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名单）

姓　名	国籍	服务机关
一、主席雷伯（Sihn H D Rabe）	德	西门子洋行
二、秘书史密斯博士（Lewis S Csmyte）	美	金陵大学
三、福娄（P.H.Munro-Eaure）	英	亚细亚火油公司
四、梅奇牧师（John Magee）	美	美国圣公会
五、希尔兹（PR.S.hields）	英	和记洋行
六、汉森（J.M.Hanson）	丹麦	德士古火油公司
七、潘亭（G.Schutze—Pantin）	德	兴明贸易公司
八、麦寇（Ivor Mackay）	英	太古公司
九、毕戈林（J.V.Pckeringe）	美	美孚煤油公司
十、史波林（Eduard Spering）	德	上海保险公司
十一、裴志博士（M.S.Bates）	美	金陵大学
十二、密尔士牧师（W.P.Mills）	美	长老会
十三、里恩（J Lean）	英	亚细亚火油公司
十四、德利漠（C.S.Trimmer）	美	鼓楼医院
十五、李格斯（Charles Rrggs）	美	金陵大学

附件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委员名单）

一、主席梅奇牧师

二、副主席李健南（译音）

三、副主席罗威（W.Lowe）

四、秘书福斯多牧师（Elnest H.Forgter）

五、会计克鲁治（Christiqn Kroeger）

六、德威南夫人（Paul D Witt Twienm）

七　魏特琳女士（Minnie vautrin）
八、威尔逊（Kobeit D. Wilsoh）
九、福娄
十、德利谟
十一、麦加伦牧师（James Mc Calluu）
十二、裴志博士
十三、雷伯
十四、史密斯博士
十五、密尔士牧师
十六、普特希伏洛夫（Cola Podshivoloff）
十七、沈玉书牧师（译音）

第二号文件（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国际委员会致日使馆参赞福田公函）：

迳启者，敝委员会对于解除武装的中国兵问题，颇感棘手。敝委员会的初意，原拟在难民区不留置一个中国兵，迄十二月十三日午后为止，确有相当成就。该时有中国兵数百人，从北面入难民区，乞求援助，敝委员会当据直以告，不能保护他们，但表示倘解除武装，放弃抵抗，日方或能予以宽容。

十三日晚，在混乱和匆促中，敝委员会未能将解除武装的中国兵与平民相隔离，而且一部分中国兵已脱去军服，更难判别。

敌国兵士为合法的俘虏，但敝委员会深希贵军当局在措置徒手的中国兵时，能竭力避免牵累无辜平民，并望贵军当局能重视人格，保护俘虏，采取仁慈的态度，据敝委员会的意见，他们可充服役，如能使之恢复平民生活，自属最佳。主席雷伯（签字）。

第三号文件（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致日使馆参赞福田公函，要求日军予以保护）：

迳启者，鉴于南京受伤兵民之多，鄙人等乃发起组织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以应付当前的环境。

敝委员会已呈请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及中国红十字会，分别予以承认。兹特恳求贵使馆转请贵军当局，准许敝委员会进行人道工作。内附敝会委员名单一纸（已见第一号文件），敬希查照。秘书福斯多（签字）。

第四号文件（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午，日本特务队队长与国际委员会负责人谈话记录）：

译员：福田（此次谈话实际上是日本特务队队长个人发表意见，以答复国际委员会十四日致福田的公函，既未能提出新问题，也无暇讨论）。

出席者：主席雷伯、秘书史密斯、总稽查史波林。

一　必须搜索城内的中国兵。

二　难民区各入口处将派兵驻守。

三　难民回家愈早愈好，故必须搜查难民区。

四　关于被解除武装的中国兵，可以信托日军的仁慈态度。

五　难民区内得留置警察，除警棒外，不准携带任何武器。

六　贵委员会在区内所有一万吨存米，得供给难民，但日军得自由购置（关于难民区内的存米，并未明白答复）。

七　电话电灯自来水必须设法修复，故午后将偕雷伯先生同往视察。

八　十分需要工役。从明天起将进行扫除工作，希望贵委员会援助，明天需要工役一二百人，工资照给。

九　将视察米栈，并予以保护。

第九号文件（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国际委员会致日使馆参赞福田公函，要求恢复秩序，并促请注意暴行）：

迳启者：在昨天的谈话中，贵方指出本市的正常生活，殊有从速加以恢复的必要，但贵国军队昨天在难民区内续施骚扰，愈增难民的恐怖情绪，难民甚至不敢赴附近粥厂，敝处不得不把米粥送往各收容所，多费周折。因为没有苦力装取米煤，今晨数千个难民枵腹。

此种恐怖状态如继续存在，本市任何正常的活动，即无法进行，如电话、电灯和自来水的供给，商店的复业，以及街道的清洁等，均以恢复秩序为先决条件。

为迅速改善现状起见，敝委员会兹向贵国军队建议，立刻采取下列各项步骤：

一　举行搜索时，宜有正式组成之队伍负责，并由一军官指挥。

二　入夜，派兵驻守难民区各入口处，以阻止放荡士兵闯入难民区，最好日间也能同样办理。

三　请于今日发给特别通行证，贴于汽车卡车上，免遭日军扣留。

中国军队在万分困难之际，尚供给敝处卡车三辆，以便运送米煤。今贵国军队已控制全城，附近已无战争，配备更为完善，对于中国平民，自将尽力帮助。

昨天因贵国高级军事长官抵达此间，敝委员会认为秩序即可恢复，故未提抗议。不料晚间情形更为恶劣，敝委员会不得不胪陈各点，促请贵国军事当局注意，并设法加以阻止。秘书史密斯（签字）。

第六号文件（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国际委员会致日

使馆公函，解释难民区的特殊地位）：

迳启者，敝委员会代表昨于贵国驻京总领事冈崎雄谈话时，冈崎君为敝委员会并无法律上的根据，因此对于敝委员会的地位，提供解释如下：

开宗明义，敝委员会所要求者，并非任何种的政治地位。按于十二月一日起，南京市市长马超俊，即以市政府所行使的职权，畀予敝委员会，俾应付过渡的紧急时期，其中包括警察、重要公用事业、消防、住宅、食物及卫生各项职权。故贵国军队于十二月十三日胜利入城时，敝委员会实为唯一行使职权的机关。当然，所谓职权仅限于难民区，而且也不涉及难民区的主权问题。

委员会一方面为南京唯一的行政机关，一方面因获得上海贵国当局的保证，如难民区内倘无中国军队或军事机关，则日军不致故意加以攻击，故敝委员会当贵军先锋抵达南京时，即迅速建立关系。十二月十三日午，贵军一小队休息于汉中路。敝委员会派遣代表迎迓，向军官解释难民区的地位，在军用地图上指示其位置，促请注意三处红十字会医院，并说明中国兵被解除武装的真相。他的表示很为坚定，因此敝委员会觉得贵军明了一切。

十二月十四日，敝委员会草拟公函一件，并译成日文。雷伯、史密斯与福斯多三人，先后拜访贵军长官五人，均不愿接受公函，为十五日将有高级长官莅临，不妨稍待。

十五日早晨，贵使馆参赞福田偕贵军代表关口，访问敝处，当以上述公函面交福田君，并向关口君表示，对于修复电厂事，深愿合作。中午，敝委员会代表与贵军特务机关长，相晤于交通银行大厦内，对于十四日公函，作口头答复如下：难民区入口处将派兵驻守；难民区内得留置警察，除警

察外，不准携带武器；敝委员会得享用存米一万担，并得将区外的存米运入；恢复电灯电话自来水的供给，愈速愈妙。但对十四日公函内第四点，并无明确答复，仅称难民应早日回家。

根据上述口头答复，敝处即鼓励警察行使职务，琉告难民，谓将受优待，并开始搬取存米。但事实的发展与此完全相反，自十五时以后，卡车驰过街道，如无西人坐镇，必遭扣留无疑；受敝处指挥的红十字会，在难民区内收拾尸体时，卡车或被劫未成，昨天更有红十字会的工役十四人被绑。难民区内的警察屡遭干涉，昨天驻屯在司法部内的警察五十人，被捕而去，当时据军官云："拖去枪毙"，午后又有志愿警四十六人被捕而去。按敝委员会鉴于原有警察不敷分配，乃于十二月十三日组织志愿警，无宁称为童子军。十四日，敝处的救火车四辆被没收，以供贵军运输之用。

在青黄不接的期间，敝委员会暂时行使市政府的职权，管理南京的市民，待贵方树立新的市政府或其它组织时，准备全部移交。关于此点，敝委员会曾竭力向贵使馆及贵军当局反复解释。不幸贵国士兵殊不愿敝委员会继续负责维持秩序与安宁。结果敝委员会维持秩序与安全的整个办法，到了十二月十四日就宣告解体。换言之，当贵国军队于十三日开入南京时，所有平民几完全麇集于难民区内，既未遭中国军队抢劫，也没有受到猛烈的轰击，所以区内损害的情形，甚为轻微，贵方正可和平接收难民区，恢复整个南京的正常生活。可是，贵国士兵于十四日起竟大施劫掠，奸淫屠杀，南京外侨二十七人与中国平民不禁为之骇然。

敝委员会所请求的，是贵国军队迅速恢复纪律，迅速恢复正常的生活，关于后者，敝委员会颇愿竭力合作。可是，

昨晚八九时，据外籍职员五人视察后回来报告，难民区内及入口处，均无守驻。由于昨天的恐怖和警察被架，其余警察都不敢在街道上露脸。但见三五成群的日本兵，东窜西浪，奸淫掳掠种种暴行的报告，如雪片飞来。足证敝委员会十六日所奉公函，要求派兵驻守入口处阻止散荡士兵入内一点，显然未加注意。

因此之故，敝委员会兹再建议下列各点，作为移交职权前的准备步骤：

一　贵国军队设立经常的宪兵巡逻队，日夜巡视难民区，对劫掠财物奸污或强抢妇女的士兵，立刻加以逮捕。

二　贵方接收由前南京市政府移交敝委员会的警察四百五十人，加以组织，使之维持难民区内的和平与秩序。

三　除难民区外，城内到处起火，敝委员会建议改组消防处，受贵方的管理，返还四辆救火车，充实消防的实力。

四　贵方迅速招请市政专家一人来京，措置市民生活，纳入常轨，以待新市政府的产生。按目前除警察消防队及职员三人外，前市政府已空无所有。贵国军队占领了南京的躯壳，控制了南京的贫民，有知识有能力的中国人都已向西逃避。

兹再向贵使馆郑重声明：敝委员会殊无意继续行使半行政机关的职权，深盼贵方迅予接收，使敝委员会成为单纯的救济机关。

三日以来，难民饱经蹂躏，如此种事态继续产生，则救济工作，势必倍增。敝委员会成立难民区时，确定一项原则，即：各难民家庭自身，应尽量设法解决食住两项问题，以减轻畸形组织的负担。不过，照目前的情形看来，几天内将有大批难民与饥饿相挣扎；他们的食料和燃煤逐渐告罄

了，他们的金钱衣服什物均给日本兵抢去了，而因为没有人敢开店或在街店道上来往，正常的生意或其它活动，都无法进行。同时，从十二月十四日早晨起，敝处的运货卡车几乎无法使用。

倘目前的事态不迅予补救，在饥饿威胁之下的难民，恐将发生骚动。若干难民住宅，一夜遭日本兵闯入五次，或劫掠财物，或凌辱妇女。第二天早晨，自然要"迁地为良"了。昨天午后，一方面有贵国军官三人，嘱敝处协助恢复电话，一方面却有许多电话工人（身佩敝委员会的徽章）被绑架到秘密的地方。倘此种恐怖暴行继续发生，实无法招雇工人，推动公用事业。倘贵国军事当局不立即勒令部下严守纪律，要解决二十万难民的饥饿问题，就非常困难。关于这一个问题，敝委员会随时准备与贵方合作，使可怜的南京平民能够重过正常生活。縷述经过，诸希谅鉴。主席雷伯（签字）。

第七号文件（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国际委员会致日本大使馆公函）：

迳启者，贵国军队在难民区内，续施骚扰，鸡犬不宁，二十万难民痛苦呻吟，敝委员会不得不请求贵使馆，转呈贵国军事当局，迅速采取有效行动，阻止不幸事态。

暴行的报告，纷至沓来，无暇縷述。昨晚敝委员会委员裴志博士赴金陵大学宿舍过夜，准备随时保护逃难的妇女约一千人。但宿舍前和图书馆新厦前，都没有宪兵驻守。八时左右，费熙和史密斯两君送密尔士牧师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过夜，保护妇孺约四千人。三人被搜索队逮捕，扣留达一小时。军官将管理该校的魏特琳女士、陈（译音）太太和女友德威越夫人驱出校门挨冻，坚称校内有中国兵，要进去搜

索，加以枪杀。最后，军官允许三人回去，但不准密尔士留宿校内，故事后如何，不得而知。

十六日，贵国军队从司法部大厦架去数百人（参阅附件），并架去警察五十人。此种局势如不予以澄清，则难民区内二十万平民的生命，绝无保障。

妇女因不堪蹂躏，纷纷涌入金陵大学所属各机关内，要求保护，男子日趋隔离。象小桃源语言学校内，迄十二月十五日为止，原有男女难民六百人，该夜许多妇女被强奸，妇孺四百人即于十六日早晨奔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剩下男子两百人。这些地方本来预备容纳难民三万五千人，现以大批妇女迁入，已超过五万人。

照目前的情形看来，不仅住的问题渐见严重，就是吃的问题和招雇工人的问题，其困难也必增加。今晨，贵方代表菊池君访问敝处，要求设法招雇电厂工人。敝处当告以无从应命，因为就是敝处的工人也不敢出外工作。所有各收容所米煤的供给，均由敝处西籍委员雇用职员负责装送。敝处食物管理委员会的负责人，两天不敢离开住所一步。住宅设计委员会的副主任在汉口路二十三号家中，目睹日本兵强奸两个妇女。桑纳君因为要送食，不得不离开南京神学院中的难民二千五百人。昨天白昼，日本兵闯入该学院，在人丛中奸污妇女多人。敝处二十二个外侨，不能够养活二十万难民，也不能够日夜保护他们呵。这是日本当局的责任。贵方如能保护他们，敝处愿协助贵方养活他们。

还有一件事情，贵国军官念念不忘的是搜索难民区。他们认为难民区内全是便衣队。关于一部分中国兵解除武装，于十三日午后闯入难民区要求保护一事，敝委员会曾屡次通知贵方。目前则敢担保区内已无中国兵，因为所有中国兵早

经贵军搜索队肃清，且累及许多平民。

敝委员会兹再提出下列具体建议：

甲　约束士兵事项

一　宪兵日夜巡逻难民区。

二　敝委员会前曾要求派兵驻守各入口处，此事迄未实行。望贵军当局设法阻止士兵闯入难民区（尤其在夜间），滥施奸淫掳掠屠杀。

三　请派兵驻守敝委员会所辖较大的收容所十九处（参阅附表），阻止士兵越墙而入。

四　请发给日军布告，张贴于各收容所门前，说明收容所的性质，禁止入内骚扰。

乙　搜索事项

一　贵军搜索队对于敝委员会所辖各收容所，似有误会，请贵军派一高级长官，由敝处派员同往十八处收容所，视察真相。

二　鉴于难民区内已无解除武装的中国兵，从未发生便衣队袭击的事情，各收容所和私人住宅，已被搜索许多次，而每次搜索仅系劫掠与奸淫的借口，因此贵军倘能常派宪兵巡逻难民区，则中国兵将无法容身。

三　只要两三天能够平安无事，米煤就可装运，店铺就可开门，工人就可工作，重要的公用事业就可推动，平民就可恢复正常的生活。

丙　警察事项

司法部大厦内的警察五十人，此外另有志愿警四十五人，已先后被捕，此事昨天已由敝委员会促请贵方注意，兹悉最高法院内的警察四十人，又被逮捕。据贵国军官在司法部宣称：那些警察的唯一罪状是他们在该处搜索之后，引入

中国兵，故须枪决，实则送往该处的系无法容身的若干平民妇孺，此事敝委员会的西籍委员可负完全责任。昨天，敝委员会曾建议将难民区内的警察四百五十人加以改组，受贵方的直接指挥。深信被捕的警察九十人能恢复原来的安全，被捕的志愿警四十五人深信贵方能送还敝处，或以目前服役的地点相告。

上述各点，敬希采纳，附收容所表一份及备忘录一件，一并查照。主席雷伯（签字）。

附件一（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七日难民区收容所表）

	地　　点	难民人数	性别
一	交通部旧厦	10,000	合家
二	五台山小学	1,640	合家
三	汉口路小学	1,000	合家
四	陆军大学	3,500	合家
五	小桃源南京语言学院	200	男
六	军用化学厂	4,000	男
七	金陵大学附中	618,000	合家
八	圣经师资训练学校	3,000	合家
九	华侨招待所	2,500	合家
十	南京神道学院	2,500	合家
十一	司法部	无	
十二	最高法院	无	
十三	金陵大学蚕桑系	4,000	合家
十四	金陵大学图书馆	2,500	合家
十五	德国俱乐部	500	合家
十六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4,000	妇孺
十七	法学院	500	合家

十八	农村师资训练学校	1,500	合家
十九	山西路大学	1,000	合家
二十	金陵大学宿舍	1,000	妇孺
	总计	49,000——51,340	

附件二（关于司法部收容所事件的备忘录）

查于十二月十日早晨，日本兵数人在一军官指挥之下赴司法部大厦，坚持欲将男性难民拖去枪决，并将警察五十人同时拖去。

在两天以前，即十二月十四日，日本军官一人，检查该处半数难民。当时两三百人因有曾务兵役的嫌疑，当即被逮捕，其余三百五十人则认为确系平民。第一次检查甚为审慎，据该军官宣称，尚有半数难民将于十五日进行检查。但十五日并无军官前往。十六日，始有军官一人赴该处，竟谓收容所内的中国兵均于十四日检查带走，因此他在未经检查的半数难民中发现若干中国兵时，便诬指敝处和警察于检查后将中国兵混入收容所。

实则敝处送往该收容所的确系平民，因为他们被日本兵威胁不敢在家中安身，故由鼓楼医院的麦加伦和敝委员会委员裴志两君送往司法部。十六日所以还发现中国兵，并非敝处将中国兵混入收容所，而是因为日本军官没有按照预定的计划，于十五日前往检查其余半数的难民。

十六日早晨的事件，麦加伦和李格斯两君在场目睹。日本军官曾三次以军刀威胁李格斯，并痛殴其胸部。李格斯不断向该军官解释真相，竭力避免使平民遭殃。敬希查照。秘书史秘斯（签字）。

第八号文件（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国际委员会致日本大使馆公函）：

迳启者，兹附奉“日军暴行报告”自第十六件起，至第七十件止。这些不过是敝处所知道的一小部分。安波林、克鲁治、哈兹和李格斯四君，赶往各处，护送贵国士兵出屋，一天要耗费许多时间。他们简直无暇报告所见的不幸事态。

今天的情形仍恶劣如常。今天确有贵国军官一人到难民区内宁海路附近，捕去许多滋扰的士兵。但这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呵！

雷伯君家有避难的妇孺三百人，不敢离开一步，因此不能前来。

深盼贵方立即派兵驻守十八处收容所及鼓楼医院，这样在苦海中至少有十九个地方比较安全，可以庇护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难民。

屡渎清神，诸希鉴宥。秘书史密斯（签字）。

第九号文件（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国际委员会致日本大使馆公函）：

迳启者，兹附奉“日军暴行报告”，自第七十一件起，至第九十六件止。二十六件报告中，十四件发生于昨日午后、晚间和今晨，足见情形并未改善。

昨夜贵军士兵曾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强奸妇女（贵领馆警察一人驻守该处），金陵大学总院内幸未发生事故。敝委员会兹再恳请贵方每晚派兵驻守各收容所及鼓楼医院，并于当日派兵驻守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对面和金陵大学运动场上的粥厂。

据敝委员会的意见，贵方似可采取更为严峻的办法，约束士兵。至目前所有宪兵，因人数太少，殊难应付局势云。主席雷伯（签字）。

第十号文件（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南京外侨二十

二人联名上书日本大使馆，要求立刻制止日军有计划的放火暴行，并迅速恢复秩序）：

迳启者，鄙人等为南京二十万平民的安全计，为人道计，敬恳贵方迅速采取下列三项步骤：

一　纵火的暴行立予制止，使残余的部分不再遭无情的或有组织的焚毁。

二　一星期来，无辜平民因贵国军队不断骚扰而所受的苦难，已甚为重大。该项骚扰的暴行。应立予制止。

三　劫掠放火，愈演愈烈，市面停滞，二十万平民沦为一群难民，而国际委员会所存米粮，仅足维持一星期，故不得不恳请贵方迅速设法恢复正常的生活状态，庶各项生活要素可源源补充。

目前的形势将招致严重的饥荒。鄙人等兹为难民请命，要求贵方保证难民的食住与安全。心所谓危，难安缄默，敬希亮察。南京全体外侨（签字）。

第十一号文件（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国际委员会致日本大使馆公函，抗议日军奸淫妇女）：

迳启者，兹附奉"日军暴行报告"，自第九十七件起，至第一一三件止。裴志博士的报告另呈。所有暴行，除第一项外，均发生于昨日午后迄今。

难民区内每天有许多妇女横遭蹂躏，其中有牧师的妻子，有青年会工作人员的妻子，有大学教授的妻子，她们平时都洁身自爱，清白无暇。

因贵国士兵不断闯入住宅，敝委员会所辖各收容所的难民，人数激增，照预定的计划，不拟超过三万五千人，现在的总数已达六万八千人了。

深信贵国军事当局，即将采取迅速而有效的手段，以挽

救目前的不幸事态。秘书史密斯（签字）。

第十二号文件（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日本宪兵司令通令全体人民领取护照）：

为布告事：自十二月二十四日起，宪兵司令将签发平民护照，以利居留工作。凡各平民均须向日军办事处亲自报到，领取护照，不得代为领取，倘有老弱病人，须家属伴往报到。无护照者一概不得居留城内，切切此令。

第十三号文件（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国际委员会致日本大使馆公函）：

迳启者，贵军骚扰事件逐见减少，情形已改善许多，不胜欣慰，但仍须努力，以肃清局势。

敝委员会所辖收容所三处，又发生骚扰：（一）圣经师资训练学校收容所，贵国士兵七人，接连四晚前往奸淫妇女，昨天竟通宵胡闹；（二）汉口路小学收容所；（三）五台山小学收容所。

费煦与史密斯两君曾于今日午后访问贵使馆，商议此事，并恳请派遣宪兵驻守上列三处，以观其效。附"日军暴行报告"，自第一三七件起，至一五四件止，敬希查照。秘书史密斯（签字）。

第十四号文件（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国际委员会为食粮事致日本大使馆公函）：

迳启者，查十二月一日前南京市市长马超俊以保护难民区内中国平民的责任，移交敝委员会时，曾指拨米三万担，面粉一万袋，作为临时救济之用。该项食粮或分发难民，或平价出售，敝委员会有全权支配。至售米所得现款，可供许多迫切的用途。

在十二月一日至十日的期间，贵军进攻南京，四门紧

闭，敝委员会当将米一万担，面粉一千袋运入难民区，其余则拟于战后再行装取。关于此事，敝委员会在十二月十四日致贵军当局的公函中，曾郑重提及，并希望能自由装取。

十二月十五日中午，贵军特务队队长与敝委员会代表举行谈话时，表示已经运入的一千担，可自由使用，并谓将检视存米地点加以看管，迄今敝委员会尚未蒙准允赴难民区外装取存米。除拨交敝委员会的三万担外，中国军队当局在南京附近尚存米十万担，随南京的陷落，该项存米大半入于贵军之手，故恳求贵方准许敝委员会装取其余二万担，以惠灾黎。

两星期来，骚扰不安，敝处忙于向各收容所及粥厂分米分煤，无暇及此，今秩序稍见良好，拟乘此机会装取米煤。

难民家庭所有米粮，迅将告罄，因此敝处存米的需要激增。如以敝处的存米来供给全部难民，仅足维持一星期，即使目前能恢复秩序，多数难民也非靠救济过活不可。

粥厂的存煤也只够一星期之用，故立刻需要补充。

务祈贵使馆与贵军当局妥商办法，以利敝处装取米煤面粉，实为德便。主席雷伯（签字）。

第十五号文件（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五时国际委员会为燃料事致日本大使馆公函）：

迳启者，贵使馆今午曾向雷伯与史密斯两君，询及敝委员会可以取煤之处，午后特由李格斯君出外巡视，据报告，未遭贵军封闭的煤栈仅有四处。最近的煤栈属于美商，敝处要求立即动用该栈存煤五十吨。

敝处需煤三百吨，始能渡过二月初，再要三百吨，始能维持到三月初。这些仅指粥厂的需要而言，难民家庭的需要尚不在内，约在一千吨以上。换言之，煤的需要合计一千六

百吨，务希贵方予以注意为荷。秘书史密斯（签字）。

第十六号文件（一九三八年一月四日国际委员会致日本大使馆公函）：

迳启者，兹附奉"日军暴行报告"，自第一七六件起，至第一七九件止，第一七八件述及收容所内妇女被绑的事情，其中一人现入鼓楼医院，五人失踪，毫无音讯。

贵使馆是否愿意派员会同敝处代表，前往医院探视，查问五人下落，以便贵国宪兵进行调查及援救，事关五人生命，故冒昧陈词，诸希鉴谅，并予接纳为幸。主席雷伯（签字）。

第十七号文件（一九三八年一月七日国际委员会致日本大使馆参赞福田公函）：

迳启者，鄙人昨日午后，得与阁下畅谈，甚感。敝委员会深信南京迅速恢复秩序与正常生活状态，实属毫无疑义。敝委员会对于自治委员会，殊乐观其成，并盼该委员会迅速行使警务、消防及卫生各项职权。敝委员会对于地方政府的行政权，毫无恋栈之意。

扼要说来，敝委员会仅属一救济机关，其组织之初，原以保护难民为特殊的任务。此种难民的境遇，实在使人予以同情和怜悯。同样性质的委员会已成立数处，上海的南市难民区即其一例，松井大将且慨捐一万元，足见贵军最高当局也赞助此种委员会的人道工作。

各方所捐助的款项物料，既专为救济难民，敝委员会自当肩负特殊的责任，以副各方的期待与信托。故鄙人以为敝委员会未便将款项物料，移交其它机关。对于救济难民事宜，敝委员会乐与任何机关如红十字红卍字会等合作，但敝委员会应肩负完全责任，使所有款项物料，获得最妥善的用途。阁

下谅能洞察此点的合理。

而且，敝委员会所有的款项物料，与实际的需要比较，相去甚远。敝委员会能力所及，仅属一小部分，更广大更适当的计划，应由自治委员会负责进行。自治委员会必能比较敝委员会或任何机关推动更多的工作，深望贵军当局协助自治委员会，为难民获取食粮与燃料。实则即使通力合作，犹恐不能应付迫切的需要。

最后，鄙人尚有一言：最简单与最有效的救济办法，莫过于恢复正常秩序与军队纪律，如此点不能办到，则一切无从谈起。换言之，难民不能回家，商店不能开门，交通不能维持，公用事业不能进行。如军队纪律先能恢复，则救济问题较易着手，正常秩序的恢复也较易办到。务祈贵军当局予以深切考虑。附恢复南京正常秩序意见书一份，敬希亮察。主席雷伯（签字）。

附件

甲　难民区外急须恢复秩序：

一　目前难民区外，毫无安全可言，许多难民不敢回家。

二　目前难民区外，陷于骚扰状态，店铺不敢开门，居民无法购买生活上的必需品。

三　目前难民区内的经济生活，完全依赖过去的积储，一切生产完全停顿。此种情形愈延长，人民的贫困愈增加。故必先予以完全的保证，然后，正常的经济生活才能恢复。

乙　如何恢复难民区外的秩序：

一　难民分区迁回，第一批最好迁回汉中路以南至中正路、中华路一带，因该区居民入难民区的

很多，被焚毁的房屋较少。

二 在难民迁回某区之前，该处须办到下列几点：

1. 不准散荡士兵闯入。
2. 加派宪兵及武装警察维持纪律，倘遇骚扰行为，居民得随时报告。
3. 开设米店。
4. 解决饮水问题。
组织普通警察。

丙 如何恢复经济生活：

一 民众对于军队的一切服务，应含商业性质，不应以强迫征发为基础。自治委员会可尽代雇员工之责。

二 城内城外交通应立即恢复：

1. 各城门可自由出入。
2. 装货载客的舟车须绝对安全，无劫掠没收的危险。
3. 人力车马车得在街路上安全行动。
4. 二月初，南京近郊的农民得安全开始春耕。目前避居城内的农民均不敢出城。

三 此外，银行、电报、电话、邮政、市铁道及公共汽车等，也均应恢复。

丁 放火行为必须制止：

一 目前被焚毁的不仅限于店铺，许多住宅同时遭殃。

二 火焰弥天，物质资源日趋耗竭，经济生活更难维持。

三 电线水管破坏。

四　一般平民在心理上愈感不安，恐迁回以后，房屋仍不免付之一炬。

第十八号文件（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三日国际委员会为食粮事致日本驻南京代理总领事福井公函）：

迳启者，敝委员会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订购米面合同，成立已久，兹因救济难民，需要该项定货，甚为迫切，希阁下鼎力协助获得取货之许可证。该项米面完全分发难民，并不出售。各货栈虽为贵军所封存，但鉴于敝委员会所订购之米面，系商业银行之货物，且贴有该银行之封条，当不难放行也。兹开列地点及数量如下：

三汊河第一货栈　　面粉五千袋　　米二千袋

汉西门第二货栈　　面粉四千袋

下关第四货栈　　米一千袋

如蒙斡旋，不胜感祷。费煦（签字）。

第十九号文件（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四日国际委员会致日本大使馆参赞福田公函）：

迳启者，按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南京外侨二十二人曾向贵方当局陈述，所存食料燃料，殊难维持二十万平民的生活，并请求设法应付危局。十二月二十七日，鄙人复与福井先生讨论此事。据福井先生称，关于米的问题，军队方面拟使自治委员会负责措置，至粥厂所用之煤，彼个人当代为设法。但仍有煤栈一处归自治委员会支配，专供接济难民。当敝委员会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初次派员调查时，该栈有存煤五百五十吨，但存煤大半被人窃取。粥厂仅得一百吨。

同时，贵军军需处石田少佐告敝处史波林君，谓可出让大批米麦，克鲁治与史波林两君即往访问石田少佐并与之磋商，允出让米五千袋，面粉五千袋，彼并允出让煤六百吨。

可是，三天以后，当克鲁治君接洽取货时，石田少佐忽谓米煤面粉一概不能出让，因均须由自治委员会主持分配。

一月八日，据自治委员会向敝处声称，贵军当局规定米一千二百五十袋交由自治委员会分发难民区外的难民，另一万袋照平价出售，嘱敝处协助装取。九日，敝处准备就绪，十日晨，卡车五辆出动。当时，贵军当局允许自治委员会先将准备分发的一千二百五十袋出售，然后从一万袋中拨出该数，分发难民。两天以内，一千二百五十袋销售一空。十二日，前往装取其余一万袋，忽生变化，谓仅准每隔三日装取一千袋。十三日，敝处派员检点七处煤栈，始悉存煤或被搬去，或被焚毁。按七处煤栈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存煤超过二千吨。

对于难民问题，敝处与贵方及自治委员会随时均愿合作。自治委员会嘱敝处收歇米店，敝处即于一月十日使米店停止营业，并于同日协助自治委员会装米，这两点就可以看出敝处合作的诚意。

贵方所登记的平民达十六万人，其中并未包括十岁以下的孩童，有时且未包括较老的妇女，故本市平民的总数恐在二十五万到三十万之间。养活如许难民，每天需米二万担，约合一千六百袋。倘每隔三天始准取米一千袋，则仅及实际需要的三分之一。迄今为止，难民区内许多平民依赖自己的存粮，但存粮渐罄，从一月一日起，米的需要就骤形增加，目前必须设法使平民每天得购粮一千袋，并迅速增加到每天一千六百袋。

此外，尚须有大批面粉、二千吨煤及其它燃料，以供一两个月的需要。目前须有周详而健全的计划，减少冬季难民的苦痛。

办法既已决定，贵方中途何故忽又予以取消，故特函询

真相。难民必须果腹，无米无煤，试问何以为生。希阁下速与贵军当局洽商，使难民的食粮燃料，得继续接济。至于粮食燃料须由敝委员会经手，或由自治委员会经手，并无差别。敝委员会所念念不忘为全体平民的生活要素，能源源不绝而来。如照商业性质办理更易收效。

再者，倘阁下认为敝委员会的工作有须加改善之处，望不吝赐教，敝委员会当乐于接受。专此奉达，敬希鼎力协助与荷。主席雷伯（签字）

第二十号文件（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国际委员会致日本大使馆公函）：

迳启者，今晨敝处接到上海发来的无线电，据称已为敝处准备大批食品（约六百吨），待敝处获得贵军当局的准许后，即可装出。贵军石田少佐前与敝处代表谈判时，曾谓贵军无法出让花生、豆、油、菜蔬之类，以供平民的需要。倘平民仅仅吃白米饭，数星期以后，恐将疾病丛生。故敝处电上海，嘱募集捐款并设法获取该项食品。尚希贵使馆转达贵军当局，准许敝处得装取该货入城，不胜感荷。主席雷伯（签字）。

第二十一号文件（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七日国际委员会致日本大使馆公函）：

迳启者，敝处迭上三函，申请各点，未接复示，不胜惶惑，兹再提出如下：

第一，敝委员会于一月十四日函中，请求迅速平价出售米煤，自治委员会分米的办法，已停止一星期，应立谋解决。

第二，敝委员会于一月十三日函中，请求发给许可证，以便装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堆栈的米面。

第三，敝委员会于一月十五日函中，请求准许由上海装

运食品六百吨。

关于第二点，敞处希于明天开始装取。关于第三点，敞处拟于今日电告上海已获贵方许可，立即设法运出。关于第一点，敞处今午始知贵方已拨米一千担，交由自治委员会于明晨装取。望贵方能日拨一千担，以利民食。

上述三点，务祈迅速俯允所请为祷。主席雷伯（签字）。

第二十二号文件（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八日国际委员会致上海全国基督教总会电）：

上海全国基督教总会鉴：难民食粮问题愈趋严重。十二月十三日迄今，日方仅发放米二千二百担，面粉千担，难民存粮渐罄。敞处现养难民五万，日方不准敞处装取上海银行米面，拒发六百吨食物许可证。请向上海日方交涉，设法购运青豆百吨，速募捐待用。费煦。

第二十三号文件（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九日国际委员会致美使馆阿利逊、英使馆白鲁尼、德使馆罗森公函）：

迳启者，诸君对于本市二十五万平民的生活问题，均深表关切，兹特陈述最近情形如下：

按敞委员会史密斯君曾于一月十七日致函阿利逊先生，提及向日方要求的三点：

第一，自治委员会迅速发售米煤面粉；

第二，准许敞委员会向上海装运商业储蓄银行堆栈装取米三千担、面粉九千担；

第三，准许敞委员会于上海装运食品六百吨。

史密斯君昨向日方作第三次的交涉，福井先生认为此事应与田中先生接洽。史密斯与费煦两君指出该项米麦系私人货物，殊无没收理由，据闻日军或已将该项米麦分发平民。日方既不准敞委员会向上海装运米粮三千担，也不准装运食

品六百吨，据称因缺乏船只。两人建议可否由日船装运，田中先生置之不答。于是两人询问日方究有何种意见。

据田中先生称，日军将负责维持平民的食粮。史密斯与费奥两君当谓自十二月十三日迄今日军仅拨出米二千二百担、面粉一千袋，供平民购买。田中先生以为不止此额，但又不能提出确切数字。最后，史密斯君问田中先生是否应以日方拒绝的意思转告鄙人，彼曰：然。

关于上海的食品一事，敝处已电告上海全国基督教总会鲍恩敦（BOYNTON）君，嘱彼在上海设法。

诸军对于此事，究能如何帮助，鄙人不得而知，特将事实经过与重要建议陈述如上。目前欲诸君胁迫日方接受敝处两项请求，固属不智，但田中先生既谓日军将负责维持平民的食粮，则诸君似可以非正式方法，促其实现。

秩序与交通必须恢复，然后售米的办法始可能推行，敝委员会目前仅能惹起日军注意本问题的严重性，并竭力设法使难民不致饿毙。要维持全体难民的生活，必须做到下列几点：

一　每天供给米两千担（一千六百担）或数量相等的面粉。

二　每天供给煤四十吨至五十吨及其它燃料。

三　自治委员会缺乏车辆，日军卡车甚多，故米煤面粉等应由日军设法送交自治委员会。

除米与面粉外，应有其它补助食品，以免发生疾病及疫疠。敝处久有向上海购备此种食品的意思。日军也可以采办，而由自治委员会主持分配。

如何保护平民，使重返家中，如何供应生活上的必需品，使不致断绝，这是日方应负的责任。

倘蒙从旁协助，难民受惠良多。专此布达，诸希亮察。

主席雷伯（签字）。

第二十四号文件（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国际委员会致美使馆阿利逊、英使馆白鲁尼、德使馆罗森公函）：

迳启者，敝委员会于十二月十四日公函及十二月十五日谈话中，曾向日方郑重指出食粮的供给问题，并遵日方之嘱，以米栈的地点相告。但自此以后，日方对于这一个问题即采取漠视态度。兹特将敝委员会措置食粮问题的经过略述如下：

去年十一月三十日，马超俊市长致函敝委员会允给米三万担，十二月三日，函准面粉一万担，后又面许面粉一万担。

十二月二日，敝委员会收到米一万五千担的出货单一纸，五日，又收到米五千零九袋的出货单一纸。敝委员会当即装取八千四百七十六袋，并拨交下关收容所六百袋，共计九千零七十六袋，合一万一千三百四十五担。故在日军占领南京时，未及运入难民区的米为一万零九百三十三袋。此外，尚有面粉一万袋，未经装取。可见敝委员会现有米一万零九百三十三袋及面粉一万袋被日方没收。尚希诸君协助交涉为荷。主席雷伯（签字）。

在二十五号文件（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国际委员会致英使馆白鲁尼公函）：

迳启者，阁下对于难民区成立经过及救济工作情形，因迄未离开南京，知之甚详。鄙人兹再加以陈述。

南京难民二十五万人，因大规模纵火延烧的结果，其中大部分已无家可归。许多人或被绑架，或被杀害，其家属陷于绝境，整个经济生活已告摧毁，小康之家，已成赤贫。

敝委员会目前有现款十万元。上海方面尚有五万七千

元，此项数额，用以救济二十五万难民，实属杯水车薪，微乎其微。且难民不仅需要消极的救济，尤其需要积极的扶助，如安身的房屋以及生活的工具等。各方慷慨解囊，造福难民不浅。为此函恳阁下设法从英国捐款中，拨出一部分，交由敝委员会支配。美国咨询委员会今拨出捐款一部分，希英国方面亦能俯允所请为感。主席雷伯（签字）。

第二十六号文件（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七日国际委员会致日本大使馆公函）：

迳启者，自去年十二月十四日迄今，敝委员会与贵方讨论食粮问题，赓续未停。最初请求贵方准许装取前政府所指拨的米及面粉，旋又建议另行采办，后者为贵方所拒绝，目前因存货逐渐告罄，不得不重申前请，准予装取前市政府所指拨的米及面粉。兹再将经过事实陈述如下：

前南京市长马超俊于去年十一月三十日致函敝委员会，允许米三万担，十二月三日函准面粉一万袋，后又面许面粉一万袋。

十二月二日，敝委员会收到米一万五千担的出货单一纸，五日，又收到米五千零九袋的出货单一纸，敝委员会当即装取八千四百七十六袋，并拨交下关收容所六百袋，共计九千零七十六袋合一万一千三百四十五担。故在日军占领南京时，未及运入难民区的米为一万零九百三十三袋。此外，尚有面粉一万袋未装取。

以上食粮确系前南京市政府拨交敝委员会，以供救济难民之用，务希贵方赐函，明白指示，俾便遵循为荷。主席雷伯（签字）。

第二十七号文件（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国际委员会致南京自治委员会公函）：

迳启者，敝委员会昨日致函日本大使馆，重申前请，准予装取前南京市市长所指拨的大米与面粉，并将该函抄录一份，送交福井先生。据福井先生表示，关于此事，敝处可向贵方交涉，当时敝处并嘱福井先生与军事当局洽商。

敝处兹特函请贵方，速晤日本军事当局，解决此项问题。

据过去救济水灾的经验，目前难民不得不依靠施赈为生，至少在三四月后始能自谋生活。敝处现在所存的米粮，只能维持到二月十五日，敝处目前供养难民五万人，下月恐将增加到十万人，故敝处必须准备十个月的食粮。如以五万人计算，十个月需米一万二千袋，如以十万人计算，十个月需米二万五千袋。故敝处所请领的米一万零九百三十三袋，与面粉一万袋，对于今春的难民，实有迫切的需要。

倘该项食粮能如数领取，敝处愿与贵方合作，分发于难民区内外。事关难民生活，务希鼎力协助为荷。主席雷伯（签字）。

第二十八号文件（一九三八年一月三十日国际委员会致德使馆罗森公函）：

迳启者，承阁下垂询敝委员会目前所处的地位，兹扼要陈述以下：

一月二十八日午后，日本特务机关负责长官一人，协同自治委员会代表，通知各难民收容所主任，谓已拟定使难民分散到城内各处的种种计划，如保护安全，供给房屋等等。敝委员会闻讯之余，衷心赞助。

按敝委员会在开始救济工作之初，就希望能够迅速恢复正常的生活状态。但持续的紧张局面与难民区内的过度拥挤，使敝委员会以及个人均深感不满。实则敝委员会早就鼓

励难民重返故居，并曾通知各收容所的负责人。若干收容所的难民，有几次确因此种努力而减少人数。但是，他们不久又回到收容所，其故安在？

敝委员会认为必须实行下列三项最低限度的条件，始能谈到平安居住：第一，保证不再发生伤害奸淫掳掠的暴行；第二，食粮的供给，经常而可靠，四郊通行无阻，菜蔬可以入城；第三，日军不再放火焚毁住宅商店。如上述三点，能确实办到，一般平民自将乐于重返故居。不过在他们重返故居之前，必须感受到生命安全确有保障。

今日方宣布所有难民必须于二月四日重返故居，否则日军将强迫难民出收容所，并谓所有商人均不准在难民区内营业，此实为一严重问题，敝委员会认为此种威胁势将招致下列困难：第一，用暴力强迫难民从比较安全的区域走到危险的地带，必然惹起恶感，日本官方屡次宣称将给予中国平民以优美的待遇和良善的生活条件，此种行动显然与其所标榜的政策背道而驰；第二，国际舆论对于日军在南京的行动，已经不佳，倘再以暴力对付非武装的平民，其影响更为恶劣；第三，各国政府已经深为关切南京的不幸事件，倘再受新事件的刺激，其态度将更不利于日方；第四，鉴于上述三点，日本政府当局自当竭力避免采取强暴手段，庶不致产生困难的后果。

为恢复南京有秩序的生活状态起见，为扫除恐怖心理并增加信任起见，敝委员会建议，应向一般平民立刻明白表示如下：

（一）日方与自治委员会现正采取确定步骤，以促使南京全城的治安并改善其情形，

（二）迁移难民的手续当力求迅速，但不强制执行。倘

第一点能够圆满实现，则难民重返故居，将出于自愿，无须行使暴力。

敝委员会所有若干物力，当依照实际的环境与需要，不限地域，公平分配，敝委员会深望情形能立刻改善，情形改善后，在几星期之内，救济工作可大为减轻。一般安全如有保障，难民区即不再有存在的必要。敝委员会现正考虑改用"南京救济委员会"一类的名义。此项名义与敝委员会的实际作用，尤其在一般平民能普遍获得日方较好的保证以后，更为适合恰当。

敝委员会的主要目标，仅为救济，于使难民重返故居一点深愿具体合作，同时，对于一般安全未能确立以前即强迫难民回家，则不能不表示诚挚的忧虑。敬此奉陈，诸希亮察为荷。主席雷伯（签字）。

第二十九号文件（一九三八年二月三日国际委员会致日本大使馆参事日高公函）：

迳启者，为强迫难民出收容所事，昨蒙阁下当面允许设法加以阻止，不胜感谢，此种高明手段，定可减除一切危难。关于此点，阁下务须获取贵军当局的彻底合作，避免发生任何误会。按贵国当局已屡次郑重布告，难民必须于二月四日迁出收容所，故获取合作一点，殊属重要。

贵方重要人物如本间将军，阁下及广田中佐等，先后到京，使敝委员会得随时请教．得益非浅，特此申谢。主席雷伯（签字）。

第三十号文件（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国际委员会致美使馆阿利逊公函）：

迳启者，承阁下垂询敝委员会的地位及其对于要求移交财物时所取的立场，兹扼要陈述经过如下：

按日本驻南京领事冈崎胜雄曾于十二月十六日当面表

示，谓日方虽不承认敝委员会在法律上的地位，但承认敝委员会的存在，而与之往来。敝委员会当于十二月十七日具呈日本大使馆，详细解释此点，其中曾明白指出："敝委员会殊无意继续行使半行政机关的职权，深盼贵方迅予接收，使敝委员会成为单纯的救济机关。

关于现款与物料一层，日军特务队负责人曾于十二月十五日面许敝委员会得自由支配。

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一月一日，敝委员会得悉日本总领事已通知自治委员会方面，谓可以接受敝委员会所有的款项与物料。敝委员会当于一月三日决定声明立场如下："本委员会纯系一私人组织，以救济受难的平民。各方拨助的款项与食粮，专供救济之用。本委员会既接受此种款项，自应继续维持，用途的支配，则务求切合需要。行政方面的开支，如警察职员等的薪饷，另从经常费中拨付。

一月六日晚，福田先生访晤雷伯先生，据福田先生非正式表示，日军当局欲自治委员会负责进行今后一切事宜，故欲接受敝委员会所有的款项与物料。雷伯先生当即以敝委员会决定的立场相告。据福田先生表示，最好能有书面的陈述。雷伯先生立刻召集常务委员会，决定答复的内容（参阅第十七号文件）。目前尚无动静。

一月八日，日军当局曾欲以暴力封闭委员会的米店，敝委员会昨与自治委员会食粮管理员谈话的结果，决定于今晨起将米店自行停业，实则敝委员会在十天以前，即欲结束米店，但自治委员会迄无售米的准备。米店停业后，分发米粮的办法，仍当继续进行。敝委员会现派出卡车五辆，为自治委员会搬运日军所拨交米一万袋，因该米准备出售，将索取搬运费，其余一千二百五十袋，因系救济难民区外的平民，

当尽义务。

日军军需处石田少佐，本许以米三千袋及面粉五千袋售给敝委员会，救济平民，今晨忽然翻悔，取消前约，这是使敝委员会“束手待毙”的又一步骤。敝委员会不拟向自治委员会购买该项食粮。米煤面粉等物，只要能源源而来，使难民区内外的一般平民无饥饿的恐慌，敝委员会无不表示欣慰。至目前所有若干款项与物料，因须预防意外，当然应“未雨绸缪”，不能移交任何机关。特此奉达，诸希亮察为荷。秘书史密斯（签字）。

第三十一号文件（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国际委员会致美馆阿利逊公函）：

迳启者，关于昨夜李格斯君事件，斐志博士是调查人之一，将向阁下详细报告。鄙人在“日军暴行报告”中第一八七件，仅加以概括的纪录。

第一八〇件至一八三件，表示住中山路一带军事机关附近的平民受难的危险。第一八四件和第一八六件，表示平民回家时所遭遇的困难。第一八五件表示日军屠杀平民的惨无人道。敝委员会尤为关切的是，难民区内不断发现尸体，池塘内的尸体更多在卫生上给予居民以极大的威胁。迄今城内尚未发生严重的疾病。不过，倘目前不卫生的情形继续存在，倘饮水不洁，则疫疠随时可以出现。

第一八七件表示若干日本寇兵的性格。据德使馆罗森博士称，他已向日方建议设法由东京派来比较健全的宪兵，以维持秩序，特此函照，诸希台洽。秘书史密斯（签字）。

第三十二号文件（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七日国际委员会致美使馆阿利逊公函）：

迳启者，查日本大使馆对于敝委员会所提下列三点，尚

未臻满答复：

一　迅速平价出售米煤。

二　迅速发给护照，俾敝委员会得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堆栈，装取所购之米及面粉。

三　迅速发给护照，俾敝委员会得向上海装运六百吨食品。兹恳阁下向日本大使馆交涉下列三点：

一　准许医生看护来京。

二　准许鼓楼医院向同一堆栈装取日煤五十吨。

三　准许外侨向同一堆栈取煤。

附"日军暴行报告"，足以说明当前局势，再者，自治委员会分米的办法已中止，将及一星期，特此奉告，诸希台治。秘书史密斯（签字）。

第三十三号文件（一九三八年二月六日国际委员会致美使馆阿利逊公函）：

迳启者，各方为救济南京难民起见，纷纷捐助款项物料，如何利用此种款项物料，以惠难民，实为敝委员会最重要的责任。故对于米粮的分发，或与自治委员会合作，或以自治委员会的名义进行，均无不可。

但分发米粮的实际办法，影响于嗷嗷待哺难民者甚大，敝委员会自不能放弃决定实际办法的责任。倘日方欲没收敝委员会所保管的款项物料，将招致全世界舆论的责难。

敝委员会所持立场，公平友善，且为解决本问题的最好办法。特此函达，诸希台治。主席雷伯（签字）。

第三十四号文件（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九日国际委员会致美使馆阿利逊、英使馆佛杰莱、德使馆罗森公函）：

迳启者，自二月十八日起，敝委员会决定改称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庶与目前的实际工作更为相符。

贵使馆对于南京难民区，自磋商成立之时，以迄于今，不断予以道德上的援助。殊深感激。此后对于敝委员会的救济工作，尚希继续扶持为荷。主席雷伯（签字）。

附录之五　攻占各城市之日军部队

下列日军部队，参加攻占南京、杭州、苏州、芜湖、嘉兴诸役，其来源以日本官方宣传机关同盟社特派战地记者所发表的消息为根据，其时间则从一九三七年十月中旬起至十二月下旬止。

南　京：

胁坂部队	藤井部队	一茶支队
玉田分队	中野分队	大野分队
片桐分队	今中分队	御国分队
松井分队	助川部队	长谷川部队
竹下支队	冈本支队	野田部队
天谷支队	人见部队	伊藤分队
千叶部队	芹川炮兵队	野中工程队
下枝部队	川空航空队	宫川部队
神崎航空队	泷航空队	

杭　州：

片冈部队	小酒井部队	野副部队
富士山部队	福井部队	谷川部队
津田部队	玉田炮兵支队	川崎分队
国阪支队	藤田坦克车队	川村陆军航空队

安达支队　中津支队

苏　州：

藤井部队　一茶支队　下枝支队
胁坂支队　小酒井支队　川崎分队
岩本部队　菅原分队　岩国支队
中津支队　冈本部队

芜　湖：

长冈部队　富士山部队　小酒井部队
野副部队　小池部队　浅野部队
片冈部队　井泽部队

嘉　兴·南　浔·常　熟

片冈部队　野副部队　小酒井部队
富士山部队　代崎部队　山本支队
玉田分队　冈本支队　助川部队
野田部队　花田分队

附录之六　南京的"杀人竞赛"

美国人在东京出版的英文报纸日本报知者（Tapan Adveniser）曾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七日刊载下面一项新闻：

"片桐部队的向井敏明少尉与野田岩少尉两人均在句容作战，举行友谊的杀人竞赛，即在完全占领南京以前，能亲自杀死一百人者夺得锦标，现已达最后阶段。据朝日新闻消息，星期日在句容城外作战时，两人的纪录如下：向井少尉

已杀死八十九人，野田少尉已杀死七十八人。”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该报又刊载下面一项新闻：

“据日日新闻战地特派记者从南京城外紫金山坡来称：向井少尉与野田少尉举行杀死一百个中国人的竞赛，其锦标现尚未能决定，向井少尉已杀死一〇六人，野田少尉已杀死一〇五人，但不能决定谁先杀死一百人。现两人同意不以一百人为标准，而以一百五十人为标准。

“在此次竞赛中，向井少尉的刀锋，已略受挫损，因为他把一个中国人，连钢盔及身躯劈成两半个。据向井少尉说，这一次竞赛，完全是‘玩意儿’，他觉得彼此能突破一百人的纪录，而互不相知，实在是很有趣味的事情。

“星期六清晨，当日日新闻记者在总理陵园高处访问向井少尉时，另一部日本军队在紫金山坡放火，驱逐中国军队，同时掩护向井少尉及其部队，子弹从头顶上横飞而过。

“据向井少尉说，他把杀人的军刀搁在肩上时，一颗子弹都不能打中他。”

附录之七　请看日方之报道

日本军队占领南京以后的情形，日本报纸上很少记载，或者简直可以说没有什么记载。翻阅在日本出版的英文报纸，关于日军在南京及其它城市的种种暴行，也看不出什么痕迹。日本报纸却想把南京粉饰为太平安静的地方。请看一九三八年一月八日上海新申报（日人主办的汉文报）上的报道如下：

“南京市的街道依然沉寂。慈和的阳光照耀着西北角的难民区。从死里逃生的南京难民，现在已经受到皇军的抚慰。他们跪拜道旁，感激涕零。在皇军入城之前，他们备受中国反日军队的压迫，生病的人没有医药上的帮助，饥饿的人不能够取得一米一粟，良民的痛苦，无以复加。

“幸而皇军现已入城，伸出慈悲之手，散播恩惠之露。在日本大使馆的西首，难民数千人放弃了以前无聊的反日态度，因为生活有保障，群相额手称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跪迎皇军，表示忠忱。在难民区内，日兵向难民分发面包、饼干及香烟，难民莫不感激逾恒。日兵并在营房附近，馈赠礼物。

“同时，卫生队也已开始进行医药与救济工作。眼睛将失明的人得重见天日，咳嗽甚剧的孩子，两脚臃肿的老妪，都免费疗治。难民沾受皇军的恩惠后。满面愉悦，围绕日兵，高呼‘万岁’。宪兵看见一个老板布置重开店铺，便报以微笑。从鼓楼四眺，贴近日本大使馆飘扬着英国旗，迎面飘扬着法国旗，东面飘扬着苏联的红色旗，与后湖的碧水相映成趣，在这中央则高耸着旭章旗。运动场上，日本兵和中国儿童共游乐。只有在南京可以呼吸到安宁生活愉快工作的空气，全世界的人士应该注意今后南京的发展。”

历史知识丛书
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
〔英〕田伯烈著　杨　明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新魏路）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昌市印刷七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5　字数12万
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统一书号：11110·49　　定价：0.84元